

美人福初集

了晴題



MG
1246.47
89



序一

眞眞假假。演出紅樓。舊夢空空。色色幻成。碧落奇緣。誦王建之宮詞。當爲情死。讀徐陵之豔體。每覺魂飛。當其寫怨。烏絲寄懷。紅豆珠璣。落紙歌哭。當場猶李學士之清狂。借詠名花。傾國屈大夫之孤墳。聊吟香草。美人耳。嗟我詞人。遭逢不偶。撫銅駝而泣下。驚白雁之飛來。六合繩繩。蹄地安歸。上圓蒼蒼。呼壁不應。若借三都作賦之才。續九百虞初之什。黃鐘塵棄。豆馬術工。豈造物生材之初。意才人賣技之本。色哉。然而青衫淚泣。自古工愁。紅粉飄零。至今薄命。冬青樹冷。零落釵鈿。滄海波荒。悽涼琴劍。聽落落葉。哀蟬幾番。欲哭寫窮途末路。一樣可憐。每讀定夷之哀情小說。而知其情。懷別抱代人寫照也。吾與定夷河海遭逢。姻緣翰墨。幾場詩酒。共話劫後殘灰。一棹烟波。來作日邊旅客。時則一弓冷月。寒生雁影之天。千丈華絲。

白到騷人之鬢。凋年急景。密雪嚴霜。擁裘不溫。隱几如蟄。而定夷以所著。美人福郵示。囑余爲之序。卷舒三頁。春暖一堂。觀其描來仙境。比宋玉之寓言。話到閨情。寫韓陵之變相。纏綿芬馥。豔麗莊諧。意欲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全世界好兒女各慶團圓。其殆補情天之缺陷。開香國之別蹊乎。獨不念春花春草。夢冷紅樓。秋雨秋風。露零小院。倚梧桐而吊影。對紈扇而嘶風。落月杜鵑。有血空梁。燕子無言。馴至白楊烟罩。黃土雲封。公子癡情。空撰芙蓉之詠。美人句妙。忍教鸚鵡之啼。原草不綠。堊棠亂開。東風寒食。難招柳七之魂。衰草斜陽。誰吊楊家之冢。而君獨效精禽之填海。潑綺語而橫箋。若夫瑤台舊侍。絳闕名姝。擁帚掃花。裁詩奪錦。莫呼姊弟。贈別號爲詩翁。慣慕神仙。拾餘芳於膩友。平台茗約。小院棋談。披家慶之圖。紅禪錦髻。赴仙庭之會。檀板雲璈。蓮葉嘗來。好添食譜。鸚哥喚起。都雜

詩聲觀其青描螺黛綠綉鳳鞋鳥語鶯啼之處水流花謝之時篆烟微爇
繡幕低垂聯行展齒攪勝芳辰花有價而能評繭無絲而不吐每至涼螢
墜月小扇輕羅四壁蟲吟萬家砧急玉樓徧倚金粟斜飄拋紅豆之玲瓏
相思入骨誦碧雲之清麗銀籟無聲或則燭何須刻爐好同圍君吟秋水
寒香儂得灞橋佳句豈人間之寶眷抑天上之仙儔誰謂定夷哀情之是
錄而靳綺語之橫生哉嗟夫繪閣之閒情沁愁入紙記風塵之歷史故
事傳神琵琶曲苦托恨事於趙家蝴蝶夢酣契寓言於莊叟大塊之文章
假我不費裁縫中年之哀樂如君正須陶寫燕來燕去海市樓臺花落花
開佛門泡電渾忘綺語之懺吾識閒愁之托云耳

民國二年小除夕崇明徐吁公撰於都門

美人福序

序一

有物焉。怡而不蕩。襲予其香。艷而不冶。媚予其長。胎乎溫磨之域。孕乎曼靡之鄉。懿歟。休哉。斯何境耶。軼池曰。我嘗春夜被酒。篝燈坐軼廬。一烹雀舌。風送茶烟。輕颺我衣。袂間覺颯爽無比。時則新月娟娟。冷乎馨乎。微聞鄰女二八。學小紅低唱。抑揚慢度。我不譙醲豔醇馨之氣。奚繚繞我簾箔窗紗。而不能去耶。輿會所至。鬚眉咸醒。手美人福讀之。此一境焉。軼池又曰。我當晦日。作春山遊。振衣千仞岡。白雲亂撲我衣襟。山鳥呼名迴翔自樂。晴日晶澂。綠陰如沐。引吭長嘯。天風浪浪若山靈含笑歡迎我。若卉木向榮。欣幸我。我不省怡曠娛愉之感。奚洋溢於腦膜。視綫不已。耶。風光旖旎。小立嬋娟。手美人福讀之。此一境也。軼池蒼蒼莽莽有所思。思生人呱呱墮塵球。夷光王嬙。嫫母無鹽。顛一而肢。四同翹然於萬動有機間。

奚獨紅顏多薄命而奇醜食庸福耶則矯正補直之手術女媧精禽不可道不可道者假管生以幹旋比諸超九淵升九天難方物也歌曰懂猗媚猗潭肌髓猗薰風暖拂予輕裾猗夢馨溫猗有美人猗氣蕙蘭猗幸福勝果脩到幾生猗嫵媚猗如花常好猗美滿猗嬾月長圓猗軼池濡毫剪燈寄所意於美人福之卷巔猗

甲寅冬月鎮海軼池倪爾燦序於吨江寄廬

序三

閒庭春淺。疏梅半開。朝曦上。衣。輕風入。媚。流鶯三五。隔樹亂。嘯。乳燕一雙。依人學語。上下宛轉。有若互答。弄音清脆。冶魄蕩心。此正湯若士所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時節也。而郵使適遞。毘陵李定夷氏美人福說部至。鉅著煌煌。都十萬言。守黎受而讀之。甫開卷。一種沁腦之奇芬奪眸之光燄。已充塞晃眩。我儂華閣中之一室間。而無量愉滿於乎。盛哉。盥拜既守。黎作而嘆曰。甚矣福慧之未易言也。或始基之註。誤彩鳳隨鴉。或中道兮。佻。吼。獅。打。鴨。不堪。姑。惡。遭。囚。箠。而。冤。獄。長。埋。難。愜。親。心。援。門。戶。而。良。緣。莫。締。凡。此。鳥。外。同。命。無。非。蟲。號。可。憐。其。福。之。不。齊。無。論。乃。或。郎。才。女。貌。璧。合。珠。聯。卅。六。鴛。鴦。應。不。復。有。人。間。遺。憾。然。食。貧。茹。苦。巧。婦。或。來。無。米。之。炊。重。利。輕。離。丈夫。或。負。多。情。之。望。若。彩。雲。易。散。潘。岳。悼。亡。恨。海。難。填。文。君。新。寡。

尤我女界之傷心史也。卽進而上之月圓花好如願以償。慘霧愁雲吾知免矣。而乃有貌如花玉樹不着長生之果。無才詠絮金屋空藏沒字之碑。以致炙手華宗。情人相續。添香紅袖。伴讀懷慙。是雖身外苛求。究屬美中不足。所以埋香黃土。千秋刻骨之詞。薄命紅顏一例消魂之語。李氏其有感于茲而推翻成見。爲此躊躇滿志語耶。嗟嗟墨雨霏時。南國免相思之豆。文光射處。西天開如意之花。媧皇固退處無權情天。永好精衛亦自由息影人海。不波此誠才子之風流。亦神仙之眷屬也。至若有詞皆豔。屈宋愧此高華。無語不香。班馬遜其濃郁。此則諸大文豪之弁言盡之。黎何贅焉。

民國四年春節鄞縣陳守黎女士序於儷華閣

序四

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壟中。卿胡薄命。自寶玉以是誅晴雯。而一時海內外。諸文豪之作。言情小說者。不曰其青娥工愁。倏爾劍分延平。卽曰其紅粉寡緣。霎時鏡破樂昌。千篇一例。萬口同聲。嗚呼。豈真名花多飄零。皓月長缺憾。耶。團圓在望。香色常留。月圓花好。寧無一見於情天。香國中乎。夫豔情麗句。文恐難工。愁語怨思。病有同憐。此言哀情者之所以多如牛毛。而作豔體者之所以稀若麟角也。李子美人福之作。殆欲力矯其弊歟。美人自有生以來。人鮮以福稱之者。今李子乃獨道其豔福。殆欲爲千百世之美人。鳴不平歟。吾知諸君未閱美人福之前。胸中必當懷一段疑問。豔然可無疑也。郭汾陽富貴壽考。張京兆儒雅風流。紅顏薄命。豈信然耶。且也積憂所以致疾。久鬱因以傷生。哀情之屬。字字帶淚。句句斷腸。觀書

本。欲。消。愁。乃。愁。未。消。而。心。先。傷。是。烏。可。耶。李。子。知。其。然。故。於。霞。玉。怨。鴛。湖。潮。湘。娥。淚。紅。粉。劫。諸。書。之。後。而。急。繼。以。美。人。福。不。欲。諸。公。讀。一。部。小。說。陪。一。副。眼。淚。也。是。則。美。人。福。者。諸。君。又。烏。可。不。讀。耶。至。於。造。意。之。佳。摛。辭。之。豔。則。李。子。之。書。已。非。一。冊。琳。瑯。聲。價。藝。林。咸。知。鄙。人。不。用。贅。爾。

時在民國紀元四年夏馮常序於海上

題詞

廉江山潤（七絕五首）

生小嬌癡不解愁。此生豔福幾生修。世間兒女應相慰。紅粉原來亦白頭。
雙修福慧古難兼。春色多情入畫簾。郎爲儂歌儂且舞。莫教幽怨上眉尖。
珠幙沈沈鴨篆烟。香風吹夢落花前。憐君一管生花筆。能補人間缺陷天。
祇慣迎春不送春。隨堤楊柳是前身。嬾娟體態描難出。惟有文人寫美人。
虹霓耀彩筆。瀾翻無限春光尺幅間。欲誦遺山詩句。贈秋風無力損紅顏。

（末句係元遺山詩）

晏湖蘇恨僊（七律三首）

雲斤月斧琢瓊宮。春困醺醺樹樹紅。自古難償花酒債。誰家終老綺羅叢。
繁華如夢多金谷。富貴長生獨令公。肯信才人眞厚福。浪傳香草立悲風。

何須薦福禮。瞿曇花好。月圓與最。酣仙子。從來居湖上。大家畢竟壓江南。
化爲鶯蝶魂。都醉老到溫柔死。亦慙欲令慧心人。吐氣蜃樓有客聽瀛談。
依然一部紅樓夢。到處爭傳白雪歌。福澤敢言才子少。風流終讓美人多。
果能如許銷金粉。不信還誰守薛蘿。只此書生都胆壯。焚香百拜對花哦。

梁溪海綺樓

美人之福。天所鍾。醞釀羣花。難爲容才子。抵死沉孽海。多情還有碧落翁。
碧落老人是春工。要使世識造化功。召得裴航玉免杵。千蕊萬英置一春。
剪取春郊紅躑躅。收來秋水白芙蓉。朝雲夜月兼暮雨。黃蕉綠葉更丹楓。
和以仙人胡麻飯。調以處士菊葉脯。粉酥爲肌玉爲骨。明波如淚晶如瞳。
指栽春筍削冬葱。蔥眉鎖楚山凝。巫峯才子文章美人靨。都歸造物陶甄中。
一掃萬古詞人怨。盡洗千載蛾眉空。才子宜作瀛州客。佳人合住扶荔宮。

碧玉何妨產大家。名花由來生繡叢。天公此意無人通。酸儒役役賦送窮。豈知洞口紅雲封。天台桃花記阮蹤。人間天上會有期。瑤臺月下倘相逢。况乎烏衣識燕子。憶曾朱轂警鶯鴻。世人爭說紅樓夢。瀟湘庭院夢幾重。怡紅翩翩好公子。榮寧家世溯從龍。是故花不分櫻花桃花。要是穠情不分綺情哀情。要是濃美人不分大家與小家。要使清於波中月。潔如雪後松。謂予說而不足。試看先生寫才子佳人之心胸。

南昌周柳春（與外子聘侯聯吟）

自古紅顏多缺憾（聘）
箇儂福慧竟雙修。良辰易象占初吉（柳）
君子關雎詠好迷花豔。洛陽稱富貴（聘）
才同陸海益風流。先生妙筆傳香綺（柳）
贏得佳人字莫愁（聘）

南國佳人錦繡腸（柳）
神仙眷屬卽鴛鴦。璇閨夢好春如海（聘）
藝苑詞

成。句。亦。香。難。得。風。流。饒。豔。福。(柳)更。欽。旖。旎。又。端。莊。因。緣。美。滿。真。堪。羨。(柳)
可。喜。孃。逢。如。意。郎。(柳)

茗溪包醒獨(調寄金縷曲)

大。好。風。光。裏。謝。東。皇。殷。勤。噓。護。暖。生。羅。綺。吹。盡。閑。愁。銷。盡。淚。閱。盡。人。間。歡。
喜。難。得。那。天。公。做。美。說。甚。紅。顏。憎。命。薄。看。新。編。演。出。香。閨。史。真。福。慧。兩。無。
比。人。生。缺。憾。從。今。弭。憶。當。年。釵。裙。隊。合。花。枝。連。理。庭。院。深。深。春。自。在。妒。
煞。禮。桃。豔。李。更。美。滿。因。緣。若。此。郎。意。儂。情。描。不。似。這。風。流。幸。福。誰。能。擬。傳。
韻。事。洛。陽。紙。

鐵沙天一(調寄慶清朝)

翠。鬢。凝。香。丹。腮。滴。粉。年。華。二。八。初。交。都。緣。大。家。閨。範。不。涉。輕。桃。別。有。慧。心。
媚。眼。百。般。風。致。殢。人。嬌。閒。遊。地。說。聲。湊。巧。來。箇。文。豪。書。萬。卷。才。萬。里。錦。

繡般情史。信手揮毫。看將麗娥姓氏。噓入雲霄。爭羨玉顏豔福。月明誰與
弄秦簫。君休管。但觀此冊。先自魂銷。

魚城楊劍華（調寄憶羅月兩闋）

步障裁就。這是誰家有。好月長圓。花長秀豔。福無雙消受。弄輕輕筆尖。
兒遠山畫作長眉。問幾生修得到。底緣別有情癡。
綺羅香裏。嘗膏梁滋味。天上人間誰得似。道是花開稱意。歎浮生夢悠
悠。伊誰占盡風流。這生花江郎筆。歌詞旖旎。誰儔。

美人福
題詞

美人福目次

- 第一回 說常理文士逞調言 著新書裨官獻薄技
- 第二回 作旅行漢水遇良朋 敘家世鄂州推望族
- 第三回 意合情投訂盟鄂渚 興高采烈攬勝燕京
- 第四回 客裏話情幾番示意 湖濱驚豔一見傾心
- 第五回 琴感知音我來不速 花開解語卿本多情
- 第六回 開華筵夫人慶鶴壽 進旨酒公子獻鴻文
- 第七回 簇彩縷金一堂集豔 燈紅酒綠衆美聯歡
- 第八回 舊遊戲場頭頭除舊 新俱樂部色色翻新
- 第九回 遊湖亭七言聯雅句 結吟社十美起新名
- 第十回 藍田種玉聘禮告成 南浦餞行離愁伊始
- 第十一回 亭短亭長頻洒情淚 書來書去互訴幽懷

美人福 目次

- 第十二回 燕翼堂改建儂仙閣
櫻花館更名鱗影樓
- 第十三回 校舍築成裙釵興學
秋風戰捷夫壻封侯
- 第十四回 憐名花老人收義女
見寶藏小婢起貪心
- 第十五回 種竹栽花美人丰度
鋤強扶弱義士心腸
- 第十六回 讒人高張諍臣罷職
名宦歸去勝地卜居
- 第十七回 片舟雙槳偕泛平湖
萬紫千紅薄遊香國
- 第十八回 玉樹瓊花兩情爛熳
人間天上普慶團圓
- 第十九回 流蘇帳裏絮語綿生
玉鏡台前柳眉試畫
- 第二十回 渡密月雙鞭離祖國
乘長風萬里赴西洋

小豔情
美人福

毘陵李定夷著
滬江張髮紅評

第一回 說常理文士逞鬪言 著新書裨官獻薄技

嗚呼。美人命薄。名士數奇。斯二語也。殆爲不磨之定論矣。顧余思之。美人之貌。天賦之也。名士之才。亦天賦之也。天既賦美人以貌。名士以才。美人天所愛也。名士亦天所愛也。以其所愛。故成之於始。既其所愛。當全之於終。始成之。而終厄之。天果何心乎。天不然也。天於美人名士。斷無不欲全其終者。譬之植也。既播佳種。必望良莖。譬之舉也。既能升堂。必求入室。半途而棄之。中道而困之。天必不然也。月麗太空。雲或翳之花。開上苑。風或妬之。是雲之罪。風之罪。天何咎焉。世徒見天於月之被翳。花之被妬。未嘗盡保全之力。遂歸咎於天。抑亦過矣。伊古以來。美人名士。何嘗無克享遐齡。終厥天年者。文人好事。捨此傳彼。於是美人名士之厚福。考終者無一人。傳所傳者。皆薄命之美人。數奇之名士。耳。後世之人。泥古不化。遂以爲美人必命薄。名士必數奇。千百年間。陳陳相因。而美人命薄。名士數奇之二語。乃成爲不磨之定論。吁。可歎哉。美人名士。何世無之。歷四千年。殆難計數。其顛零。欲倒者。恒之一耳。什之一耳。今也。顛之倒之。以少數爲準。則而咎天之不情。將其所成全之。美人名士。一筆抹殺。天尙能言不將痛哭呼冤乎。

抑吾聞之。不僅此也。文人弄筆。信口開河。古今所謂薄命之美人。數奇之名士。未必果爲美人。與名士也。香豔之詞。難好。悲哀之作。易工。卽非美人傳之者。不曰絕代。必曰國色。藉非如是。不足使其文之有聲有色也。卽非名士傳之者。不曰才子。卽曰雅人。藉非如是。又不足使其文之可泣可歌也。充其所至。於是世之飄零紅粉。潦倒青衫。乃日見其多。是不懂天當痛哭呼冤。旣謂美人必命薄。名士必數奇。凡眞美人。眞名士。亦當同聲一哭矣。

天不能言。天無從呼冤也。美人名士。縱能言矣。又不願自伸其冤也。諶天者。文人。麗美人名士者。亦文人。然而能爲天呼冤。爲美人名士伸冤者。又文人也。文人之筆。左宜右有。固無不能書者。世之文人。旣麗天。麗美人名士。於前吾寧不能將此重公案。舉而否之乎。日麗風暄之天。月明人靜之夜。一技湘管。十幅蠻箋。爲吾消閒之作。當彼呼冤之辭。事固求其入情入理。文亦取其不穢不淫。斯一編者。不足爲美人名士吐氣乎。

從來豔情小說之最稱著者。於演義體。則推紅樓於傳奇體。則稱西廂。是二書者。果足爲豔情小說之正宗乎。紅樓描寫曠夫怨女。未免有情。誰能遣此。識者謂爲導淫之書。似非奇論也。西廂詞簡一勳。駁貼風情。荒唐雲雨。更多。誨淫之辭。謂二書爲豔情小說。恐非其真面目。豔情小說。流於淫邪。則爲穢情小說。穢情小說。每與豔情小說相混。後世之人。習焉不察。凡著香豔之書。輒入淫邪之語。污穢豔情小說四字。罪孽深重。不畏入披舌地獄耶。情非易言也。情也者。一純潔無上之美名詞也。情之範圍。至廣。作用。至大。父子兄弟性也。以天合也。情字不足以盡之。夫婦朋友非性也。以義合也。其賴於情字者。較父子兄弟之間。爲尤。試觀自古迄今。孝悌節義之人。其有漢

然。寡。情。者。乎。其。鍾。情。之。深。用。情。之。專。實。千。百。倍。於。常。人。焉。今。第。就。夫。婦。之。情。言。之。飲。食。男。女。人。之。天。欲。大。學。言。誠。意。例。之。於。好。好。色。孟。子。言。大。孝。驗。之。於。慕。少。艾。大。抵。人。之。良。心。其。發。見。最。真。者。莫。如。男。子。之。以。故。驗。情。於。男。女。之。際。尤。足。以。見。情。之。真。偽。何。謂。真。情。自。狄。義。言。之。精。神。上。之。相。感。也。何。謂。僞。情。自。狄。義。言。之。形。體。上。之。相。狎。也。其。限。至。嚴。其。理。至。微。精。神。上。之。相。感。用。之。於。不。適。當。之。地。位。亦。不。得。謂。之。真。情。形。體。上。之。相。狎。用。之。於。適。當。地。位。若。夫。婦。之。名。正。言。順。者。原。有。同。居。之。義。因。精。神。而。及。形。體。又。不。得。爲。之。僞。情。也。

雖然。所。謂。廣。義。之。真。情。僞。情。者。何。也。精。誠。之。至。金。石。可。開。情。亦。然。也。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存。乎。中。者。必。有。一。牢。不。可。拔。之。主。見。現。乎。外。者。必。有。一。至。死。不。變。之。表。示。譬。見。今。之。青。年。男。女。相。遇。之。初。如。膠。附。漆。如。魚。得。水。誓。言。且。至。死。靡。他。究。其。實。確。爲。精。神。上。之。相。感。確。非。形。體。上。之。相。狎。確。有。真。情。也。乃。言。猶。在。耳。盟。已。先。寒。不。旋。踵。而。賦。此。離。者。比。比。皆。是。此。何。故。耶。一。言。以。蔽。之。曰。愛。情。爲。人。欲。所。移。耳。人。欲。維。何。金。錢。也。嗜。好。也。皆。能。戰。勝。愛。情。諒。不。云。乎。痴。心。男。子。負。心。女。又。不。云。乎。痴。心。女。子。負。心。漢。平。心。言。之。女。有。負。男。者。男。亦。有。負。女。者。負。之。一。字。何。從。而。起。於。其。初。也。苟。以。僞。情。相。合。其。後。女。即。負。男。不。得。謂。之。負。也。男。即。負。女。亦。不。得。謂。之。負。也。所。以。謂。之。負。者。最。初。確。由。精。神。上。之。相。感。而。合。終。乃。爲。金。錢。與。他。種。嗜。好。所。移。如。是。者。斯。爲。之。負。世。之。青。年。男。女。因。此。而。傷。身。喪。生。者。多。於。積。河。沙。數。言。念。及。此。大。可。痛。哭。流。涕。矣。據。此。以。觀。進。一。步。言。之。始。有。真。情。而。終。出。於。負。者。仍。非。真。情。仍。爲。僞。情。所。謂。廣。義。之。真。情。僞。情。者。卽。此。說。也。嗚。呼。僞。情。二。字。實。情。界。之。賊。願。青。年。男。女。放。開。慧。眼。細。辨。真。僞。是。又。作。者。著。書。之。

微意也。

作者今以美人福貢獻於社會矣。美人福固豔情小說也。既不能及紅樓西廂之佳，亦不願效紅樓西廂之縱。怡情而已。適性而已。富貴人讀之可當模範，貧賤人讀之可抒愁苦。大千衆生皆大觀喜，不僅此也。凡吾書所述諸人其所用之情無一非真情，多情之士懸為標準，或可以不負人，并不為人所負乎。舊作如鴛湖潮鬢玉怨諸書，情文哀怨，聲調淒涼，一幅未終，兩行淚下。讀者每有遺憾，自此書出，情天補滿，恨海填平，竊願世之多情者盡如吾書中人之情，尤願世之多情者之結果盡如吾書中人之結果。

盤紅曰：本回為全書綱領，炎炎之言，惶惶之文，可以發曠，可以震聵。歐化東漸以來，婚姻自由之說大張，小兒女乳臭甫乾，即說愛情，男蕩女狂，恬不知羞。作者胸懷救世婆心，普渡衆生之志，不覺流露於字裏行間。讀此一回，美人福全書內容可以意想得之。

首段推論美人命薄名士數奇二語，具有至理。余嘗謂天下最可敬者，惟文人之筆，最可恨者，亦惟文人之筆。有一種人，甫解字義，便學弄文，我輩乾淨女兒，身不知為何，他躊躇幾許，蘭陵某女士憾之，有鳳雙飛彈詞之刊，寫男子醜態，為女兒吐氣，固足稱快一時。然以怨報怨，亦殊非是。余願世之著書者，無男無女，以審慎出之。

第二回 作旅行漢水遇良朋 敘家世鄂州推望族

武漢三鎮繁華靡麗，甲於中國。自京漢粵漢川漢諸道相繼興築，水占大江，要岸陸當鐵路，中樞船舶紛來輻輳。

雲集市廛之繁人烟之密駸乎幾凌京滬而上大智門西南有勝巖曰天一閣上出重霄下臨無地俯瞰一切氣象巍峨於熱鬧市場中有此清涼世界每當春秋佳日文人韻士豔女名姝來此避暱者如登山臨道上絡繹不絕閣之前方有東嶽行宮爲漢鎮最古名勝古樹婆娑風致幽邃來遊閣者恒多駐足於此兼覽勝概亦一風雅絕俗之地也某歲之春桃杏爭妍時節有新婚夫婦來漢度蜜月一雙嘉耦千里勝遊歡意正濃愛情靡篤裙屐所過豔事爭傳女名漪蘭姓李餘杭籍也本青蓮之後人作蘇小之鄉親鉛華不御香色天然花樹翻新頭挽墮馬之髻時裝爭炫鑲嵌金絲之邊廣圓六寸草鞋丁丁齒甫兩旬手神楚楚旣已芙蓉清豔更兼冰雪聰明學貫中西兼工詩詞其夫姓黃字羅仲亦臨安人以鄉鄰之誼結兒女之歡羅仲曾遊學法京領士新街頭角嶄然回國未幾卽成婚禮其旅行之預算表而滬而蘇而寧而漢而津以都門爲終點期費三月光陰度此新婚良辰今來漢上已歷滬蘇寧三地而北道出滬江時適恰同花園開慈善大會新夫婦射逢其盛飽覽名園風味洵不易得之機會蘇多佳景寧多故蹟湖光山色領略殆徧乃遊與正濃湖江而上輕裘肥馬又到漢皋天一閣之巖

巖東嶽宮之幽靜久已耳食其名恨未身臨其地旣來茲土卽首作天一閣之遊

一鞭春色十里風華長起羅仲漪蘭並轡出大智門朝霞融融和風拂拂扣鞍徐步一路行來碧桃綽約溪頭綠柳飄搖河畔百卉爭妍萬枝競放濃痕如畫秀色可餐二人且行且談鞭絲所過見者輒疑爲天人也無何至天一閣二人下騎步行繫馬於樹拾級而登直趨其巔憑欄四眺朝霧如珠洒徧桃葉爲日光所映射自遠觀之燦

爛奪目。柳樹橫堤。枝枝含烟。如在雲霧縹渺中。鶯聲鶯啞。蝶影翩翩。繞枝頭。尤足怡情娛目。潯蘭顧羅仲而笑曰。郎乎。此不足爲極樂世界耶。此非雜花生樹。羣鶯亂飛之景耶。大好林泉不染塵垢。較之十丈軟紅。其風味果何如。羅仲曰。善哉。愛卿之言。雖然。蘭生幽谷。無人過問。桃李豔時。人爭向慕。以卿處。質尙當置身綺羅。裏獨標一幟。正可壓倒南國佳人。朔方豔女也。潯蘭聞言。笑承雙靨。旋答之曰。郎過譽矣。茲俗如儂。能得置身白屋。於願已足。尙敢與人鬪豔競妍耶。羅仲曰。卿縱不能自見其顏。獨不鏡乎。菱花倩影。固汝日夜所見者。具此丰姿國色。花香非卿誰屬。卿乎。辱承眷愛。余真幸福。潯蘭聞之。嫣然不答。

花光。葱蓊人意。纏綿二人相與問答。不覺深情之流露。言表也。羅仲旋言曰。卿視此閣。如金陵曠觀亭。何如。潯蘭曰。以名勝論。是殆伯仲之間。然名勝貴多。天然點綴。點綴卽陪襯也。曠觀亭四境多名蹟。登高一眺。莫愁之水。潯蕩清涼之山。蒼蒼明孝陵之幽邃。虎踞關之雄奇。皆足爲是亭生色。若此閣者。惟前面一帶。梵宇琳宮。綴點其間。所以曠觀亭之不若也。羅仲含首稱是。潯蘭久之。依依不忍卽去。又有問。兩人始聯步下閣。意趣方酣。乃入行宮。古木參天。殘枝匝地。遊屐所過。別具感覺。甲古之思。感時之念。一時並起。羅仲曰。愛卿。此榭枒老幹。非曾經紅顏綠醉者乎。一轉眼。間凋零至是。余猶憶與卿初遇時。攜手蘇堤之下。情懷互剖。衷曲相投。猶昨日事。余以遊學巴黎。羈居歐西五年。今日歸來。幸成眷屬。回憶往事。俱在目前。蹉跎復蹉跎。不覺光陰之云邁也。潯蘭曰。韶光如駛。去矣難追。今日綠鬢朱顏。他年鷄皮鶴髮。轉瞬事耳。羅仲曰。誠如是。吾輩當及時行樂。朝露不常。夕陽易盡。勞勞

碌碌徒自苦耳。漪蘭曰：行樂爲人，生當然之事，特應求其適，擇甚亦非宜也。羅仲唯唯，且行且談。將及後堂，遙聞堂中有暗笑之聲。二人知是遊客，逡巡而入。足方及階，迎面遇一少年，面如冠玉，唇若塗硃，服裝都麗，奔動人，乍覩羅仲，急含笑而前曰：仲兄久違矣。頃從法京歸國乎？羅仲曰：友美兄別來無恙，余返國已將三月，祇以家事瑣碎，煞費經營，老友之前，遂未走函。友美視漪蘭立於羅仲之後，欲前行相見禮，先詢羅仲曰：女士係吾兄何人？羅仲曰：此拙荆也。友美聞言，急趨而前，深一揖。漪蘭如禮答之。友美又顧羅仲曰：兄於何時完姻？余竟毫不之知，失禮甚矣。羅仲曰：余此次舉行婚禮，事出倉猝，一無預備，故未聲張於衆。親友之前，友美曰：然則來漢渡蜜月乎？羅仲笑頷之。友美又曰：兄此行約作幾日？勾留漢上，繁華蒸蒸日上，不無樂趣也。余待家母來，此已有一星期許，再過一星期，當行旋里。羅仲曰：伯母在此，耶。余當前往叩安。友美謝之。羅仲乃偕漪蘭入內。友美之母史太夫人，早已遙見羅仲，不待羅仲至，前起含笑，起立。羅仲、漪蘭並前問安。史太夫人曰：公子載得西子來，耶一雙璧人，洵是佳耦。言次，命友美之妻沈氏、友美之妹瑤仙，前與漪蘭相見，並指謂漪蘭曰：此小媳某，此小女某，蓬門陋質，殊未能及少夫人於萬一。漪蘭謙遜不遑，立答之曰：伯母言重，嫂嫂姊姊，豈如天人。漪蘭對之，殊慙形穢。今得伯母一番謬贊，令余益置身無地矣。時衆人已次第坐定，羅仲顧友美曰：久客歸來，恍如隔世，故鄉消息一切茫然。世伯官况如何？當必榮陞高官矣。友美曰：政府獎勵宏才，破格用人，家君受不次之賞，刻以三品京堂，在丞參上行走。家母不安，都門水土，故未留居京中。羅仲曰：人君有知人之明，人臣得展足之地，世伯功業正無

限量。友美曰：家若奔走半生，仔肩猶未卸却。此皆余兄弟之罪，偌大年紀，尚不能博升斗之祿，爲甘旨之奉，能勿媿煞？羅仲曰：將門之子，莫非英豪。吾兄胡作此言？友竹近况又何如？友美曰：舍弟近數年來，長侍家君於外，近已納粟爲部郎。周旋大人先生之間，於人情世故上，或可稍增見識。羅仲曰：愚夫婦離漢而後，當作京津之遊，到得都中，當晉謁世伯及友竹也。史太夫人聞言，卽語羅仲曰：公子若晤小兒，爲我寄語曰：國恩固不可忘，親命尤不應違。余屢函促彼歸來，一面迄今猶遲遲不行。公子可以我語告之。羅仲唯唯，旋詢友美以寓所，並以已寓告之。友美以金臺賓館對羅仲曰：愚夫婦明日當至伯母寓中請安也。史太夫人立謝却之。羅仲夫婦乃起立告辭，往他處遊覽一週，卽出行宮乘車返寓。

既歸，漪蘭詢友美諸人氏族籍貫。蘭仲曰：友美吳姓，鄂之孝感人，嘗與余同學。美華書館交誼素篤。友美家本望族，其祖爲道咸間名將，官至甘肅提督，易名壯蕭，其父以先人餘蔭，今已位列京卿。其弟友竹亦余同硯。友美娶於沈氏，沈亦鄂中大族。友竹已否授室，余不知之。漪蘭曰：余視史太夫人和藹，可親望而知爲福澤深厚者。友美夫人莊重端凝，有豪華氣，其妹瀟酒，儻有清高氣，以姿色論，小姑勝於阿嫂，以品格論，阿嫂不減小姑。然余特皮相論人耳。羅仲曰：卿之眼力自是不凡。友美之妹閨字璠仙，以玉女之妙齡，具謝家之文思，亦當今掃眉才子也。學既淵博，八文不俗，卿可結之爲友。漪蘭曰：吾情明晨可偕往金臺賓館，渠輩鄂人於此間風土人情，必較吾儕爲稔，得與偕遊，不無裨益。羅仲曰：此間飲食起居，俱欠清潔，如金臺較勝，吾儕可移往同居。漪蘭聽之。

春宵易度。又是明朝。晨起羅仲夫婦同往金臺賓館。瀚蘭特易新裝。上服青種羊之皮襖。下繫外國縐之套裙。胸懸金鍊手戴表鐲。鑽石約指。彤色鮮明。珍珠花球。寶光燦然。一種嬌豔之態。足與樹頭桃花爭勝。羅仲何福。從此豔妻裘馬。所詣能勿令道旁觀者驚歎。健羨耶。既至金臺。投刺入謁。自史太夫人以下。皆出室迎賓。友芙先言曰。家母本囑內人舍妹。今日過訪。晨起愆時。尙未及行。乃先勞賢夫婦玉趾耶。羅仲曰。伯母長者。姪輩應來問安。昨已言之。言次。俱已入室。侍者捧茗入。諸人飲之。史太夫人曰。通家世好。歡聚一堂。樂何如之。瀚蘭曰。漢南旅館。遠不及此間暢適。此間若有餘屋。姪婦等當遷居於此。朝夕得聆伯母訓誨。是所願也。史太聞言。顧詢友芙。友芙又呼侍者詢之。侍者曰。三十二號官房。昨日徙空。樓下亦有餘屋數間。友芙乃語羅仲曰。此室係二十九號。去三十二號甚邇。吾兄即遷入被室。何如。羅仲曰。余當往視之。友芙乃命侍者導羅仲去。瑤仙時方梳妝。瀚蘭即坐其側。挽麻姑之髻。理學士之妝。瀚蘭目注久之。不自知其神往也。瑤仙曰。東施效顰。西子之前。嫂嫂能勿掩口葫蘆。瀚蘭曰。姊何謙遜。乃爾以姊豔質。以姊才華。實兼西施道韞之長。妹久心傾。芳名何幸。目覩顏色。昔人謂三生有緣。一見如故。妹於姊。姊夫豈不然。姊何謙遜。乃爾言時。羅仲適還室。顧瀚蘭曰。三十二號光線頗佳。吾儕可即遷來。卿無所事。不必返館。祇余攜侍者往取行裝可耳。瀚蘭曰。且坐片時。吾儕同歸。尙有零星服物。余當自行檢理。羅仲領之。友芙曰。兄等既定。今日移寓。下午余輩當留館待駕。明晨渡江而南。往漢陽作竟日遊。諒必具同情也。羅仲夫婦同聲應之。

史太夫人旋笑語曰：人謂江南多佳麗，山明水秀，實鍾毓之。今視黃家少夫人，益信斯言。不謬。潯蘭方欲答語，史太又顧之曰：少夫人汝家離苧蘿村多遠？夫人豔如天人，得非浣紗女郎之後身耶？言次一室，豁然潯蘭則紅翠梨渦，贊過當轉覺羞媿，無似羅仲急爲掩飾曰：長者垂愛過深，愚夫婦心實銘之。若以山荆上比浣紗女郎，不啻土壤之於泰山，何以克當羅仲言時？瑤仙姑嫂俱視潯蘭而笑，若美其夫婿之多情者。潯蘭對此益俯首不能答。史太夫人又曰：公子余老矣，鷄皮鶴髮，自顧形穢，每見美貌女郎，輒心愛之，頃者所言實出至誠。余始以爲小女小媳，尙稱不俗，今視令正，嗟乎！其後矣。羅仲曰：伯母之言縱然，余總覺過譽耳。史太不言一笑而罷。友美旋曰：余聞江南名勝，首屈西湖，吾兄生長是邦，久結山水姻緣，漢上景物，遠遜西湖。兄等遊此，亦有佳趣乎？羅仲曰：西湖誠是不凡，余則以爲凡一名勝，必有一特長，謂曾遊西湖者，必譁漢上景物，無是理也。卽以余等此次遊踪，所至者而論，如蘇如宰，皆覺有足令人依戀者，惟滬上則塵囂擾擾，過覺繁華耳。友美曰：吾母最愛佳景，西湖山水常繞夢魂，年垂花甲，願猶未償。今年夏初時節，預備往領勝概，羅仲曰：愚夫婦當作鄉導，以盡主人之誼。舍下結廬湖濱，雖萬間廣廈，尙有下榻地也。潯蘭曰：伯母若能多留數日，在彼避暑水濱，山麓頗覺清涼。史太夫人笑語之。羅仲夫婦又坐少頃，起身告辭，期以午後遷入金臺賓館。

鬆紅曰：本同爲全書開端，以新婚夫婦旅行爲引線，起首便是豔情小說，非瑤仙姑嫂於漢不相關，中輕輕帶出，既無牽強痕跡，亦非直敘窳臼。

本書美人凡十次第牽引出場。而本回敘述吳氏身世。獨標其目。曰「敝家世鄂州推望族」書中賓主不待明言已露微旨。

從漪蘭口中寫瑤仙人品。足徵瑤仙的非凡。豈從史太口中寫漪蘭人品。可見漪蘭亦是不俗小說家。慣用反射之筆。有文在此。面而意在彼方者。此其例也。

漪蘭一見瑤仙。即不勝傾倒之忱。男女之際。相悅而生愛情。固屬常事。實則女子同類。亦有愛力甚者。亦結生死不解之緣。其情純屬天真。不雜人慾。然女子之美者。輒妬他人之美者。此者千百之一耳。

第三回 意合情投訂盟鄂渚 興高采烈覽勝燕京

出於幽谷。遷於喬木。下午羅仲夫。婦徙其居矣。羅仲夫。美借出品者。漪蘭伴瑤仙諸人於寓。識面雖係初次。傾心實逾舊交。瑤仙爲人和藹。可親。卓有母風。漪蘭益深傾倒。史太夫人環顧諸好女郎。壽眉含笑。口常開。午睡之後。沈氏侍於姑側。漪蘭惡語聲。驚覺老人。即請瑤仙過。已室瑤仙示樂。此深情款款之。女伴即從之。行入室。漪蘭親捧茗進。瑤仙曰。嫂母然。妹素不按禮。數欲飲。當自取之。漪蘭曰。姊姊初入我室。聊盡主人之分耳。言次。相率就坐。坐於紅木榻上。一雙倩影。並肩談心。漪蘭曰。異日伯母赴杭。姊姊務屈駕南來。西湖風景。日趨繁華。西式樓臺。建徧湖上。再歷數十寒暑。山河將改觀矣。瑤仙曰。此誠大憾事也。妹聞西湖有新八景。新八景者。殆必紅塔。綠瓦之洋房。無疑。此等景物。點綴其間。庶駕觸目。失盡真相。漪蘭曰。誠如姊言。茫茫禹域。到處腥膻。言之當令人痛哭。

瑤仙曰與娘且談歡娛事母作牢騷語潯蘭笑領之曰然則姊究從令堂赴杭乎瑤仙曰妹素抱逍遙主義既承寵召自當前往潯蘭曰余亦抱此宗旨故此大從外子週遊名勝週遊足增閱歷閱歷即是學問未必滿面頭巾氣方算得博聞強識也瑤仙聞言點首不置

言次室外足音窅然羅仲掀簾而入瑤仙見之立即起立爲禮羅仲急款之坐含笑言曰友美意興真豪爲渠挾得去強到酒家樓紅友謔我醺然而歸潯蘭曰無怪紅泛雙頰酒氣襲人也語既三人俱爲粲然瑤仙曰家兄最好杯中物借一杯濁酒解萬斛愁懷斯言常在口頭處境如家兄其樂陶陶更有何愁妹豐染名士氣派耳羅仲曰酒可以飲多則傷身友美量殊豪余所飲者不及其什之一耳潯蘭曰友美君胸襟磊落毫無執習氣殊不易得古來能飲酒者多係詩人友美君之詩殆必佳矣瑤仙曰勉解吟詠耳小巫怕見大巫在羅仲君之前家兄未必敢獻醜也羅仲曰世殊太客氣余留學多年微論此關久已不彈卽國文亦甚荒疏世妹何出此言語甫竟瑤仙起立曰家母當已醒來少待或當再來與嫂聚談潯蘭送之帘外瑤仙珊珊而去

明日諸人渡江遊玩羅仲友美壘晉遊學武昌漢陽爲舊遊之地史太夫人亦履過是地惟以行色匆忙從未下車覽勝潯蘭及瑤仙姑嫂則俱初來領略勝景耳既登彼岸首往晴川閣是閣在城之北依大別山而建取崔顥晴川歷歷漢陽樹之句以名層樓傑閣隱隱烟柳之中與黃鶴樓隔江相峙一雙勝蹟西北爭光無殊楊家姊妹花也昔人詩云晴川傑閣勢巍然徒倚危欄覽大千山色有無微雨後波光蕩漾夕陽天隔江誰奏樓頭笛近岸

人呼漢口船再有詩情。描不出月湖堤。柳含烟。卽此可見是閣之勝概矣。諸人拾級而上。造乎其巔。瑤仙笑顧潯蘭曰。予足疲甚。媿何如者。潯蘭曰。余尙可支。姊且少坐。當復元也。瑤仙領之。閣上備陳几案。諸人俱就坐。侍者裹茗進。憩息少間。次第起步。或則徘徊瞻望。或則憑欄而眺。友笑曰。是閣年久失修。棟梁柱石俱有欹側之勢。不急保存之。後來者恐不及見。羅仲唯唯。時史太夫人忽呼友笑曰。友笑。汝不見大江乎。蜿蜒曲折如遊龍。如長虹。爭不好看。友笑望北俯視。清流激宕。浪沫四積。果然別有佳趣。笑曰。吾人僅臨高閣。便覺蕩蕩大江未嘗浩浩。無涯宜乎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矣。史太夫人曰。余輩當再往何處。是閣而外。以何處最占名勝。友笑曰。是閣西北有月湖。境絕佳。余輩卽買舟往遊何如。言時。顧視羅仲。以探其意。羅仲曰。湖濱桃柳。今正競妍。扁舟雙槳。蕩漾中流。樂何如之。史太見羅仲旣表同情。遊覽一週。遂率諸人下閣。

風靜波平。水景大好。諸人至湖畔。無舟可雇。湖中有堤。堤前有閣。臨閣瞭望。全湖風景。歷歷在目。美乃議定登關。關之地位。適居中流。東爲東月湖。西爲西月湖。左顧右盼。皆有可觀。惟諸人意在乘舟。不免稍爲興沮。時已亭午。咸有飢意。瞻視少頃。卽復下關。羅仲友笑。導於前。沈氏扶史太夫人隨之。潯蘭瑤仙攜手偕行。於後。道過月湖橋。橋堦有碧桃。含桃迎人。嬌豔欲滴。潯蘭笑語瑤仙曰。姊與桃花孰豔。人影花光。迷離恍惚。令人莫辨。妍媸瑤仙亦笑曰。恨不攜來菱花寶鏡。使媿對鏡。顧影與樹頭豔質一比。丰姿雖然。彼縱具十分春色。無言之花。其名貴。究不及解語之花。無主之花。其福澤。更不及有主之花。語至無主。有主二句。聲音漸澀。若悔失言。潯蘭顧之而笑。亦不

復答史太似聞所語回首問曰瑤仙作麼生嘻嘻哈哈真會尋樂瑤仙曰兒與黃家嫂嫂戲語耳阿母盍徐行急則恐傷神史太聞言遂不復問旋至餐館飯已渡江返寓

午後遊興闌珊衆俱未出瑤仙以羅仲在寓即不與漪蘭作伴羅仲抗儀情深亦不願漪蘭往訪瑤仙也寂寂客窗嗚咽私語羅仲曰吾視卿與瑤仙形影相依流瀟一氣蘭聞知己邂逅相逢吾儕可謂不虛此一行矣漪蘭曰郎前隔余可與結爲朋友余體郎心故益愛之羅仲笑曰卿具慧眼當已悉其人品視卿果何如漪蘭曰瑤仙乎豈如朝日芙蓉嬌如臨風楊柳清如出水荷蕖高如凌霜秋菊余見世間女郎多矣憶自束髮讀書以迄今日同學千百人阿誰及瑤姊若以余論是猶以土壤比泰山耳羅仲曰卿何傾倒之深耶從來美人必妬人之美卿何恢恢大度耶漪蘭曰郎言誠然余實非其倫西子之妍嫵母之陋等是天賦妬也何益余且擬與瑤仙結盟昨日約彼偕赴西湖已得其允可羅仲笑曰令吾弟見之不知如何傾倒也漪蘭聞言猛有所悟亦笑曰若然余更欲邀彼赴杭矣特未識小姑猶待字乎抑名花已有主耶言次忽轉其辭將月湖橋畔之語盡告羅仲羅仲曰信如是鏡臺猶是待聘天假之緣果成眷屬紅氍之上當叩謝塞修也漪蘭聞言目眇羅仲杏眼橫波柳眉含笑羅仲神魂爲醉相與一粲遂不復言

晚間友笑過羅仲室羅仲出外買醉羅仲辭以不勝酒力友笑固強之羅仲不忍過拂其意即偕之出瑤仙知羅仲之偕友笑出也立往視漪蘭漪蘭顧而笑曰余正擬往訪姊姊乃姊姊先惠然而來吾兩人心念何不期

而○同○耶○瑤○仙○曰○妹○處○擾○難○不○及○此○間○清○靜○妹○亦○料○嫂○必○過○我○宰○故○立○即○來○此○免○得○嫂○嫂○徒○勞○往○返○滄○蘭○曰○姊○姊○洵○愛○我○哉○伯○母○寧○不○嫌○岑○寂○耶○瑤○仙○曰○家○母○今○日○勞○動○稍○久○精○神○頗○倦○晚○膳○後○即○已○就○寢○滄○蘭○曰○如○是○余○可○與○姊○肺○腑○傾○談○矣○言○時○至○姊○姊○二○字○故○高○朗○其○聲○以○誠○重○出○之○瑤○仙○似○有○所○異○滄○蘭○又○曰○姊○姊○芳○齡○幾○度○矣○瑤○仙○曰○浮○生○一○十○七○年○虛○度○韶○華○說○來○羞○煞○滄○蘭○笑○曰○然○則○阿○儂○癡○長○三○齡○矣○瑤○仙○猛○有○所○覺○亦○笑○曰○嫂○固○長○於○妹○者○余○輩○一○見○傾○心○交○成○莫○逆○嫂○果○不○外○視○妹○願○勿○復○以○姊○字○呼○妹○倘○荷○不○棄○許○結○金○蘭○是○更○妹○所○願○矣○滄○蘭○飄○然○曰○好○姑○姑○不○言○而○喻○汝○真○明○慧○余○早○蓄○此○思○想○特○以○馬○齒○較○長○不○願○由○我○創○議○先○以○阿○姊○自○居○令○人○聞○之○笑○爲○妄○自○尊○大○今○聞○妹○語○實○獲○我○心○妹○妹○余○竟○從○命○矣○然○妹○亦○不○必○復○以○嫂○呼○我○也○瑤○仙○曰○好○姊○姊○余○以○此○親○暱○之○稱○呼○加○諸○姊○身○姊○意○何○如○者○滄○蘭○聞○言○前○抱○瑤○仙○之○首○俯○吻○其○額○歎○然○曰○余○何○人○斯○得○此○賢○妹○妹○吾○輩○訂○交○純○出○至○誠○一○切○俗○禮○獨○棄○何○如○瑤○仙○曰○善○哉○姊○言○浮○文○繁○節○轉○見○作○僞○獨○之○良○善○滄○蘭○唯○唯○瑤○仙○又○曰○此○事○吾○母○知○之○老○人○不○知○如○何○愉○快○也○妹○平○生○少○知○交○惟○與○美○嫂○極○善○不○料○更○得○姊○姊○真○是○快○絕○滄○蘭○曰○令○嫂○爲○人○能○於○莊○重○之○中○而○寓○和○愛○之○色○望○之○儼○然○即○之○也○溫○余○亦○爽○之○惟○覺○不○如○妹○妹○之○天○真○爛○漫○耳○大○抵○入○世○日○深○天○真○日○薄○古○人○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即○是○天○真○天○真○易○爲○外○物○所○蔽○妹○妹○心○地○光○明○一○塵○不○染○微○論○令○嫂○不○及○即○余○亦○自○問○無○妹○之○率○真○瑤○仙○曰○余○特○稚○氣○未○脫○耳○姊○何○嘗○之○甚○耶○滄○蘭○笑○頷○之○兩○人○復○談○他○事○移○時○瑤○仙○度○羅○仲○將○歸○乃○始○辭○去○

亡何。羅仲歸矣。漪蘭告以詳情。羅仲笑曰。卿得此。聞中良伴。余亦因卿之樂而樂矣。漪蘭曰。吾情明日作何遊玩。漢陽風景。不過爾爾。可勿復往。羅仲曰。余本舊地重遊。無可無不可。漢陽名勝。除昨日所遊者外。以琴臺爲最。臺在府城之北。地本高阜。廣可十畝。東對大別。左界漢水。石堤亘其前。月湖周其外。俗名伯牙臺。蓋鍾期。聽伯牙。鼓琴之所也。層軒累榭。風致絕佳。空曠之地。林木翳然。臨岸之湖。魚藻交映。流水高山。依稀尙有遺韻。其對面有酒亭。大雅高人。常駐足焉。府之西北。有石榴花塔。亦佳境也。相傳有婦人事姑至孝。一日。殺鷄爲饌。姑食而死。小姑訴之。官不細辯。婦臨刑時。手折石榴花一枝。插地而祝曰。妾若毒姑。花即死。妾若坐。惡。花當生。已而花果復生。邑人遂爲立塔。以表其事。今日長楸古柏。雜生塔旁。往遊其間者。猶髮。見魂兮歸來也。外此則不足觀矣。吾儕明日。其往武昌乎。登黃鶴之樓。上薄月之臺。窺石鏡之亭。遊明月之湖。不較勝漢陽乎。漪蘭靜聽羅仲所言。津津有味。願往久之。旋答羅仲曰。明日往遊武昌。余極贊許。惟余意遊武昌後。即可北上而京。而津一度。盤桓當由蘆溝南下。會合吳家。諸人於此。偕歸西湖。可免彼等久待也。羅仲曰。卿言良善。明日可以此意語友矣。言時。壁上時計。鏗然而鳴。漪蘭仰首視之。十一時矣。二人乃共入簾幃。同證蝶夢。

明晨。羅仲卽往告友矣。以遊武昌意。友笑問諸其母。亦表同情。乃決意渡江至武昌。漪蘭諸人梳妝既竟。已將午時。因留寓午膳。膳後。偕至江濱。乘渡船至武昌。武昌名勝。自是首推黃鶴樓。樓在府城西。黃鶴山上。屢興屢廢。今所存者。係張南皮所督修。南皮築輿路樓於上。高踞山巔。憑欄眺之。武昌全城盡在眼底。諸人卽首至黃鶴樓。由

正道而入。樓爲方形。高壯。闊麗。四望如一。諸人。歷級而登。直造其巔。史太夫人曰。好大建築。惟余覺其尙少曲折耳。友美曰。是樓。謂爲名勝。則可。謂爲古蹟。則不可。羅仲聞言。應聲曰。的確論。漪蘭曰。東顧。蛇山。西瞰。大江。巍然乎高峙。其間以覽勝論。鄂中樓觀。當以此爲最得佳趣。時。瑤仙方斜倚欄杆之上。友美至其旁。瑤仙指西方。曰。此何處也。似塔。非塔。似碑。非碑。果何物也。友美曰。此卽石鏡亭也。亦名石照亭。亭有巨石。臨崖如鏡。每至傍晚。斜陽一角。由水面映射石上。則燭然發光。洵有可觀。吾儕下樓而後。卽可往石鏡亭也。瑤仙領之。史太夫人願瑤仙詢以何言。瑤仙如友美之言告之。史太亦爲欣然。茗談少間。諸人卽下樓。至石鏡亭。瞭覽有頃。復至湧月臺。仙棗亭。諸處。盤桓一週。遊興闌珊。精神疲乏。卽乘輿至江濱。渡江而歸。其餘山水之勝。未及登臨。歸後。羅仲夫婦以起行之意。告諸吳氏母女。亦得同意。羅仲夫婦乃決定明晨附汽車入京。

翌日。天氣清明。羅仲夫婦遂離漢皋。自史太夫人以下。皆送之於大智門外車次。臨歧依依不勝惜別之意。羅仲期以旬日還漢。至遲亦不逾兩來復。彼此叮嚀珍重而別。自晨九時啓輪。至明日下午五時抵京。沿途長望綠水青山。殊堪娛目。耳是夕。下榻於平安旅館。征車甫止。喘息未平。卽不復出。羅仲預備明晨往謁吳氏父子。異鄉旅行人地。生疎正不可無良友爲之導也。以商漪蘭。漪蘭趨之。且曰。京師爲國都所在。繁華壯麗。甲於中夏。吾兩人今日幸來。隨觀若非彼等。待於漢上者。吾儕正可多事。盤桓也。羅仲曰。北方天地氣。究不及南方爲宜。此間蘆臨翰海。天晴則塵沙揚空。天雨則泥濘載道。艱若居此。久必生厭。偶或來此。則覺燦爛莊嚴。爲不易得耳。雖然。萬

壽山之秀麗。頤和園之明媚。風景非不佳也。奈專制帝王。挾為私有。吾儕小民。不獲問津。何漪蘭曰。郎言及頤和園。吾心滋痛矣。無論如何風景。吾總不願享此眼福。羅仲曰。卿何惡之深耶。殆以帝王所宅無乾淨土耶。漪蘭曰。君殆忘國恥歟。甲午之役。喪師辱國。果何故耶。非頤和園為之厲階乎。合肥以博一人之歡。心累兆民之殍。血捨海軍而營宮室。糜來劣艦。假鎗不敗。何待頤和園者。以吾視之。直仇敵耳。羅仲聞言。驚歎不置。旋且言曰。卿具此愛國心腸。余有愧。襟欵多矣。漪蘭笑曰。偶談及耳。弱女子那來學問。識力愛國。可空言耶。語已驟然。

明日羅仲肅其衣冠。往謁友笑之父克莊先生。並訪好友友竹。至則克莊因有要公。昨夜留值部中。未克晤。而友竹猶未外出。延羅仲入。歡然道故。各訴離緒。談次。羅仲直道來意。友竹笑曰。有情人終成眷屬。吾兄竟如願以償。蜜月旅行。其樂趣當有逾於閨房畫眉者。今也。一雙嘉賓。千里北來。余縱非地主。亦當聊盡微意。嚮導之責。自無待言。羅仲曰。酸秀才只合配黃臉婆。兄何謔余之甚。友竹曰。兄何謙抑。乃爾。謂李女士而為黃臉婆。恐走徧中國。無一非黃臉婆矣。雖然。若余者。并黃臉婆而不可得也。羅仲聞言。忽撫掌曰。我欲問兄中國婦女。誰非黃臉婆。不謂黃臉婆能謂黃臉婆。紅臉婆乎。友竹為之大噱。羅仲旋曰。伯母命余寄語吾兄。爾恩固不可忘。親命猶不可違。伯母倚閭情殷。吾兄何不歸省。友竹曰。余無日不思。省親。無日有暇分身。此心耿耿。若父知之。頗稔。家書屢來。余本定旋里度夏。今如是當再提前數星期。兄見吾母時。吾母康健猶昔乎。為人子者。雖無親愛之心。而况風燭殘年。寧忍遠離膝下。設非以隨侍老父故。余久掛冠而去矣。言下愴然。羅仲慰之。復以會合漢上。借遊西湖之事告。

友竹約友竹同行。友竹曰：且俟商之老父。苟可脫身，無不從命。談次，羅仲欲告別。友竹曰：余可借兄同往旅館，館中祇須遣僕人往請病假。羅仲却之。友竹固言無妨，即以請假事囑僕。偕羅仲往平安旅館。

既抵旅館，羅仲即介紹漪蘭於友竹。漪蘭知友竹爲夫君好友，且爲瑤仙之兄，應對周旋，頗爲慇懃。午後，三人乘汽車而出。至地安門外三貝子花園，園爲京華著名佳景，名花馥郁，奇樹葱蒼，松柏石碣，臺亭羅列，滿園殊饒風趣。三人入園下車，徐步清溪，瀉玉石磴，穿雲顚而樂之。行而坐，坐而行，迨至倦遊思歸，已夕陽西下時，即不復他往。逕返旅館。其後遊徧天壇、萬牲園、陶然亭、天寧寺、白雲觀、三清閣，諸景光陰如矢，不覺已一星期。友竹得其父之許可，告省親假一月，決議與羅仲夫婦偕行。

鬢紅曰：本回主旨在漪蘭與瑤仙結盟。余嘗謂小說家言，不論實有其事，或憑空結構，男女相逢，切忌唐突，而况爲名士美人寫照，更應爲留身分。若素昧平生者，一旦相遇，男誘女從，你戀我愛，是嫖客與妓女之行，爲如此寫來，不把書中人身分失盡乎？故本回寫漪蘭與瑤仙結盟，實爲後文伏筆。

寫鄂渚旅行文意，不在鄂渚旅行也。寫燕京旅行文意，又在燕京旅行也。有鄂渚一行，而漪蘭出現，友芙夫婦出現，有燕京一行，則友竹又出現，無意之中，將本書人物次第牽出行文之奇運思之巧，豈率爾操觚者所可擬比？瑤仙與友竹在書中有賓主之分，故敘述遊京情形不及漢上之詳，所以示分寸也。

漪蘭口俐齒伶，對付羅仲，語固是錦心繡口。美人吐屬，而繡盟之前，與瑤仙一番周旋，旁敲側擊，異常靈活。

尤見靈根慧心妙不可喻。無怪孫仙惶惶相惜。願與爲異姓姊妹也。

第四回 客裏話情幾番示意 湖濱驚豔一見傾心

朝去朔方春歸南國。羅仲夫婦偕友竹乘京漢汽車南下。不復赴津。恐史太夫人等久遲於漢上也。既抵漢口。仍過金臺賓館。史太夫人見愛子歸來笑逐顏開。顧語維仲曰。予屢函促遲迄不歸。乃得公子一言。即欣然就道。余甚感汝友竹曰。兒豈不念阿母。夜深人靜。夢到家鄉。彷彿承歡膝下。及乎醒來。知其爲夢。未嘗不淚沾衾枕也。設羅仲不來京。兒亦擬歸省。特無如是之速耳。史太領之。諸人復談他事。友笑語羅仲曰。賢伉儷遊興正佳。此行何匆匆未及旬日。卽賦歸歟。羅仲曰。獨遊不如與衆共遊。此行未往津門。僅留燕京五日。略觀國都勝概。余固樂與賢昆仲偕遊。丙子尤願追隨伯母諸人之後。故如約而返也。漪蘭曰。余自離漢而後。蒼茫南望。秋水懷人。未嘗一刻不思。瑤妹都門風景。縱好。余實無意流連。故歸期迅速也。史太夫人曰。命儕侶宜爾。爾自少夫人行後。瑤兒亦覺邑邑寡歡。余初以爲此特小女痴腸耳。寧知少夫人亦然耶。瑤仙曰。吾誠不料蘭姊南歸。如是之速。小別重逢。愈覺親愛。大抵愛力隨思力而增。愈思愈愛。因愛益思。蘭姊汝亦覺有如此情。景乎。漪蘭領之。有間分往蘇室談話。史太夫人與友竹偕。沈氏則侍其姑側。漪蘭與瑤仙俱。羅仲友夫不欲擾諸人談興。乃出外品茗。樓頭雙影共訴離情。漪蘭攜瑤仙之手。至其室中。且笑且語曰。十日相思一朝晤。面怏何如。瑤仙曰。大雅胸襟。果具何等毅力。令人傾倒。乃爾漪蘭曰。余方欲以此問妹。乃妹先余問耶。瑤妹設余易叙。而弁者。更不知將若何。

愛汝。瑤仙笑曰：誕生之時，曷不與閻羅老爭之？漪蘭亦笑曰：處子亦動情耶？瑤仙聞言，耳際頓湧紅雲，靦然言曰：人非木石，誰能無情？願吾輩女子當視情如生命之重，不可妄有所用，頃所云云，承姊上文而博一粲耳。姊愛我，何必戲我？漪蘭曰：吾輩情逾同胞，素無畛域，更有何語不可道？余特信口言之，幸妹無存他意。有問：瑤仙曰：余愛姊之情，覺除吾母而外，無人可與比擬。漪蘭悽然曰：妹有母，余獨無母，傷哉！余也。瑤仙見其然，立慰之曰：姊雖無母，然姊不必俟母之愛，自有有人愛姊也。漪蘭悲容稍斂，即問曰：妹試言何人愛余，而能及吾母之愛？余得勿妹乎？然妹愛余，余亦愛妹，余總不及妹之長受慈蔭也。瑤仙含笑不答。漪蘭悽然有悟，乃曰：誠然誠然，彼甚愛余，余亦愛彼。然妹異日亦有人愛妹也。瑤仙曰：姊母唱舌令人難堪。漪蘭曰：妹視余，仇儂之情，何如？瑤仙曰：鷄鶩鱗鱗，亦倡亦隨人間。夫婦愛情之篤，無有逾於質，仇儂者，漪蘭曰：妹慕余乎？世間多有情人，妹當放開慈眼，善自物色，撫問身世，果當何託？設有不慎，偶及齊大，則一失足成千古恨矣。妹乎，此言余實推誠言之，幸妹毋以謔語相視。瑤仙聞言，殊深感激，願賦一語，惟頹點其首耳。

有間，漪蘭曰：吾家結廬裏湖之濱，去小萬柳堂不遠，樓榭亭臺，風景尙不惡。吾夫昆仲四人，長兄早故，有弟二俱肄業於高等學堂，三弟彭叔岳，貌尤佳，吾夫嘗語余幼而不學，壯而無成，一家所望盡在彭叔，余因此而知彭叔之不凡。漪蘭言時，狀至輕淡，若有意又若無意。瑤仙聆時，亦殊落寞，若介意又不介意。實則言者確具深心，聽者亦未嘗不神注也。瑤仙旋曰：美人名士聚集一家，山色湖光，耀臨四壁，姊姊誠多福哉。漪蘭曰：幸不凍餒，那得云。

福若妹則異日幸福未可限量父爲巨擘兄亦名士以門楣論以家資論已當嫁得金龜婿而况益以絕世之才傾城之色若非金屋繡幕珠圍翠繞語未終瑤仙急止之曰姊何苦來又謔我矣姊苟有所不悅於余不如直搗痛快嘗余爲執袴兒何必說來如此天花亂墜耶潯蘭乃含笑謝過曰妹無怒余知妹余信妹賢頃所云云賂試妹心耳瑤仙曰姊何爲試余心毋亦太深心乎潯蘭笑應之若有所言而卒不出諸口

眉可聽目可語慧如瑤仙夫豈不解潯蘭所云特潯蘭既隱約其辭瑤仙亦未能斷其意耳潯蘭旋復別讓他事賂述北方佳景瑤仙聞之津津有味此時芳心一脈若起無限感想殊覺新夫締蜜月旅行爲可慕耳潯蘭又曰足未躡國土一步已多見所未見者外國更不知如何也瑤仙曰姊言誠然吾輩苟能乘舟破浪萬里長風壯遊歐美諸大陸一週此生爲不虛矣潯蘭曰願妹異日如願以償瑤仙曰仲哥學貫中西巴黎爲舊遊之地姊欲往遊一啓齒事若余則恐徒勞夢想耳潯蘭不語顧視而笑漸且言曰彭叔亦頗有遊學之志其言突然而來於下文毫不連續瑤仙聞言鹿撞心頭不知所對思少頃乃起立曰竹哥新自都門歸久別重逢余當返阿母室中賂彼離情少待再來視姊潯蘭亦不强留含笑目送之

榴花夾道馬蓋飛香焦雨一天花車引翠明日史太夫人以次俱啓行主僕共十人一路行來山青水綠在在足供玩賞諸人急於赴杭道經滬濱亦不停驂即買舟過錢塘江臨安爲古帝王居風號繁華自拱辰橋互市以來西湖遊客益多冠蓋雲集文人雅士或樂坐湖濱以遠高蹈之志羅仲之父其一也其父望雲先生別字宦海歸

樁客仕清任觀察使。歷擢汴省要篆。家頗富有。後以不得省吏歡心。掛冠歸里。築別墅於裏湖之濱。以爲娛老計。死後。羅仲兄弟承襲遺產。羅仲尙有母在。母氏劉。故大家女。爲人英明精細。望雲故時。羅仲年僅十五。以長以教。皆太夫人之劬勞也。

諸人既抵杭州。羅仲夫婦介紹史太夫人以次寓居惠中旅館。館在西泠橋畔。離黃氏別墅極近。以便明日遷徙較易也。事竟。羅仲夫婦雙返家。佳兒佳婦遠遊歸來。劉太夫人見之自必笑顏。遂開天倫之樂。蓋可知矣。羅仲旋以吳氏諸人來杭。事告其母。劉太夫人亦爲欣然。漪蘭情不自禁。忽笑語其姑曰。吳家瑤妹殊豔。屬可與三弟結。葦蘿也。劉太夫人聞言。急詢以詳。羅仲目視漪蘭。若責其唐突者。漪蘭覺悟之頃。紅潮上泛。轉爲緘然。老人解事。卽亦不再詰矣。

有間。劉太夫人語羅仲曰。潮音樓頗清潔。汝可督飭黃貴往整潔之。余意明日可迎吳家諸人來也。羅仲唯唯立呼黃貴同至潮音樓。劉太夫人見羅仲他去。卽詢漪蘭以頃所言者。漪蘭曰。兒婦漸得一好友。卽吳家瑤妹。瑤妹之美。桃李不及其豔。冰雪不逮其潔。非兒婦所能及。其萬一今亦隨侍其母來杭。頃者所言兒婦。實出於傾倒之忱。吾姑幸毋認真。劉太夫人聞言。惟笑頷之耳。究不知老人心中其默許否耶。

未幾。羅仲趨至。顧劉太夫人曰。兒已將潮音樓佈置整潔。惟樓僅三間。吳家人多。未知能敷用否。劉太曰。僕婦可以另居。以中一間爲憩座。兩旁二間爲寢室。較分居熱鬧多也。羅仲曰。僕婦早晚皆須侍候。不宜另居。劉太曰。既

乃爾樓旁竹映軒。汝可并往掃却塵埃。且俟與夫人來再定如何安置之法。羅仲又應命而去。竹映軒在湖音瀟之西。綠竹漪漪環屋。而種軒以是名。屋僅一間。綠窗淨几。亦具佳趣。且竹影橫斜。綠蔭環照。炎夏來此。尤覺清涼。羅仲爲歡。迎嘉賓。故陳飾俱擇家中珍品。名人真蹟。四壁殆徧。八音之琴。俗名批耶諾。千里之鏡。都新從海外購得者。價值在二千元以上。餘如楠香木之几。椅雲母石之屏。風形式雕刻。皆有古樸之氣。是軒離湖音樓不三十步。湖音樓背水而建。每值風雨。夜鶯輒聞。波濤湧之聲。如排山倒海而來。樓以是名。竹映軒離水濱不遠。亦能聞怒潮之不平鳴也。竹映軒爲望雲齋。主人之所聽潮樓。則讀書堂也。望雲既故。羅仲遊學於外。兩弟肄業於棧。是樓是軒。久無人寢處其間矣。

是日之晚。羅仲夫婦聚語閨中。羅仲曰。余已將湖音樓竹映軒酒掃一過。友笑夫婦可居竹映軒。友竹等可居樓上。敬且適矣。漪蘭曰。郎以八音琴置軒中。美夫人恐非能彈。此調者。莫若使瑤妹居之。軒去春深院不遠。吾姊妹往返亦較近也。羅仲曰。瑤妹獨居一室。寧不胆怯。耶。漪蘭曰。有婢媪伴之。當無所懼。且葦室離吾夫婦所居亦未嘗遙。吾姑何以獨居其間而不之畏。耶。羅仲曰。余亦念及之。軒中佈置誠最宜。於瑤妹特恐。瑤妹願居。伯母亦未必放心也。漪蘭笑曰。余苟往伴瑤妹。郎允之否。羅仲亦笑曰。是烏乎可。羅韓錦。帳雙棲。雙宿。余自結褵以來。從未獨守寒衾。只卿與老母閒話。嫻嫻來。遲余已覺寂寞難堪。而况清冷終宵乎。是烏乎可。漪蘭聞言。俏臉橫。嗔蛾眉。微蹙。似嗔似喜之態。有非言辭所能描寫者。旋言曰。余特與郎戲耳。余寧忍使郎獨守寒衾哉。余雖愛瑤妹。

窈不如愛郎之深。以余私心揣之。瑤妹來矣。自有人遠於余之愛。彼者羅仲晒之固。聊木操心矣。言次忽聞。窗外梧桐枝上。呼呼而鳴。發聲甚厲。羅仲曰。天忽起風。明日恐將雨也。兩人推窗視之。雲欲晴。空夜色如洗。羅仲曰。青天無片雲。似不至。下雨夜漏。沉沉宵聲。漸緊。吾儕可速安寢。長途僕。寢處不安。但何容易。挨到今朝。春宵一刻。值千金。好辰光。莫錯過。漪蘭聞語。以纖指搔其面曰。郎何涎臉。若是阿儂。爲汝羞煞矣。羅仲亦不之答。前牽漪蘭之腕。並肩入繡幃。

明日羅仲夫婦偕往西泠橋畔。迎吳氏諸人於惠中旅館。諸人遞辭再三。而後允。諸僮至黃氏別墅。劉太夫人整蕭裳服。迎諸人於南湖草堂。彼此先行相見。禮就坐之頃。劉太夫人先進謝辭。史太夫人謙遜不遑。旋導諸人遊覽。別墅出南湖草堂。東折登假山。層巒疊石。邱壑絕佳。山之巔。株茅爲亭。名水滢。登亭東望。白浪滾滾。萬壑波紋。激宕上下。投以片石。則水鳥拍拍。鷺飛游魚受驚。潛溢水底。西望則別墅全景。歷歷在目。下假山。渡曲橋。入湖心亭。亭非臺榭之式。係歐洲運來之石。枋雕刻之精。裝飾之麗。徵特秦淮畫舫所不及。卽頤和園內之石船亦不過若。是史太夫人視之。稱許不置。劉太夫人曰。是亭建築。繁費經營。當時交通未便。歐洲商舶來者不多。卽轉運一層。所費已在千金之上。瑤仙曰。伯母環亭。偏栽荷花。夏日來此。周旋紅苞綠萼。間風景當必更佳。劉太夫人曰。池中荷花。紅白兼備。去歲開花。獨盛。且有並蒂蓮。落枝既有佳種。今年當必續開。漪蘭聞言。微語瑤仙曰。蓮開並蒂。主何佳徵。妹思之。瑤仙亦低聲答之曰。蓮開並蒂。正姊子歸之吉兆也。漪蘭笑曰。恐今年還須開也。瑤仙

無言可答。遂不之顧。諸人在亭上環繞一週。仍過曲橋。回步至枕流小樹。樹在假山北麓。臨水而居。再北則湖。昔樓也。樹本玻璃花廳。近年羅仲兄弟改爲藏書室。其間不事裝飾。惟遠自秦漢典籍。近及英法史書。琳琅滿架。耳諸人在意外。瞻視少頃。卽逾草地至湖。香樓劉太夫人願史太夫人曰。是樓及竹映軒。余昨日命羅仲整掃一週。以備夫人公子少夫人姑娘等駐足。史太夫人曰。如此叨擾。心殊不安。劉太夫人又曰。舍下自先夫故後。門庭冷落。嘉賓不來。能得貴人寵降。喜不可言。蓮云。勞耶。言次。衆已歷梯登樓。樓之中間。几椅齊列。衆俱就坐。侍婢進茗。既復瞻視兩旁之室。卽下樓至竹映軒遊覽。一週再西至春深院。春深院之裝點較他室。獨麗蓋羅仲夫婦結婚。未久。猶有洞房氣象也。春深院之西有小室一間。曰半移。其間相隔一河。河與荷池貫通。河之終點有迴廊。廊卽春深院往半移之路也。半移之南爲壽萱室。壽萱室之西北爲燕翼堂。燕翼堂之南爲樓花館。樓花館之西北則冷香居也。冷香居深藏梅林之中。風致絕佳。劉太夫人本擬以此地安置吳家諸人。特時方梅花凋謝之際。而此地又獨於西隅。故擇湖香樓與竹映軒也。樓南濱河之所有釣魚台。釣魚台。釣魚台。隔岸爲花房。花房之東卽別墅正門。釣魚台與花房之間並無橋梁。可通。蓋有河爲界。而壽萱室燕翼堂冷香居。諸處皆深居內府。無直貫之嫌矣。諸人遊覽既過。復至南湖草堂。已將午膳時候。玉杯象箸羅列滿席。劉太夫人曰。夫人等初次降臨。本應置辦盛筵。特倉猝之間不及完備。殊欠禮耳。史太夫人曰。夫人言重。今日何日。主人情重矣。滄蘭曰。吾姑已往。延劉氏諸姊妹來陪嘉賓。今日星期六。三弟四弟亦由外子函囑。午膳歸家少待。皆當來也。語聲未終。忽聞堂外有笑語聲。滿

蘭急起立曰劉家諸姊妹果至矣甫及階諸女郎已至前同聲向漪蘭曰新嫂歸來矣漪蘭笑頷之款語入諸女郎向劉太夫人問安既滿蘭一一介紹於吳氏母女劉家姊妹四人長曰蕪華次茜華再次蕪華蕪華最幼劉太夫人有第二一字敬亭一字穆亭蕪華爲敬亭所出茜華蕪華則穆亭所生也四人之中蕪華最美蕪華奪桃花之影神凝秋水之波蕪華茜華俱已出閣蕪華明眸皓齒亦斌孺可愛漪蘭介紹方罷而彭叔昆李歸矣見夫貌光鬢影綺集一堂踴躍不敢遽入劉太夫人遙呼之曰兒等可遽入向吳家伯母請安彭叔聞命乃偕邁季同入劉太夫人卽指語史太夫人曰此三小兒與四小兒又語二人曰可速向吳家伯母叩安彭叔昆季趨前行禮竟羅仲復爲介紹於友芙昆仲及瑤仙瑤仙見彭叔心憶漪蘭所云不禁紅上桃腮春牛寶壓與彭叔免行一體卽復他顧彭叔昆季旋亦就坐史太夫人獨注目彭叔瑤仙亦時偷眼相覷神采凌雲丰儀照日玉山朗朗琪樹亭亭若個兒郎誠可人意彭叔環視衆美亦覺瑤仙乘獨異四眼相照不期目成瑤仙於含情脈脈之中更懷含羞答答之態尤足令人神往時四華與黃吳兩家姑嫂雜話家常瑤仙聞亦和之故雖兩小時相儷視而衆人俱不覺也無何筵備矣劉太夫人乃款衆賓入席

薑紅曰本同主旨在諸人偕返西泠橋畔第二第三兩回嚶嚶叨叨洋洋數千言而目的所在盡在衆美綺集西湖之濱東牽西引次第出場如演劇然生旦丑淨不能並時同上舞臺必使之接序而並也黃氏別墅結構頗佳所題樓臺亭榭之名亦極鉤心鬪角之能

本書凡十美人本同又出劉家四華合瑤仙及羅仲之妻友美之妻出場者已七人矣敘述繁華較他華獨詳蓋繁華亦本書重要人物落筆應有分寸也

彭叔瑤仙初次相遇兩心相印妙處盡在不言中若一交談則未免有唐突之嫌矣

第五回 琴感知音我來不遠 花開解語卿本多情

水陸具陳珍饈滿席紅縵青鱗水疊土紗之屬皆西湖名產主人情重以供嘉賓席凡三中間一席史太夫人向南坐左爲薜華右爲蕭華左次爲薜華右次爲主席劉太夫人居之左首一席沈氏瑤仙並向南坐薜華居左游蘭居右右首一席友美昆仲並向南坐羅仲兄弟三人分居左右爲伴席定吳家諸人再遜而後就座酒一巡衆賓起立道謝劉太夫人曰匆匆置備殊多簡慢湖上佳品以蟹爲最蟹色淡青迥異他地所產雄名狼臙雌稱博帶昔人詩云久厭蘋蘩歷下節眼前湖上得雙蟹其美可見九十月間最爲得時今日竟未覓得此席殊不愜意史太夫人曰纍纍滿前者非佳品耶此非蟹極之枇杷乎若非玉泉之楊梅乎但何容易嘗得異味夫人何謙乃爾令余等益覺不安矣酒次羅仲發起合盞蘭曰諸姊妹初次相逢行動已覺拘束若復行令統膜汁費精神益如傀儡木偶矣饒會正多不必定須今日今日第求暢談耳羅仲曰飲啜酒殊無謂今可通融辦理在座諸人各說故事一則能得一堂粲然非暢談之尤乎劉太夫人曰女兒家多口澀豈能個個如汝啞舌余意說否可以任意不必強人也諸人聞言爾聲贊可於是劉太夫人命羅仲先言羅仲思少間乃曰余自巴黎返時同行有斬

婚夫婦一雙。蜜月旅行。恩情正篤。男子偶至吸烟室。汽車經隧道時。電燈未啓。不辨一物。男子匆匆返座。欲乘黑暗之頃。與新婦行接吻禮。詎知鄰座者亦一妙年女郎。男子暗中摸索。誤以爲妻。竟抱女郎而吻之。女郎頓時大怒。窮辱有加。男子自知魯莽。惟忍氣吞聲。耳言次。衆爲大噱。友笑曰。吾兄方作新婚旅行。此事大約現身說法也。羅仲一笑。置之。漪蘭則醜顏益暈矣。瑤仙曰。今當蘭姊續說。苟復有旅行佳話。下晚尤所樂聞。漪蘭曰。瑤妹博聞強識。大巫當前。安有小巫演技餘地。瑤仙知漪蘭故意作弄。亦不願說。漪蘭曰。都是羅仲作。備說什麼故事。仍是瞎費心思。自就拘束。羅仲曰。若然。余當取消前說。猜拳喝酒。何如。友笑喜毋戰。力贊其說。羅仲乃就本席五人作戰。五魁手四喜三元鬧過。一回酒意已酣。史太夫人起而辭席。又道謝意。劉太夫人允之。即令侍僕撤席。復取虎跑之泉。袁龍井之茶。味甘而香。異常適口。諸人俱稱許勿置。

下午二時。薜華茜華相繼辭歸。薜華薜華俱允留宿。蓋薜華既已適人。不及薜華之自由也。劉太夫人乃命僕婦往潔櫻花館。爲薜華姊妹下榻。漪蘭曰。瑤妹居竹映軒。余在春深院。櫻花館離此二處甚遠。過從似覺不便。劉太夫人曰。櫻花館而外。更無適當之處。枕流小榭。非不適宜。奈滿室藏書。搬運維艱。冷香居太僻。靜燕翼堂不出旬日。別有他用。姑居櫻花館可也。漪蘭唯唯。僕婦乃往潔櫻花館。

櫻花館者在壽萱室之西南。四圍遍栽櫻花。新自東洋購來。高者不逾五尺。是花爲日本名花。高者可數丈。當二三月間。萬樹齊放。滿山盡赤。風景絕佳。日本有櫻花國之名。向以櫻花喻美人。惟大本不能移植。中國移來者皆

小本也是花。先花後葉。與中國桃花彷彿。當此時節。已綠葉成陰矣。僕婦既洒掃潔淨。還報漪蘭。以告蘇華姊妹。姑家隨屬至戚。二華又常來居住者。不俟漪蘭作導。卽雙雙偕往。漪蘭乃伴吳氏姑媳。母女同至湖。音樓劉太夫人亦偕行。行次。漪蘭微語瑤仙曰。竹映軒深居綠蔭之中。別有清致。妹苟不胆怯。卽下榻於此。是余兩人過從較易也。瑤仙曰。且俟與吾母商之。言次。至湖。音樓矣。歷梯而登樓之中間。裝飾殊麗。粉壁白淨。漆頂光澤。地鋪彩紋之氈。室滿紅木之器。壁上懸掛東西洋油畫。鑲以玻璃鏡架。若者爲東美人春睡圖。若者爲西美人出浴圖。若者爲東西洋風景圖。光怪陸離。引人入勝。兩旁臥室之佈置。俱用外國器具。銅床鋼墊。皮榻。椅無一非舶來品。俗巧輕便。遠勝國貨。諸人在樓上坐定。瑤仙以漪蘭所云。請於其母。史太夫人曰。汝以伴余爲當。平日深鎖閨中。貓鳴狗吠。猶爲胆寒。寧取獨居。耶。瑤仙曰。蘭姊之意。以爲竹映軒近春深院。吾姊妹往返較易。故佈置之。頃卽以批耶拿置軒中。且寫字臺。入寶箱等。無不畢具。兒實樂居彼處。能得侍琴爲伴。無所慮矣。漪蘭曰。侍余之秋。此人頗有肝胆。余當使隨。瑤妹。史太夫人曰。如此甚佳。兒可往居竹映軒也。瑤仙唯唯。於是議定。友芙夫婦居樓之左室。史太夫人與友芙竹居右室。於右室增置一床。今日時宴。期以明日遊湖。

日星潛隱。風雨逞狂。老天不做美。徧來作弄人。昨宵本已發風。是晚果然。下了一夜滂沱。泥濘。戴道遊湖之約。只得展期。瑤仙滿望。早日飽瞰湖山勝景。至時殊爲於邑。長晝無事。信口作歌。譜春之暮。一闋曰。

楊花飛絮春光暮。殘紅映碧樹。啼鶯個個怨東風。春去如流矢。鷺角海棠。醉欲眠。轉眼槐陰。落花。落花。太勿。

美人福

F調 $\frac{4}{4}$

春之暮

歌成。撫琴而歌曰。勿回首猶浮夢。

5̣. | 1̣.1̣ 1 3 | 2. 1 2 3 | 1̣ 1 3 5 | 6 - 0 |

揚 花 飛 絮 春 光 暮 殘 紅 映 翠 樹

6 | 5̣.3̣ 3 1 | 1. 1 2 3 | 1̣.6̣ 6 5 | 1 - 0 |

啼 鶯 個 個 怨 東 風 春 去 如 流 矢

6 | 5̣.3̣ 3 1 | 2. 1 2 6 | 5̣.3̣ 3 5 | 6 - 0 |

鶯 角 海棠 醉 欲 眠 轉 眼 槐 蔭 路

6 | 5̣.3̣ 3 1 | 2. 1 2 3 | 1̣.6̣ 6 5 | 1 - 0 ||

花 開 花 落 太 匆 匆 回 首 猶 浮 夢

歌聲起處。琴韻。喉。喉。喉。宛轉。萬下。疾徐。抑揚。頓挫。極盡。歌喉之妙。歌罷。餘音。嫋嫋。猶繞梁。三匝。也。方欲。重撥。繼指。別彈。新調。忽聞。室外。有人。呼。吸。聲。呼。侍。琴。不應。呼。歎。頻。又不。應。瑤仙。訝之。起立。推。窺。左右。顧。視。乍見。彭叔。徘徊。於。蓬。外。草地。之上。兩人。目光。適。成。直線。彭叔。以。瑤仙。爲。嘉賓。既。經。數。兩。理。應。領。首。瑤仙。以。彭叔。爲。地主。斷無。寄居。其宅。而。陌視。其。生。之。理。兩人。各懷。一念。不期。相與。一笑。彭叔。先言。曰。頃。聆。世。妹。歌。音。真。是。祗。應。天上。難。得。人間。覓。寰。一曲。不能。專美。於。前。也。瑤仙。曰。世。兄。言。重。巴。音。俚。句。誤。入。尊。聽。能。勿。令人。笑。煞。彭叔。曰。歌詞。爲。世。妹。所。新。製。平。瑤仙。曰。然。閒。坐。無。聊。偶。一。爲。之。不。圖。有。酒。尊。聽。也。彭叔。曰。今日。既。已。兩。賓。明。朝。道。上。當。乾。即可。遊。湖。也。瑤仙。唯。唯。彭叔。方。欲。再。言。而。侍。琴。適。自。外。至。一。聲。公。子。驚。散。鴛。鴦。彭叔。即。轉。其。語。氣。曰。家。母。寄。語。世。妹。曠。可。過。壽。堂。室。榻。談。言。罷。領。首。而。退。

侍琴入室。笑語瑤仙曰。婢已爲美夫人。獲。竟。黃家。羅。夫。人。在。美。夫。人。處。即。當。借。來。瑤仙。心。有。所。思。雖。聽。不。聞。侍。琴。解。意。即。不。復。語。已。而。漪。蘭。靜。娟。聯。步。而。至。漪。蘭。先。言。曰。瑤。妹。好。大。什。興。清。脆。流。利。歌。音。直。到。春。深。院。也。瑤仙。笑。存。之。靜。娟。曰。昨。宵。安。乎。阿。姑。頗。念。妹。也。瑤仙。曰。大。好。園。林。風。雅。如。許。復。何。所。怯。漪。蘭。曰。妹。能。爲。余。再。奏。一。曲。乎。瑤仙。曰。不。彈。此。調。已。將。一。月。候。間。腕。下。俱。登。生。澀。柿。果。勿。笑。妹。嘗。戲。謔。漪。蘭。曰。妹。烏。用。作。謙。遜。語。人。愛。聽。妹。之。歌。余。獨。不。愛。乎。言。次。即。往。啓。琴。蓋。趨。瑤仙。奏。歌。瑤仙。聞。漪。蘭。之。言。似。有。所。指。一。思。索。間。猛。然。有。悟。遂。自。奉。深。院。往。湖。音。樓。必。經。竹。映。軒。何。以。過。我。門。而。不。入。乃。先。至。美。娘。處。此。中。殆。有。故。耶。思。至。此。以。靜。娟。在。座。亦。不。便。詰。漪。蘭。之。而已。

謔從漪蘭之請重奏春之暮一闋奏罷。漪蘭又曰：無怪聞之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瑤仙聞言益爲惶惑。忽聞侍琴在簾外高呼：史太夫人至。靜娟急起迎之。漪蘭欲往。瑤仙手掣其衣。漪蘭會意目視瑤仙以待其語。瑤仙恐史太夫人等卽至急不擇辭直詢頭者云：果何所指。漪蘭笑曰：余聞妹歌聲卽出春深院擬來妹室。遙見三弟獨立軒外倚聽妹歌。正到好處。彼心有專屬未及見余亦不願問其佳趣卽繞道至潮音樓語未終。史太夫人已僮靜娟入室。漪蘭恐靜娟起疑卽不復語。前扶史太夫人曰：伯母亦來耶。余方懇瑤妹奏歌。伯母既來聞之當必笑逐顏開。史太夫人爲之莞然。漪蘭又曰：瑤妹快再奏歌。伯母未聞佳曲先開笑顏。老人喜可知也。瑤仙果如漪蘭言出平生之能奏春遊之曲。字音清利聲調悠揚。一拍一節靡不動人。歌次漪蘭贊賞不止。史太夫人則含笑而已。

史太夫人坐少間。語瑤仙曰：余當往善堂。汝姑嫂可從余往伯母處問安。瑤仙欲舉聆漪蘭所言。意若有躊躇狀未及卽答。靜娟卽曰：余侍阿姑先行。瑤妹可從。蘭姊後至。史太夫人頷之。卽與靜娟先行。瑤仙乃語漪蘭曰：幸姊畢其辭。漪蘭曰：余言已竟。更有何辭。瑤仙知頃者與彭叔問答之語。漪蘭實不知亦不再詰。漪蘭旋曰：今日既無所事。故外子約令兄在冷香居作竹林之遊。妹樂此乎。妹倘樂此。余當往告劉家兩妹。合妹與靜姊可別成一局也。瑤仙曰：余於此道素未講究。吾母甚樂之。姊苟有興往告吾母當必欣然允從。漪蘭曰：若然。妹太寂寞矣。瑤仙曰：美嫂於此道亦不善。長余正不慮寂寞也。漪蘭唯唯。卽與瑤仙出軒。攜手往善堂。纔過半簷卽聞麻

聲知羅仲諸人已下局入書室。瑤仙趨向劉太夫人。行禮。漪蘭見吳氏姑媳俱不在室。以問其姑。始知史太夫人已偕靜娟往冷香居觀戰矣。因以別成一局之意告劉太夫人。劉太深慰其意。漪蘭乃偕瑤仙至冷香居。吳氏姑媳果在局。凡四人。羅仲兄弟東西坐。友美兄弟南北坐。見漪蘭瑤仙入。諸人俱起立爲禮。漪蘭即以頃者所言請於史太夫人。史太夫人領之。漪蘭復走告。變華姊妹意似勿願。漪蘭知雙華與友美兄弟甫相識。面聚博一堂地。點史太夫人曰。此間頗熱鬧。卽就此何如。變華姊妹意似勿願。漪蘭知雙華與友美兄弟甫相識。面聚博一堂必多拘束。因語史太夫人曰。伯母櫻花館各成物備。卽往彼處何如。史太諾之。六人乃相率至櫻花館。

手談之頃。靜娟侍於史太夫人之旁。雖不甚解。然亦可補助老人目力所不及也。瑤仙旁觀少頃。卽返竹映軒。意有所思。心殊不寧。靈臺方寸。間忽忽若有所失。人非木石。誰則無情。彼及時之名花。安能如古井之不波耶。侍琴見瑤仙狀態。笑詢之曰。女公子何不往觀。捉雀而獨悒悒歸室。瑤仙曰。余樂靜耳。侍琴不語。取茗以進。瑤仙接之。入手。目注窗外。修竹定晴。凝神屏氣。歛息侍琴。立於其側。不解所以。忽聞兵兵一聲。而杯傾茗覆矣。瑤仙神魂爲之返舍。方欲呼侍琴而侍琴已取手巾至。急爲瑤仙拂拭。靈眼瑤仙曰。昨夜失眠。睡魔忽至。故至失手。幸沾毫末。多不爲害也。侍琴唯唯而中心竊訝之矣。

亡何。瑤仙獨步至假山之麓。山麓偏植冬香。間以草蘭。圃之四週。圍以鐵欄。其內或種紫羅蘭。或栽茶葉花。或植杜鵑。牡丹。凌露。素馨。海棠之屬。五光十色。不一而足。紅苞綠萼。間大足使人怡情悅目。故瑤仙獨自來此。以玩佳。

烹。精。抒。幽。情。凌。波。款。款。玉。立。亭。亭。花。光。人。影。相。與。映。輝。花。爭。人。豔。人。比。花。嬌。渾。不。辨。人。花。孰。妍。也。尋。小。徑。而。上。傳。旁。有。草。圃。一。圃。內。置。白。蘭。兩。盆。微。風。過。香。入。沁。脾。瑤。仙。駐。足。圃。旁。遙。嗅。馥。郁。之。氣。清。芬。觸。鼻。神。思。爽。然。正。神。往。間。乍。聞。足。音。蹙。然。歷。級。而。上。回。首。顧。之。則。彭。叔。也。意。外。相。逢。又。驚。又。喜。方。欲。與。言。彭。叔。已。趨。前。曰。世。妹。獨。在。此。耶。雅。人。深。致。比。衆。不。同。瑤。仙。曰。余。非。不。樂。手。談。實。病。未。能。世。兄。何。事。來。此。殆。已。終。局。乎。彭。叔。曰。余。本。不。嗜。此。特。爲。衆。所。強。今。已。使。蓮。季。代。庖。偶。來。此。間。吸。取。新。氣。不。期。又。與。世。妹。相。遇。吾。輩。意。與。何。如。出。一。轍。也。瑤。仙。閉。言。爲。之。嫣然。旋。曰。此。間。紅。酣。綠。醉。登。高。一。望。如。入。山。陰。道。上。絡。繹。不。絕。余。誠。樂。之。人。生。能。得。培。紅。栽。綠。亦。是。第。一。等。福。福。吾。家。故。園。茅。舍。數。楹。竹。籬。幾。曲。遠。不。逮。也。彭。叔。曰。世。妹。所。言。何。與。余。意。若。合。符。節。當。此。春。明。時。節。萬。樹。齊。放。百。花。爭。妍。芳。草。成。茵。綠。陰。簇。聚。一。種。欣。欣。向。榮。之。態。令。人。對。之。意。興。爲。之。活。潑。思。想。爲。之。開。展。故。敵。園。栽。花。種。竹。不。留。隙。地。今。得。仙。趾。下。降。謬。蒙。贊。賞。居。然。有。個。紅。閨。知。已。余。將。喜。而。不。寐。矣。瑤。仙。曰。大。抵。名。士。與。名。花。有。夙。世。姻。緣。猩。猩。相。惜。那。得。不。愛。彭。叔。曰。名。士。余。不。敢。當。世。妹。非。美。人。乎。余。意。美。人。前。身。是。名。花。名。花。爲。美。人。之。影。美。人。名。花。夙。有。不。解。之。緣。宜。世。妹。之。愛。花。也。瑤。仙。聞。彭。叔。譽。爲。美。人。梨。花。之。類。遽。泛。紅。潮。僂。首。不。能。仰。視。含。情。脈。脈。不。答。一。辭。彭。叔。亦。不。立。有。頃。各。有。所。言。各。不。欲。言。相。對。悄。然。更。增。情。意。又。有。頃。彭。叔。曰。世。妹。吾。儕。可。往。水。涯。亭。坐。談。呆。立。此。間。殊。覺。無。謂。瑤。仙。聞。言。却。之。不。可。行。則。益。覺。羞。澀。心。方。踟。躕。難。決。足。乃。不。期。而。行。同。至。水。涯。亭。亭。有。石。磴。兩。人。並。肩。坐。下。瑤。仙。曰。蘭。姊。等。將。終。局。矣。彭。叔。知。其。意。卽。起。立。曰。世。妹。且。坐。余。去。去。少。待。卽。來。瑤。仙。領。之。彭。叔。乃。去。

獨坐空亭心潮乍湧。瑤仙回念彭叔。舉動深情。款款溫語。綿綿實可人意。然而相逢未久。便說愛情。吾輩女子。固視德性如第二性命。如是則難免輕薄之誚。吾之人格。不將爲彭叔所輕視乎。是於風光旖旎之中。當鴛鴦不可犯之色。若即若離。不即不離。抱定此八字爲宗旨。彼果知我必不我責也。思竟起立外視。忽聞一片歌聲。起自湖上。天籟聲聲。樂也洋洋。視之則湖中有小艇一。桂棹蘭漿。隨波上下。歌聲則發自舟中。所歌爲田家樂之曲。瑤仙聞歌爲之怡然。亦信口而吟曰。

幾尺桃花浪。應知煖意多。綠波浮釣艇。隔岸聽漁歌。

吟聲未罷。彭叔猝至。笑語瑤仙曰。世妹與致真佳。余來時頗聞餘音也。瑤仙回顧間。蟾鱗低俯。紅入畫。雲似蓬。偃詞之瀟灑者。旋俯首言曰。又被世兄聽去矣。彭叔曰。彼等一局已終。又是一局。連季仍爲余代。余正可多聆世妹嘉言也。瑤仙唯唯。兩人乃同坐亭中。彭叔曰。世妹能留此幾何日。湖上風景。入夏更佳。東南人士。於蕙梅成熱而後。多聯袂來此避暑。世妹能留此度夏乎。瑤仙曰。余不敢決。且視吾母之意。以定行止。彭叔曰。吾母五旬壽辰在。即吾兄弟當開筵晉觴。以博老母一笑。世妹倘亦樂觀厥成乎。瑤仙曰。伯母壽辰。伊邇乎。非世兄告。余幾將失禮。今尙及趕辦也。彭叔曰。萊衣綵舞。家庭結一行樂圖耳。世妹幸勿多禮。瑤仙曰。既值伯母大慶。余等自當緩歸。尙得親……言至此。目視彭叔。卽不下。續旋又曰。世兄校課繁。多固不能久留家中也。彭叔曰。學年甚長。遙遙無期。余至今日始有出頭之望。近爲政事。頗費溫習時間。誠不能久伴妹遊。瑤仙曰。世兄殆將畢業歟。年甫弱冠。學業

早成可賀可賀。彭叔曰：余下學期進學與否，尙無定見。或當遠度大洋留學歐西也。瑤仙曰：世兄才氣縱橫，學問淵博，苟能再赴彼邦，吸取精華，異日成就，何可限量。誠足令人健羨矣。言至健羨二字，語音低澀，又似難以爲情者。彭叔對之，惟微哂而已。旋即別去。蓋恐爲婢僕所見而議其後也。

豔紅曰：本回專爲傳彭叔、瑤仙也。花下相逢，情根初種，一言一語，一舉一動，俱在不脫不黏、不離之間。仔細描來，有線索有層次，有段落，蓋不及則索然無味，太過則不中繩墨。如此地步，則恰到好處也。變華蘅華，非不美也。與彭叔、瑤仙中表而彭叔未嘗有揆繫之思，可見彭叔爲人固非登徒者。流見色即動也。有此二人，爲倍襯愈足。徵彭叔之於瑤仙，一往情深，實有夙緣。豈徒慕其色而已哉。

園景園景，寫得俱有神彩。是所謂點綴之法也。凡作小說，白描點綴，缺一不可。而作者兼工之矣。

第六回 開華筵夫人慶壽 進旨酒公子獻鴻文

明日瑤仙與其母閒談，偶憶黃母壽誕事，逕以告之。史太夫人曰：兒何由知之。瑤仙不之審思，逕答之曰：彭叔昨語兒也。史太夫人曰：彭叔不語汝，兄乃語汝耶。瑤仙不逮，卒聆其言，已紅生寶鬢矣。急以他辭亂之曰：吾家應辦祝儀，不可不早日預備。史太夫人領之。從此孀兒心事爲阿母猜着幾分矣。少選，史太夫人曰：三寶，吾語汝汝苟有心事，不妨直捷告余。余非頑固者，母女之間何事不可就商。三寶者，瑤仙之乳名。史太夫人間或呼之也。瑤仙曰：阿母兒有何心事，終日承歡膝下，融融怡怡，曾不知人世有憂心事。阿母果不厭我，我願長侍膝下也。史太夫

人笑曰。汝言未必由衷。抑余亦不願汝若是余之一生。尙有兩事未了。俟汝仲哥授室。汝亦詩賦于歸。則余無所念矣。余安願汝以丫角終耶。瑤仙俯首不答。史太夫人又曰。若茲二事。恐此行即能得有端緒。亦未可斷。三寶汝亦知劉家。夔姑娘。溫文端麗的。是好女郎。乎。余甚注意之。特未識。是否待字耳。瑤仙曰。阿母所見。甚是。夔姊和鶯可親。真吾家人物也。史太夫人曰。兒母認真。或已早有所屬。汝與羅夫人至稔。便可以此詢之。瑤仙唯唯。卽起立出室。謂當往視滄蘭。並非特爲此事。本有過訪之意也。

瑤仙至春深院。則滄蘭已他往。疑在壽萱室伴其姑也。卽向壽萱室行。未至其地。忽聞遊戲場有笑語聲。瑤仙卽往視之。則諸女郎方踏鞞。滄蘭亦在焉。觀仙瑤至。滄蘭且笑且語曰。瑤妹。輕盈婀娜。當必善此。盍一試之。瑤仙曰。余腕力甚弱。設中途顛覆。不其殆乎。滄蘭曰。能得其法。卽腕力稍弱。亦可昇降自如。不觀。瑤妹乎。其年獨稚。其力亦小而挾技。獨長。妹且試之。當無妨也。瑤仙領之。捲袖舒腕。蹇蹇而登。驥足既展。躍入雲霄。衆人相與驚歎。僉稱許曰。瑤仙真瑤臺仙子。飄飄然欲仙去矣。已而瑤仙下地。蕪華曰。瑤姊懷此異能。願猶以腕弱欺人耶。余自問遠不及姊。姊腰細。驚風身輕。如燕。故能到此地步。滄蘭曰。瑤妹頃自潮音樓來。乎。余曾至竹映軒。見室內闐焉。無人知。妹必在伯母處。故吾未往。驚擾也。瑤仙曰。余偶與阿母聚談耳。頃至春深院。未見姊。在不料姊等乃在此行樂也。滄蘭曰。妹來訪。余有所語。余乎。瑤仙曰。尋姊作遊伴耳。此外無所事也。滄蘭領之。乃辭別諸人。與瑤仙同出遊戲場。

頃。乃離。釣。魚。臺。而。之。他。

明日日麗風和諸人遂作湖遊彭叔蓮季則入校上課彭叔雖心戀瑤仙之美然因私曠課恐為瑤仙輕視故不得不愀然而去是遊也凡七人卽史太夫人羅仲夫婦友芙夫婦友竹兄妹劉太夫人因事未往吳氏諸客從主意擬小住幾旬故不一日遊貧湖山風景細玩更佳諸人較路徑而遊從孤山路始買舟蕩槳出裏湖至蘇堤爲坡老所築世所稱西湖六橋者卽堤上之六橋堤亘數里夾道徧栽楊柳煙霧空濛搖曳堤畔自湖中遙望之彷彿白雲深處也諸人愛玩水景不復登陸自南而北先至映波橋再過鎖鑰橋望山橋橋南有蘇堤春曉亭羅仲指顧史太夫人曰蘇堤春曉爲西湖十景之首包藏紅鮮綠肥之間雜花生樹飛絮點波彷彿衣錦披縵伯母等盍登陸一遊史太夫人從之諸人隨捨舟登陸步行入亭瞻視少頃卽復返舟而歷堤而東浦而跨虹既歷盡六橋乃至西泠橋橋爲孤山盡處諸人卽作孤山遊

孤山爲西湖第一勝景或曰孤嶼又名瀛嶼登立湖中旁無聯屬山以是名諸人駕舟繞山而行至東麓上平湖秋月亭亭據全湖之勝爲西湖十景之一羅仲語諸人曰來遊是亭最宜秋夜當夫皓光皎潔一碧千頃之時水痕隱約遠樹婆娑彷彿置身瓊樓玉宇幾疑非復塵世史太夫人曰卽此畫檻曲欄已足怡情適性纔非朝夕亦屬難得然由是益見秋夕之佳矣衆俱唯唯亭前石臺一三面臨水諸人斜倚欄俯視清流意趣殊佳尋至亭北之蓮花巷吟香別業蘇文忠祠照胆臺等處瞻覽一週遊興闌珊卽返舟中史太夫人曰覺體力疲乏乃不復

進返棹而歸。期以緩日再作勝遊。

越五日。屆劉太夫人壽辰矣。太夫人雖不願稱觴。而羅仲兄弟欲博老母歡心。堅請祝嘏。三日前即行佈置。以故羅仲夫婦於此數日內。不暇復作東道。主伴諸人遊湖。且友笑兄弟爲趕辦壽儀。亦不遑攬勝也。南湖草堂爲別墅。正廳壽堂。卽位於其間。堂之後軒爲水閣。遙對湖心亭。明窗淨几。敞朗異常。卽以爲男廳。別墅門首。削竹架木。築牌樓。一座。冬青古柏盤旋其上。間以中外名花花色。鮮新花光燦爛。正中嵌長生未央四字。以電燈縋成輝煌奪目照耀。如白晝門以內。直達草堂。俱蓋涼棚。綵球密懸。聯幃夾道。自遙視之。不啻臥龍長虹草堂之西。新築一路。以迄溪旁。溪上架一小橋。渡橋而西。至燕翼堂。以其堂爲男賓開觴之所。懸燈結綵。一如壽堂。又西冷香居亦設男賓席。兩處共排二十四筵。春深院在湖心亭之北岸。卽以爲女廳。特延杭州第一彈唱家姚春鴻。在湖心亭唱灘簧。二日南爲男廳。北爲女廳。佈置灘簧。於是亭。所以便賓客。咸得聆清音也。半筵設女賓席。恐其不敷。於湖音樓下。亦置席面。假山之上。架起高棚。預備正日燃放焰火也。

誕辰之隔日。開觴饌壽。親朋故舊。蒞止頗多。薜華茜華。而外有白氏姊妹。白氏者黃氏之至戚也。望雲無昆仲。僅有一妹。適白氏。紅顏命薄。不永其壽。年未三十而死。遺孤女二。長字韞瑾。次韞瑜。雖無傾國傾城之貌。實有宜暎宜喜之姿。韞瑾歸同邑謝氏。謝爲浙東望族。十餘年前有盛名鼎鼎之謝侍御。上萬言書。請清君側者。卽韞瑾之外舅也。韞瑾之夫亦名下士。暮遊湖廣。間裘馬所過。爭相羅致。結褵猶未及兩載。呱呱者在抱矣。韞瑜年甫二

八雀屏未開又復待字白氏家資富厚韞瑜之父字二無席祖宗餘蔭終身隱於西泠湖畔墳典功深著述遂富自夫人喪後鵲絳未繡夢不雙留此愛女將求鳳毛麟角爲外黃之贅也嘗吳氏諸人初蒞別墅之日韞瑜孺於家務未能分身韞瑜則適沾清恙不及赴召此次來祝舅母壽與史氏母女尙係初次相逢也

是夕男賓來賀者除劉白兩家外有黃氏諸親族惟兩代世誼至者無幾蓋是夕之筵尙係饌壽也男賓凡三席卽開筵於草堂後軒女賓亦三席就春深院設座口飲醇酒耳聽佳詞如是可以樂趣兼得矣羅仲夫婦分主男女賓席劉太夫人對此一雙佳兒佳婦笑口未嘗合也迨乎酒闌席散已是鳴鐘十下羅仲復引乘賓瞻觀內外佈置自是壽堂最爲華麗壽屏壽幛四壁俱備殆無隙地而吳氏所製壽屏亦懸其間金色潘皇墨香粉郁衆賓卽而視之上款書恭祝誥封資政大夫晉封榮祿大夫望雲觀察德配劉夫人五秩大慶下款書三品京堂外務部丞參上行走世愚弟吳世廉率子家麒家麟敬序序爲友美所擬其文曰

今皇帝御宇之三十有三年柔兆敦牂之歲我望雲觀察德配劉夫人年躋五旬詰闕羅仲昆玉翰墨晉牖綵衣祝嘏却饋金於繩筆循養色於蘭茝一時雕綠玉之文習黃純之字者麟麟炳炳番番皇蔚然大觀焉洪維夫人系出名宗言歸華胄桂席習禮流爲珩璫之聲蕙錦成文夙著衣幘之譽俾我望雲先生得勤政事以臨民端忠忱而報國者胥內助之良中饋之力也乃峻節方崇於岱宗孤標忽摧乎泉壤懸弧未屆數絲甲而且週舉案將齊照黎眉而已斷夫人布裙作苦繅銀屏華蟬躍鷓鳴無間機杼繭瓶并器屢聞蠶鹽痛鴛室之

飄搖啓斯棟。宇勤馬鬣之封樹。奠彼兆靈者。咸釜飶之所餘。環簪之所省也。夫豈稱獨立之仙。亦曰宜男之草。此則金莖晚節。玉樹並芳之瑞也。菊號長生之餌。更名壽客之花。此則栗里母風。富華靡色之微也。諸公子或侍板輿。或封甘鮮。插茱萸於九日。少登高者一人。下木葉於九秋。期渡海者萬里。試問君平之下。遽迥博望之樓。偷歸瑤島之桃。果采臣朔探得瀛洲之棗。擬召安期。世廢王事。方殷盛筵。難會特命。家麒家麟。恭趨潭府。敬達賀忱。仙樂八琅。願聽子登之和。石管城五色。愧非太白之夢江。

衆人誦既爲之稱許。勿置友美曰。倉猝屬稿。未加洗伐之功。殊不愜意也。羅仲曰。薰香摘豔。橫錦散珠。讀罷猶有餘芳。蓬華爲之生輝矣。友美重遜之。衆人乃視壽聯中有一聯爲友美兄弟所贈。句云。

世間無量佛。

天上老人星。

是聯下署嚴命世愚姪吳家麒家麟再拜敬讀。旁有一聯爲劉氏所贈。句云。

壽比南山金桃醉日。

福如東海玉樹盈庭。

堂中懸聯凡十餘副。白家所贈者句云。

共祝委光臻壽域。

美人福

美人福

來看金母下瑤京。

中懸一聯爲東撫某公侑觴者。某與望雲有舊誼。相交頗深。句云。

輝映繁星百齡半度。

瑞凝婺宿五福同歸。

又有蘇某公所贈者云。

盤擁金華慶福履。

庭森玉樹綵舞衣。

其餘各聯亦極讚揚醜頌之辭。要皆金碧輝煌眩人奪目耳。衆人又若談少頃。或辭去。或留宿。紛紛而散。時將夜午。羅仲始歸春深院。滄蘭尙未就寢。菱花鏡前卸粧。方竟見羅仲至。含笑言曰。外間已散。容乎。一日酬應。余已乏甚。耶何如耶。然如此熱鬧景象。太太笑口長開。能得老人歡心。雖乏亦不覺其苦矣。羅仲曰。外間衆賓已散。余來時意卿已安寢。乃猶遲余於此耶。余此時雖不覺勞乏。然明日當早起。夜深矣。盍卽寢。滄蘭唯唯。已而又曰。明日共備壽筵。若干席。羅仲曰。今日受下席。票甚多。明日共備上席三十席。中席十席。如不敷用。當以席票應。言至。次羅仲忽憶一事。又曰。吳家所贈禮物。何如此貴重。只就玉如意與藏佛兩件。價已不賚。矧益以盆花與壽屏乎。滄蘭曰。此中有特別原因。在若以尋常世交論。斷不需此貴品也。頃者瑤妹詢余。藏佛已否。字人余以待聘告之。

瑤妹色似甚喜。余不解其何意。然知所問非無因也。羅仲曰：其殆友竹有所屬意乎？滄蘭笑曰：無論此去彼來。余逆知吳氏與我家異日總必結成姻親。羅仲曰：卿視彭叔於瑤妹有無眷戀之意？滄蘭曰：知好色則慕少艾。豈如瑤妹。慧如三弟相逢。未嫁有不心傾神往乎？此次阿姑壽誕。吳家本不知三弟先以語瑤妹。此言瑤妹親爲余告。不有愛情。那至背人絮語耶？乎喜筵會當不遠矣。談次。壁上時計鏗然而鳴。羅仲視之。已是一時。乃不復語。促滄蘭同寢。

藍紅曰：本回所寫繁華極矣。禮盛極矣。愛者讀之可以喜。怒者讀之可以笑。西湖之遊春。美人之清福也。別墅之慶壽。美人之豔福也。美人之福範圍至廣。非必紅顏少婦。綠鬢佳人。卿卿我我。相愛相歡。始得謂美人福。半老徐娘。遐齡壽母。其福分更上。青春少女一籌著者。極力鋪敘黃母慶壽事。仍寫美人之福。非在美人福範圍以外也。

寫別墅之佈景。典雅流利。較之石頭記中元妃省親時。雖不逮其華麗。然而華而不奢。豔而不俗。則此勝於彼。蓋西湖風景。遠非榮寧兩府所及也。

敘述遊湖事。既詳且備。可以爲後來者之指南。壽序壽聯。亦復落落大方。

吳母囑瑤仙訪問夔華已未字人事。不敘瑤仙如何詢問。滄蘭而借滄蘭口中寫出。省却一番浪擲。此種文筆。非老斲輪不辦。

第七回 簇彩縷金一堂集鑿 燈紅酒綠衆美聯歡

一青容易。又是明朝。劉太夫人誕辰矣。冠蓋如雲。門庭若市。羅仲兄弟。味爽而起。督飭僕役。整潔內外。自南湖草堂。以及燕翼春深。諸院一律鋪陳。新式地氈。椅披椅墊。皆刺繡品。顏色鮮明。映於紅燭之下。尤覺瑞氣盈庭。樂意融融。兼之氳氳繞繞。四座皆香。壽堂之前。最特色者。爲精製彩燈。繫成靈娥不老四字。每字大逾四尺。字內燃燭成燈。此係同族某宦所贈。宦有女字佩珊。曾畢業於某校。技術專科。此燈卽出自佩珊手也。壽幛亦極豐盛。其間最佳者。爲羅仲之友周彥堂所贈。精繡西湖山水一幅。上題名山同壽四字。其餘幛句。有萱堂日暖。西母重來。壽考維祺。婺女孔明。賀酒延年。天錫遐齡等言。皆綢繡金字也。

來賓自辰刻始。以迄午正。男賓招待除黃氏宗黨戚族外。友芙兄弟亦任之。漪蘭並請瑤仙。任女招待。綺羅叢裏。壓倒羣芳。見之者莫不詒爲天人。也是日壽母發議。開紅粉團拜會。別設席於遊戲場之憩室。室在場之西。室外徧栽月月紅。薔薇花之屬。美人名葩。相與映輝。花爭鮮豔。人更嬌妍。室內佈置迥異。他處除却介壽幛聯。徧懸著名人山水。鄭板橋之墨寶。唐伯虎之真蹟。趙松雪筆笠瀟諸名家之手筆。羅列一堂。並皆佳妙。陳設器具亦盡脫俗氣。大理石之几。沉香木之椅。以吾國之原料。彷彿泰西之新式玲瓏。輕便。淡雅。宜人。案上陳飾物之最名貴者。有釋迦石像一尊。尙係五代時物。高約五尺。石質純潔。古氣盎然。總之盡黃氏世有之家藏。幾集於此。一室矣。團拜會以李滄蘭主之。漪蘭本無此暇。暑特因老人與致勃然。不忍違拂其意。以故慨然許諾。漪蘭之外。若吳瑤

仙若沈靜。娟若黃佩。珊若劉氏。四華若白家雙。其餘姊妹姑嫂。年事未及。花信者。又十餘人。飾品之。昔衣服之。華珠圍翠。繞競新闢。如唐明皇遊廣寒宮時。滿眼皆苗條好女郎也。所謂圍拜云者。並不行。祇之。俗禮特聚羣芳於一室。互話歡情。耳滄蘭先語於衆曰。吾姊妹姑嫂。散處分居。離別時多。晤聚時少。難得今朝。光臨蓬筵。雅集一堂。而不易得之機。會濁酒且謀今日。醉明朝門外。卽天涯。幸吾姊妹姑嫂。盡興行樂。勿徒靜坐。禪衆俱頷之。瑤仙起曰。今日何日。主人情重矣。雖然。蘭姊勞之已甚。此間之事。幸勿操心。吾輩不拘小節。自能各樂其樂。滄蘭頷之。乃曰。余稍去。卽來恐外間有他事也。

鶯啼燕語。妙舌。菱花。諸女郎。各就所好。相與談心。瑤仙與蕩華。善形影相依。尤覺親暱。昔華則就蕩華語。出開姊妹。難得相逢。故亦歡情倍篤。蕩華與靜娟。相處多日。亦已習熟。比肩並坐。細語如綿。其餘各女郎。莫不有伴。瑤仙旋語蕩華曰。姊姊。蘭心。蕙質。玉潔冰清。家母嘗以語妹。生女當如蕩姑娘。而妹於姊姊。尤爲傾倒也。蕩華曰。伯母誠愛妹。妹每晤伯母。第覺和藹可親。春風承露。姊姊則如含笑之花。解頰之葩。更令人樂與之交。特頃所云。未免失之過譽。妹自問。遠遜姊姊。生女當如姊姊。愚蠹如我。安足掛齒。瑤仙回首四顧。見近座無人。乃低聲語蕩華曰。吾母愛姊。固有特別之目的。在特未識姊。有意乎。蕩華俯思少。間笑曰。伯母殆欲撫妹爲義女乎。此固妹所至願者。瑤仙曰。幾被姊猜着。雖不中不遠矣。試更進一層。猜之。蕩華聞之。始而爲之木然。繼而爲之赧然。瑤仙觀其狀。誠恐爲衆女郎所覺。急亂以他辭曰。姊姊。何日還家。主人頗爲留客。情殷。伯母。堅挽妹等在此。度。蕩華姊。

倘有餘暑吾輩可多共數晨夕。夔華時始仰視。瑤仙靦然一笑。芳心脈脈盡在不言之中。瑤仙亦笑報之。夔華雙頰乃不禁重上紅雲。

己而漪蘭入室。笑語諸客曰。菲筵已具。吾輩可入席矣。乃重命女僕拂拭拾筵。筵凡四。每六人爲一席。可席者皆豔婢。首席侍琴。瑤仙之婢。次席吹笙。夔華之婢。三席秋蘋。四席小桃。皆漪蘭之婢。漪蘭恐諸女郎遜讓。不定席次。隨意就坐。此筵所用殺饌。爲漪蘭特點。一洗魚翅海參之俗味。其最佳者。如清湯青鯽。醋魚帶柄。醉蝦。炒鱉等品。皆湖上之名產。酒半。漪蘭發起行令曰。妹新製酒籌一種。其法取曲名百個。刻諸籤上。按籤語飲。酒抽籤者吟七言句一將所得曲名嵌入。不論曲名字數多寡。俱不得分拆接令之法。從曲名末字。由抽者下坐一人數起。至句之末字爲止。數到阿誰。卽誰接令。此令頗易行。諸姊妹於意云何。一時聞者齊聲贊成。瑤仙起曰。妹意可將四席合爲一席。行令較便。漪蘭笑曰。瑤妹之言是也。吾輩團拜會極應團坐而飲。卽飭諸婢將四席合併。南北兩面各置十椅。東西各置兩椅。不分首次。任意擇坐。靜娟夔華。蘅華焦儀。兆麗。韶瑜。棠影。彩珠。秀娥。書傭。南向坐。蕪華。瑤仙。東向坐。玉玲。思淑。倩東。嗣琴。庭。孌。碧。痕。玉。瑤。兆。美。韞。瑾。茜。華。北向坐。佩珊。漪蘭。西向坐。坐次。漪蘭命小桃至。奉深院取籌。小桃如命而往。旋取籌至。籌筒爲碎磁古器。籌則極淨白之象牙也。漪蘭乃語衆曰。應請坐中年長者起。令佩珊與漪蘭並坐。乃語之曰。他人恐不諳悉。宜由嫂嫂起。令衆俱謂然。漪蘭辭之。滿席俱促。漪蘭抽籤。漪蘭無可推却。乃向筒中抽一籤。衆人視之。籤上爲念奴嬌三字。下注。年未及笄者。飲。席無未及笄者。自飲。漪蘭曰。史

家玉瓏妹。妹趙家。嗣琴妹。妹當飲。兩人俱辭。不勝酒力。漪蘭笑曰。酒令如軍令。不能規避。今當公推一人爲令官。須求熟識。同席者。卽舉。瓊珊姑娘。何如。衆僉曰。善。瓊珊乃請玉瓏嗣琴飲。兩人各勉飲。漪蘭乃念句曰。

念奴嬌小不知愁

衆爲稱善。從嬌字數起。至愁字。輪到陳兆麗。兆麗亦不推却。卽抽一籤。視之上。刻雙燕。注曰。已適人者飲。夫塔客遊。或作故者。免飲。座皆女郎。不飲。瓊珊週視一間。乃曰。蘭嫂。舜姊。茜姊。露姊。靜姊。俱當飲。瓊珊。免飲。諸人飲訖。兆麗乃吟曰。

雙雙燕子語梁間

從燕字數起。數至間字。係買書傭。書傭起立曰。酒令自當遵行。奈妹不解吟咏。此非可勉強者。瓊珊曰。姊可借人代吟。惟抽籤飲酒。則不可代。書傭唯唯。旁坐爲陸秀娥。卽請秀娥代。庖。自己先抽一籤。籤爲暗香二字。標明酒香水者飲。氤氳滿室。莫辨阿誰。瓊珊乃創議。願飲者自飲一杯。衆聽之。飲訖。秀娥代吟曰。

羣花叢裏暗香浮

衆人以其切貼時景。頗爲許可。浮字輪到瑤仙。瑤仙卽起立抽籤。抽着好事近曲名。漪蘭顧之而笑。瑤仙爲之報然。俯視小注。已字者飲。座無已字者。未字者代飲。衆人目目相視。無有自認已字者。瓊珊思少間笑曰。此杯當請玉瓏妹。飲玉瓏無從置辯。勉飲如例。瑤仙乃吟曰。

明月團圓好事近

漪蘭撫掌曰妙哉妙哉吾輩當公賀玲妹一杯衆人同聲稱好玉玲羞不可仰接而飲之乃瑤仙之下卽是玉玲近字恰輪到他玉玲乃仰首語曰又喝酒又抽籤吳家姊妹亦太作弄人瑤仙笑存之玉玲乃起抽籤得瀟湘夜雨四字注曰姓林者飲座無林姓自飲瑤珊徧視席上適無林姓卽請玉玲自飲玉玲笑曰真個謔弄我矣飲既吟曰

瀟湘夜雨鬼聲淒

閣座聞言俱爲不歡漪蘭曰玲妹好事近矣胡作衰頹語令人不忍卒聽玉玲無語悽然欲泣個人兒殆有難言之隱痛故不覺流露於言辭間也淒字輪到麩娘麩娘如令抽籤得青衫濕曲名下注賦寡鶻者飲座無整婦自飲麩娘青年早寡境絕可憐在座未亡人僅麩娘耳麩娘乃自飲一杯一腔幽怨上心頭亦不禁如玉玲之泣然也旋乃吟曰

江州司馬青衫濕

下座爲華碧痕濕字應碧痕接令碧痕得奪錦標三字下注閣座公賀一杯瑤珊笑曰奪得錦標獨步羣英自當公賀賀訖碧痕念句曰

行令飛騰奪錦標

標字應玉璫接令。玉璫曰：妹不能詩，當請家姊爲代。玉玲允之。玉璫乃向筒取出一籌，係陌上花三字。夫婿宴遊，者飲座無離婦，不飲。璵笑語韞瑾曰：頃間兆麗姊抽籤得雙雙燕姊姊，幸免一杯。今補遺矣。韞瑾笑領之。飲訖，玉玲吟曰：

陌上花開少婦愁。

璵曰：玲妹何頻作此等語？我心彌酸矣。玉玲曰：陌上花三字，除此與均屬牽強，非妹好爲此也。愁字又輪到漪蘭。漪蘭曰：許多姊妹尙未抽過，胡爲又輪到我？語次，卽取一籤，上鐫玉漏運曲名，標明晏起者飲。如無承認，晏起者自飲。衆人不願飲，竟無自認者。漪蘭乃自飲一杯，吟曰：

玉漏運遲蝶夢長。

遲字仍數着兆麗。兆麗抽得眼兒癩三字。下注：座中最麗者飲。由令官指定。璵笑曰：此杯當屬之。吳家瑤姊希仙却之。兆麗曰：妹尙有一語贈瑤姊也。

銷魂端是眼兒癩。

瑤仙曰：籤上注明最麗者飲，妹固不麗。且陳家姊以麗字爲名，自當。陳家姊飲。璵知瑤仙斷不肯承認，亦無肯自認爲座中最麗者。卽就瑤仙所云，請兆麗飲一杯。兆麗下座爲韞瑜。韞瑜卽接令，續抽得滿江紅三字。服紅衣者飲。座無紅衣，自飲。薔華所服係桃紅色。璵卽請之飲。薔華曰：紅與桃紅有別。當瑤姊自飲。璵曰：座有紅衣。

妹自可。不飲。座無紅衣。桃紅自當代之。穠華不可強飲。如例。韞瑜乃念句曰。

滿江紅。映夕陽天。

天字數着。穠華。穠華。抽得秋夜月三字。即吟曰。

秋夜月光清似水。

此籤當八月誕生者。飲韞瑜兆美情。東俱八月誕辰。飲如例。應鬪琴接令。抽得解語花三字。私語者。飲時。瑤仙適與穠華低語。各飲一杯。鬪琴辭不能吟。瑤珊代誦曰。

解語花開四座聲。

馨字當韞瑣接令。抽得憶多嬌。曲名有遠行者。飲。屢無遠行者。由家居最遠者。代飲。靜娟瑤仙各飲一杯。飲訖。韞

瑣吟曰。

天涯明月憶多嬌。

漪蘭笑曰。瑾姑之句妙不可言。此非征人寄內詩乎。出諸瑾姑之口。何異不打自招。韞瑣亦笑曰。蘭嫂嫂莫弄舌。玉漏遲。遲蝶夢。長此何景乎。親愛之言。溢於詞表。殆欲以此驕人乎。漪蘭不答。顧而他語。旋由香華接令。得寶花聲三字。下注。戴鮮花者。飲。座無戴鮮花者。由戴珠花者。代飲。鬪華胸前適懸一花球。瑤珊即誦。鬪華飲酒。酒次。香

華吟曰。

樓頭遙聞賣花聲

瑤珊聞言接令抽籤得鶻橋仙曲名擇最新嫁者飲坐皆女郎不飲即請漪蘭飲吟曰

絳河初度鵲橋仙

仙字又輪着漪蘭漪蘭曰我不慣吟咏何徧挨到我卽就筒內取其一得滿庭芳三字下注自飲一杯閉座各飲一杯瑤珊曰時已不早可收令矣卽請嫂嫂收令衆俱爲然漪蘭從之乃吟曰

滿庭芳草鬪新妍

衆人僉曰善謂暗符今日行令景象以起令者收令漪蘭又適得此三字實爲巧不可階漪蘭曰靜姊與蕪蕪兩妹迄未輪着好個便宜蕪蕪曰吾與靜姊及蕪妹俱會飲酒一杯若彩姊秀姊等亦并杯酒未嘗沾唇也語次劉太夫人忽至衆皆起立瑤珊笑語曰伯母來何遲也姪女蓮行令方畢飛觴吟句得少佳趣頃恐伯母無暇故未走請劉太夫人曰余聞小婢言汝等圍坐一席故特來視耳汝等真乖巧錯彩縷金五光十色余老眼幾爲花矣漪蘭曰爲行令故不得不集於一席也言時瑤珊舉籤筒向劉太夫人曰請伯母抽籤飛觴劉太夫人辭之衆俱前請劉乃取一籤瑤珊視之笑曰妙哉妙哉此籤伯母得之巧不可階衆急問何曲瑤珊曰壽星明下注年老者飲瑤珊又曰此酒當必敬伯母余已綴成一句代伯母飛觴兼賀杖也衆皆趨之瑤珊乃曰

舉觴共祝壽星明

衆又稱善。劉太夫人親瑤仙宛轉能言。既愛其人更喜其語。老壽星幾如含笑。佛旋接瑤仙之杯。一飲而盡。滄闌曰。得此一句更足爲今日酒令。生色。即以此爲結束。可不必接令矣。劉太夫人以爲然。時則飯菜已陳。衆乃就食。食次散席。圍拜會之成蹟。至此遂竟。

豔紅曰。本同主旨。自在憩室之綺集。夫聚二十四位美人於一席。韻事也。亦盛事也。然筆錄所及。仍在十美之間。其餘皆客席中人。玉玲於酒酣耳熱之際。偏多宛轉。凄楚之言。麩娘則紅顏薄命。黃鵠早歌。書傭玉璫之不解。韻事俱不足以言美人福也。美人福中若滄闌開山始祖也。發現於第二回。有滄闌而瑤仙靜娟俱出。若劉氏四華於第四回出場。白氏雙韃又於第六回登台。十有其九。僅遺一美。於是本回乃寫瑤珊矣。使瑤珊主編。政遂覺腕下筆底字裏行間。無時不有瑤珊。誰賓誰主。一目瞭然。可見作者落筆有方寸矣。酒令新鮮。可玩黃母添上一句。尤覺有餘不盡。非蛇足也。

第八回 舊遊戲場頭頭除舊 新俱樂部色色翻新

吾書前述劉太夫人慶壽事。尚有未及者。晚間之餘火也。餘火之棚。作於水涯亭之旁。山之麓。草圃廣場中。特別椅位數十。以供賓客坐觀。晚八時始行燃放。第一座名三星大會演福祿壽三星。以取吉徵也。次爲八仙慶壽。則仙人之故事。鄉老小兒皆能道之。又次爲百子稱觴。則郭令公事六國封相。則蘇季子事。雖不外富貴榮華四字。而能與介壽符合。亦足增人興趣也。六國封相之後。爲鵲橋相會。七月七夕一年一度。牛郎織女。其有遺憾乎。下

歌次。漪蘭笑曰：是誰之作，頗不類。瑤妹語氣。瑤仙曰：美人香草，多半寓言。姊胡深心，乃爾。漪蘭知瑤仙嘗與女友之前，來此戲言，心頗不懌。乃前撫其肩曰：瑤妹，汝胡認真，乃爾。吾姊妹情好如此，固不能作一戲言耶。瑤仙笑頷之，復彈一過，蕪華和之，而歌彷彿，唱隨也。者蕪華與之所至，亦不禁按拍低唱，幽韻縹緲之聲，遠過於燕語鶯啼也。漪蘭撫掌而笑曰：歌聲曼玉珠喉，遏雲誠如魏文侯所謂，可以不知修者。瑤仙亦笑曰：若然，姊豈不直嘗余輩所歌爲鄭衛之音。漪蘭曰：瑤妹，憤吹毛求疵，毋乃太好辯。瑤仙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言次，諸人相與一笑而罷。

有間，蕪華起議，請往遊戲場。隨轎，諸人皆欣然從之。穿花拂柳，聯履而往。蕪華遙趨，秋千架下，攀繩而登。諸人立視於旁。瑤仙若有所悟，欲願漪蘭而語，語未出口，忽止不言。漪蘭覺之前詢之曰：瑤妹，吾儕同往，憩室一視，頃囑小紅往整理，不識已否。竣事也。瑤仙領之，借入憩室，閱焉無人。漪蘭曰：妹頃者，欲有語於余乎。瑤仙曰：然。此非余所當言，故欲言而又止也。漪蘭曰：妹又分爾我矣。半吞半吐，果爲何事。瑤仙曰：無他，余視遊戲場中地位，空廓器械，寥落當刷，新之以求名實相符。然此姊家事，於余何干言之。殊覺越俎，故吶吶不出語。口姊知我者，幸勿爲笑。漪蘭曰：妹言誠然。此事羅仲亦曾語余，近以事冗，皆未顧及，不獨遊戲場，當改良，並擬添築房屋，彭叔遵季年皆成人，絲羅之繡，且夕間事。今妹既云然，余當早圖之。瑤仙聞及彭叔，不期爲之面赤，旋乃曰：余視房屋尙敷居，住蕪華堂，櫻花館，冷香居，皆可改造也。漪蘭笑曰：然則妹愛誰屋，余當先爲佈置。瑤仙頷曰：出言偶一不檢，又被

姊姊嘲笑矣。然余固無他意。特就姊所語者。信口答之耳。漪蘭曰。此事十有九成。妹又何必作尋常兒女態。卜吉問名擇期納采。皆眼前事。瑤妹汝亦知彭叔。至不娶之故乎。擇耦之昔固是一端。羅仲遊學西洋。彭叔不願先兄而娶。故遲遲至今。乃者阿兄結稱矣。吾鄉習俗。一家之中。年不兩娶。是彭叔之成婚。當在明春。梅開東閣時節。當仁不讓。妹於余前。烏用作態。瑤仙聆言。俯首不答一辭。

少間。漪蘭前攜瑤仙之腕曰。瑤妹。聞中知己。相與笑謔。此恆事也。幸毋介介於懷。葬姑娘等。久待矣。吾輩盡出室。瑤仙笑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蘭姊。予之幸福所在。皆自姊之所賜。姊妹與余談笑。余豈敢存芥蒂。特姊亦過來。人聞女性情諒。所深知。余聞姊言。終覺靦然。耳。言時。足已出室。襲華遙呼曰。蘭嫂。瑤姊作何密談。乃避余等。而往彼僻地耶。漪蘭曰。余特往察小紅。已否藏事耳。別無他事。瑤仙亦曰。余爲蘭姊厄之行。步亦步。坐亦坐。味然而行。味然而止。姊等運動良久。不覺勞乎。襲華曰。葬姊。茜姊。不耐久立。已先往櫻花館。衛妹與致獨伴。放余留此。伴之。漪蘭曰。何不入室稍息。余與瑤妹。確無密談。言次。已及襲華前。襲華曰。吾輩可俱行矣。衛華時亦至。前含笑向漪蘭曰。蘭嫂。今賊好玩。惟覺此間玩器不及。吾校之多。語未終。漪蘭急答之曰。英雄所見。略同。此語實爲不謬。頃瑤妹在憩室中。卽以改良遊戲場告余。今衛姑又言及此。場之有名無實。自不待言。當商諸堂上。謀所以翻新也。翌日。漪蘭果着手改良遊戲場矣。遊戲場中。舊設各具有迷藏。亭。毬子。台。檯。檯。架。拔河。柱。形。形。色。色。其類不一。漪蘭主張一律改造。迷藏。毬子。皆近兒戲。拔河。亦非女子所宜。彌羅。仲函。寄。滙。友。託。購。大。木。球。球。桿。足。球。網。

球拾球等具羅仲亦深表同情爲漪蘭故更奉之如繪音玉旨不忍少拂舊日佈置有泥土有磚地漪蘭改鋪草茵刻意經營不遺餘力瑤仙等又從旁贊助之劉太夫人則於此等處本不過問一任佳兒佳婦之佈置惟改造房屋一事刻意且俟暑節之後今既有衆賓在此無餘屋可以遷讓且事非急需從容圖之亦未爲晚故漪蘭僅注意於遊戲場也

雖然遠水莫濟近火此言實有至理漪蘭託人在滬購辦各件自不能立時取獲諸女郎敝居此間必謀消遣之法長日如年清談易倦於是不得不別開生面矣一日蕪華謂漪蘭曰余與茜妹久有歸意祇以姑母及蘭嫂之殷殷勸止盛情難却盤桓至今記得前番辭行時嫂語余曰「余姊妹姑嫂適得十人擬別作一勝舉」近爲改良遊戲場事蘭嫂終日東馳西騁遂不暇實踐前言然則前言云云蘭嫂意果安在漪蘭曰微蕪姑言余幾忘却近以事多記憶遂短余意余輩可結合一俱樂部以期敦睦感情聯絡聲氣圍中有此團體實韻事也蕪華曰吾聞粵東之俗有所爲十姊妹者嫂豈師其意乎漪蘭曰是大不然粵東十姊妹爲一種機野蠻之風俗人且嫉之惡之余之所謂俱樂部迥異於此雖然瑤妹多智慧余當卽往商之以謀進行之方蕪華曰善乃共往竹映軒窻前鸚鵡高喚客來瑤仙笑迎諸人於階下漪蘭曰瑤妹作麼生半日不見汝矣瑤仙驟不能答耳際頓上紅雲侍琴適在旁不禁視漪蘭而笑漪蘭似已解意因與蕪華偕行卽亦不作戲言前攜瑤仙之腕急爲之掩飾曰瑤妹無事不敢登大雅之門今有所就商也語已嫣然瑤仙曰此誰家之門耶蕪華曰蘭嫂原與瑤姊戲耳瑤仙唯

唯復問何事。三人同入內室。潑蘭曰：「瑤妹，余本有組織俱樂部之意。近因粟六不寧，事遂中懸。頃薛姑娘向余道及余當立謀進行，妹有嘉歎，賜我歎。瑤仙曰：「此事良洽。余復余輩，現今雖相聚處，日後自必分離。有此機關定年，彼幾次之例，則離者可以復，彼則又能備及余自極。躍贊成潑蘭曰：「然則何以策進行。瑤仙曰：「姊爲發議人，當往各姊妹處討求同意。如果贊成者多，立可開會討論。潑蘭聽之，卽辭瑤仙，偕薛華而去。

歐洲名小說家狄更司之言曰：「吾每見初與人締婚約之女郎，雙頰常帶桃紅色，如曾觸物而心怯者然。」斯語也，徵特西方美人爲然。吾國女郎，無乎不然。瑤仙頃見潑蘭何事而無言，何事而面赤，侍琴更何事而笑於其旁。潑蘭慧心人，故少思立，悟然讀吾書者，亦未始不解人意。瑤仙半日作廢生，是殆頭者與個人兒，語情於慮下矣。自黃母介壽事起，個中人之豔史筆端久未敘及，然而情之行動如猛水如烈火，荷無阻力，其勢有加靡已。是兩小之韻事，可以不言而喻也。是時彭叔尙未赴校，探知意中人獨在竹映軒，卽作入幕之賓，實行新特之求，絮語於紅窗綠窻間。郎情如醉，妾意若痴。郎曰：「憶自湖濱相逢，轉瞬半月，琴琴之懷未嘗一日不繫繞於左右。窈窕女君子，好述聖人，猶然聊果不以范叔爲寒下。嬪其家，余當日以香花供養之也。卿曰：「使君美意，夫豈不感。高堂在上，女兒家何敢私以身許人。雖然，款款盛情，五中深鐫，天日在上，斷不相負。郎曰：「卿能發乎情，止乎禮，令人愛之而益敬之。卿雖未諾，余請余固知卿已心許矣。卿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君誠知余心者，並肩而言，握手而別。當潑蘭來軒之時，適彭叔入室之後，瑤仙疑潑蘭曾見彭叔，故不禁羞形於色。實則彭叔步履既捷，行止又慎。

漪蘭固未見及也。

少間。漪蘭復嘻笑而來。謂瑤仙曰。諸姊妹無有不贊成者。瑤仙曰。人情誰不樂歡聚。妹固料同志必多也。漪蘭曰。今日有閒。即往冷香居集議。何如。瑤仙聽之。漪蘭即使侍琴赴各院報告。而借瑤仙先往冷香居。亡何。四華雙轡。佩珊靜娟先後蒞至。衆推漪蘭爲臨時主席。漪蘭首向衆人述發起緣由。略謂吾輩散處各家。彼會良懇。故組織此俱樂部。以便衆姊妹聯絡感情。次由瑤仙發起訂定簡章。衆俱以爲可。討論久之。訂成八條。漪蘭乃宣告於衆曰。

一定名 本俱樂部爲婦女所組織。定名閨閣俱樂部。

一宗旨 本俱樂部以聯絡感情交換智識爲宗旨。

一部員 凡經部員二人以上之介紹。得爲本部部員。

一職員 公推部長一人。會計一人。幹事二人。以投票選舉法行之。

一職務 部長總理全部事務。會計管理本部支收等事。幹事管理本部對外交涉對內通信等事。

一經費 部員每年納捐大洋二元。作爲經常費。如有特別要需。另行募捐。

一會期 每年清明中秋各集一次。部員非有重要事故。不得請假。如有部員五人以上之提議。部長可召集

臨時會。

一會所 西湖黃氏別墅

宣節簡章既竟。瑤仙卽請選舉職員。漪蘭從之。諸各人取票。衆乃相率往取。執管書竟。漪蘭請瑤仙收票。瑤仙從之。共得十票。卽由瑤仙檢視。漪蘭當選。部長瑤仙。偲珊爲幹事。會計亦漪蘭。得票獨多。漪蘭力辭。謂一人不能兼二職。卽諸君不以爲嫌。余亦無此精力。衆人僉謂盤盤大才。長袖善舞。兼任何妨。漪蘭憤不可却。乃卒諾之。旋語衆曰。余意部中可推名譽部長一人。則辦事更較順利。瑤仙曰。蘭姊之言是也。本部既以黃家爲會址。余意應推黃家伯母爲名譽部長。得老人贊助之。必能使本部日趨發達。衆人閉言不期而盡舉其手。漪蘭曰。余尙擬更推一人。瑤仙起辨曰。名譽部長祇須一人。若部員之女家長。盡推爲名譽部長。則本部秩序安在。至於黃家伯母之爲名譽部長。並非以蘭姊之故。實與本部有特殊關係。未可概論也。衆人俱然此說。漪蘭乃不復言。衆人當場擬訖。經常費卽行散會。

雲紅曰。前回寫黃母慶壽事。鋪張揚厲已極。繁華之能事。乃本回又益以餘音媚媚。猶作繞音之三匝。作者入細入微。固無絲毫之漏筆也。

花兒好之曲。濃香馥郁。情意纏綿。有此慧心人。乃來此慧心語。

漪蘭瑤仙憩室所談諸語。較前又進一步。當客裏話情。叙述家世之頃。偶及彭叔言者。聞者皆淡然也。至釣魚台交談時。漪蘭竟不作半吞半吐之辭。所謂一步緊一步也。然彼時瑤仙尙默然不答。今則「予之幸福所在

皆自姊之所賜之語不覺出諸芳口由是好事近矣作者寫來亦有層次

彭叔私作好述之請讀者或病其私然相處已非一日彼話亦非一次彼此心胸各已洞悉新特之求非桑中之約可比選言之又何妨且孫仙對答數語光明正大不失自己身分不傷他人美意寧能以私病之

遊戲場俱樂部蓋是美人附屬品本回所謂改良者組織者皆爲後文張本也

第九回 遊湖亭七言聯雅句 結吟社十美起新名

名山在望好景當前。瑤仙諸人憩息數日。又議踵事勝遊。是時蕤華。茜華。韞華。瑤瑤。瑤瑤。五人俱已旋家。蕤華。蕤華。爲劉太夫人所留。以故未行。是日也。特雇一舟。同遊者凡十人。自史太夫人以下。而漪蘭而瑤仙而靜娟而雙華。及侍婢三人。羅仲以照料諸人。故亦與俱行。一聲款乃。雙漿競飛。羅仲請命於史太夫人。先當何往。史太夫人曰。余惟馬首是從。到處皆有可觀。不必指定。何往漪蘭曰。今日既駕舟吾輩可繞外湖一遊。羅仲聽之。以告舟子。舟子唯唯。卽向外湖進駛。外湖面積大於裏湖。後湖風景亦獨富。凡孤山之勝蹟。如平湖秋月。如照臺。如公圃等。皆臨外湖之濱。惟諸人前次既經遊遍。孤山勝蹟。故於平湖秋月等處不復登陸。卽停舟湖心亭。亭居湖之中。四面臨水。左右翼以雕欄翠柏。成行羣花。掩映客自軟紅十丈。中來者疑是蓬萊仙窟也。既登陸。羅仲藉諸人曰。盛衰興廢不獨一家。一國爲然。彼名山勝景。可與天地同壽者。亦至荒廢。乃爾是地。舊有層樓。垂榭。南遊會一幸。臨題一額於亭之楣曰。靜觀萬類。又書一聯曰。波湧湖山遠。山催水色深。蓋憑欄四望。羣山環立如屏。西向

正對南北兩峯。故下聯云。後經雍。正年間。修葺之。啓堂三楹。卽此地也。當年雕欄畫檻。金碧燦然。故湖心平眺。爲勝景之一。今則僅存此荒蕪不治之數椽破屋。供余輩來憑弔耳。言次。慙然瑤仙曰。此地形勢極佳。廢之良爲可惜。然余之生性。頗異於人。若以弔古與攬勝並論。余覺攬勝之趣味。迥不及弔古之幽長。史太夫人曰。攬勝與弔古。其趣味各因其人之心理。而異余意。少年之人。正如花木逢春。欣欣向榮。之。日思想切。忌衰蕪。願汝毋犯此病。漪蘭笑曰。瑤妹爲人。清如出水芙蓉。幽如空谷芝蘭。故其懷抱。獨高人一等。衰蕪二字。非所以語瑤妹也。夫人有逆境。乃生悲觀。瑤妹事如意。着着稱心喜悅。且不暇衰蕪云乎哉。瑤仙見漪蘭爲之辯白。彌深感激。佇立有間。夔華笑。願瑤仙曰。姊姊。慨乎言之。自必中心有所感觸。卽妹對此。劫後湖山。亦覺思古之心油然而生。今與姊聯句。可乎。瑤仙曰。固所願也。特余又須顯醜耳。夔華曰。大巫在前。小巫居然試技。余殊不自量。姊何謙爲。言次。又曰。吾輩其聯七律乎。瑤仙領之。夔華卽吟曰。

落英如雨話銅駝。

漪蘭聞之。欣然曰。藝妹首唱。便如此佳妙。旣哀豔。又幽雅。若在酒筵間。當公賀一杯也。瑤仙曰。狗尾續貂。必貽笑柄。蘭姊。盍爲余續之。漪蘭笑曰。余無七步之才。那敢言和。以珠玉當前。未吟先慚。妹自續之。余固處旁觀地位也。瑤仙一笑。置之。稍一思索。卽續吟曰。
寂寂江山不忍過。劫後湖光空濼濼。

夔華曰。好個空濼濼三字。令人爲之叫絕。瑤仙曰。殊不見佳。姊又何苦挪揄之。言次。卽促夔華接吟。夔華曰。且容余思之。余素不善對仗。此句猶爲難續。瑤仙聽之。有間。夔華續吟曰。

春來柳色自婆娑。樓臺今日餘灰燼。

吟罷。瑤仙贊不絕口。卽續句曰。

風景當年問辟塵。

夔華曰。何物姊姊得此神句。瑤仙曰。且慢謬贊。下句頗不見佳。姊可爲余改之。夔華曰。姊且吟出。余當領教。瑤仙乃吟曰。

莫假靈丸爲駐景。

漪蘭曰。此句亦殊工穩。鳥用乎改。夔妹可收瀆也。夔華方在思索。衛華曰。余得一句矣。佳否不論。可能代夔姊續之。瑤仙曰。正欲聆君佳音。請速言之。衛華卽吟曰。

斷紅欄外夕陽多。

瑤仙曰。斷紅夕陽。逼切。卽古有此一句。全詩生色多矣。夔華曰。余所續句。殊不及妹。瑤仙曰。姊試誦之。夔華卽誦曰。

我來僅贖石盤陀。

蕪華曰此句勝妹多矣且與却後樓臺兩聯吻合尤非妹句所及瑤仙曰兩姊吟與甚佳壹再聯一首蕪華以爲然卽請瑤仙爲唱漪仙曰改用麻韻何如蕪華領之瑤仙卽吟曰

依舊東風唱洗紗

蕪華卽續之曰

天然圖畫浪淘沙敵室人去無芳草

蕪華曰上句嵌入洗溪紗下句便用浪淘沙好個一雙詞牌信口吟來竟成妙句瑤仙曰余與姊各聯一句何如

蕪華曰姊先吟余續之律詩本非余所能頗覺對仗不易瑤仙從之俯思少頃卽吟曰

大地春回有落花

蕪華曰對來頗似成語而實非成語俱見輕靈之致時蕪華已得續句卽向蕪華曰

四壁雲山留色相

吟罷又語蕪華曰今當姊續之此句本不佳對仗若工當稍出色蕪華曰余當現身說法用華字押韻以年華對

色相尙覺工穩瑤仙曰姊句真非滿亭風雨泣年華七字乎蕪華笑而不答朗聲吟曰

一湖煙樹用年華

瑤仙曰余知有亭而忘却湖可謂遺其大而記其小此句遠不及姊矣蕪華曰余當再續之由姊收韻何如瑤仙

可之。藝華乃曰。

雕囊曲檻。今何在。

瑤仙曰。

回首江天。噪暮鴉。

吟既。瑤仙意與方酣。尙欲再續。史太夫人曰。爾詩已足。多則太傷腦力。且在此地駐足已久。可行矣。瑤仙從之。不復續吟。諸人乃相率還舟。旋至放生池。遊三潭印月。諸人不復登陸。蕩漾於池中。羅仲指一傑閣。語諸人曰。此御碑亭。聖祖所建者。平橋三折。恍如長虹。爲登亭之要道。史太夫人便詢三潭印月之出典。羅仲曰。蘇東坡官杭州時。立塔於湖中。塔形如瓶。浮漾中流。故詩有「三塔亭亭引碧流」之句。明之中葉。失修而毀。萬歷年間。濬取葑泥。繞潭作堤。圍之成池。卽此放生池也。池外仍建三塔。以復舊觀。嘗明月人靜。湖水不波之時。清光映覆。分塔爲三。一葉輕舟。鼓棹水面。真是絕好佳景。三潭印月之名。卽本於此。諸人頷之。羅仲又曰。御碑亭之後。有彭郎之退省菴。一經名人留題。遂成千古美談。又復爲小瀛洲。荷塘十里。開花結子。年勝一年。雖盧家莫愁湖。亦不是過。今日來此。雖早以意度之。當亦綠蔭如蓋矣。惜吾舟爲石橋所格。不能復進。伯母等若欲前往。盍卽捨舟登陸。史太夫人曰。登陸則又須費幾多時。可勿庸往。羅仲乃命舟子返棹。閱徧錢王祠。白雲菴。鳳林寺諸地。始倦遊而歸。明日。雙華乃旋家。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時序遷流。等於浮雲。家庭瑣細。無關宏旨。此數十日中之事。余亦不復贅述。矣。惟有兩事當露布者。則友竹奉召北上。彭叔放學歸家。一則實授部郎。一則掛名金榜。兩家之喜可知也。劉太夫人請爲友竹舉觴。史太夫人亦請爲彭叔開賀。兩家謙讓不已。卒由漪蘭決議。邀集親友中之知己者。作一團聚。兩事合爲一事。不必過事張揚。而借賞荷爲名。免得溽暑炎天。累人忙碌。兩太夫人俱聽其說。友竹定於六月初三啓行。即擇定六月朔日。設筵饗客。內外布置。雖不及黃母慶壽之華麗。究不免有一番舉動。此中操事最勞者。自必漪蘭。漪蘭雖于歸未久。猶是新娘。然黃母思厚。樸實。驟多。大才。盤盤之媳。婦自不如以家事付之。爲當此。次之筵。男席設於南湖草堂。女席設於竹映軒。瑤仙權選潮音樓。與其母同居。草堂臨池。濱微風。過處香氣襲人。竹映軒則偏栽綠竹。當茲時節。玉立亭亭。參天蔽日。清涼滋味。彷彿處碧紗帳中也。尤可寶者。盆蓮碗蓮。紅白色。圍徧四座。卽不有周子之癖。亦當爲之怡情悅目矣。及日男賓之趨賀者。約二十人。女賓亦如之。惟四華雙轎。則皆戾止。蘭閣知己。藉此盛會。又可多聚一次。故無不欣然。就道未入席之前。漪蘭先導諸女友登湖心亭。賞荷。紅苞綠萼。青盤翠蓋。星羅棋布。楚楚可人。諸女賓至此。皆有觀止之歎。漪蘭猛憶一事。就瑤仙微語曰。猶憶妹初來吾家時。余與妹來此亭上。吾姑以去年會開。並頭蓮告妹。余戲問妹以主何吉。徵妹謂是余于歸之兆。余又戲言今年還須續開。今何如乎。聞吾姑言去年祀開兩朵。今竟倍之。妹乎其猶主余于歸之兆耶。瑤仙置若不聞。願而他語曰。余見荷池多矣。從未見如此之盛。曩者姊夫謂小瀛洲夏日荷花極茂。以余度之。當亦不是過也。賽華

曰余嘗夏日往遊池中荷花較此猶多瑤仙曰此間已是盛極毫無隙地可覓小瀛洲斷不至有過於此雖然余之所云以湖面之大小爲比例若以彼方全湖之花枝論自必較此爲多然此間之可貴正以湖小花多也蕪華曰花開花落其盛其衰本視氣候與地土爲轉移然於家運之興替似有消息可通無知草木亦有靈耶衆人談笑移時漪蘭乃導諸人往竹映軒

是日之筵除却一般葦膩紅友亦概擯絕或品雨前之名或飲荷蘭之水雖當筵前並不苦熱且室有電氣風扇四具涼風習習窺襟入懷不特不患炎熱且幾忘此時之爲盛夏矣主此次之筵者爲漪蘭與靜娟蓋既席雨寒合宴名義上吳家不可無主而實則一切調度悉漪蘭籌畫靜娟僅畫畫伴食而已酒半劉史雨太夫人相繼至竹映軒道謝諸客咸起謙遜劉太夫人並請諸客多留幾日或應或諾各居其半有問蕪華起言曰余頃成一遊戲文借重諸位芳名關及瑤姊尤大瑤姊聞之幸勿爲怪瑤仙急問其故蕪華曰余以「瑤島仙子記」爲題所以美姊也小桃可往取紙筆來小桃飛步而去有間俱取以至於是蕪華展錦箋舒玉腕伏案而書書成衆爭觀之其上云

瑤臺之上有仙子焉(瑤仙)莊靜幽閑娟娟其貌靜娟(蘭心)蕪質(漪蘭)懷瑾握瑜(韞瑾韞瑜)天上秀娥(秀娥)允推佳麗(兆麗)人間美女(兆美)嚙媿光華(四華)瑤島臨江(瑤仙)江水明漪(漪蘭)蕪蕪而淨(蕪華)碧痕可愛(碧痕)仙居所宅在島之東(倩東)茜草成叢(茜華)既芳既豔(瓊瑤)爲柱(佩珊)亦玲亦

璫(玉玲玉璫)仙乎。仙乎。是何福慧。儲書餘暇(書備)記以美之。(兆美)

諸人誦既。漪蘭首先稱妙。靜娟曰。藝姊心思真靈巧。在座諸人無一漏却。洵是不可多得。蘅華曰。此雖遊戲之作。果真以贈。瑤姊亦胡不可。瑤仙曰。藝姊慎。調笑人然太不爲。余留餘地。藝華曰。姊以瑤台仙子命名。抱負原自不凡。寧不足當此文乎。言次。衆人又談笑移時。始行散席。

明日。漪蘭集俱樂部諸人於竹映軒。爲開臨時會也。諸女賓以炎熱故。昨日次第辭去。惟俱樂部中人爲漪蘭所留。且屬至戚。是以未行會次。漪蘭佈告開會宗旨。謂藝遊湖心亭時。聞瑤妹。蘅妹。諸人聯吟。余卽有結吟社之意。當時以同志散。遂未提議。今幸聚於一家。是誠絕好機會。用敢以此意商之。諸姊妹。瑤仙曰。如此雅趣。余深贊諾。諸姊妹。倘善蘭姊所言。盍舉手示意。衆人聞言。齊擊其臂。漪蘭曰。諸姊妹既以爲可。本社卽附於俱樂部。應否別起新名。珮珊曰。余意別起一名爲是。蘅華曰。詩詞亦俱樂之一。毋需新名。藝華曰。此爲形式。問。有否實屬。兩可。漪蘭曰。余起散花吟社四字。諸姊妹。倘以爲可。卽用之。否則。卽不起新名。亦無不可。瑤仙曰。仍請舉手表決。衆以爲可。於是贊成者又擊其臂。共得五人。漪蘭曰。余亦贊成。別起新名。現在贊成者。居什之六。社名當然成立。衆隨之。瑤仙起言曰。社名旣已成立。余意。社友俱當起一別號。諸姊妹於意云。何衆俱可之。瑤仙曰。余用廣寒侍女四字。藝華聞之。笑曰。姊果以瑤台仙子。自居。足見余昨日所作。尙不謬也。瑤仙方欲答語。蘅華已先發言曰。余取書城客三字。靜娟亦起曰。余取名添香詞史。漪蘭俱筆之於書。笑曰。余取空谷寄生。蟲五字。頗堪發噱。瑤仙

曰蘭姊雅而韻。誠足當空谷芝蘭。珮珊曰。余取名湖。上開鷗。夔華曰。余再三思維。終莫得佳名。用鴛湖釣徒何如。漪蘭曰。四字甚佳。韞瑾曰。余名爲武陵。仙侶。卽請蘭嫂正謬。漪蘭曰。佳甚。於是薛華衛華紹珍相繼起言。薛華名吟。香樓主。夔華名蓬萊。散仙。韞瑾名眠石。女郎。諸人起名。既竟。漪蘭請推舉一人主政。謂吟社。附於俱樂部。原無再推主任之必要。特吟詠。非余所工。自問實難勝任。衆以爲然。卽推漪仙。否之。荐舉夔華。夔華力爭。謂衆望所歸。斷無推諉之理。漪仙無可如何。始從衆意。時已傍晚。諸人遂散會。

龔紅曰。本同所寫。傳十美也。而主旨實在漪仙夔華前半回之遊湖亭。則有漪仙夔華之聯句。下半回之遊湖文。則出自夔華之手。結吟社。則漪仙爲之主盟。故曰。主旨實在漪仙夔華也。

作者何以折重漪仙夔華。蓋十美之中。又分主賓。其主爲誰。漪蘭。漪仙。夔華是也。故開卷第一聲。卽漪蘭出場。而中間敘述各事。亦屢以漪蘭爲之樞紐。漪仙與彭叔之事。夔華與友竹之事。兩段佳話。一片豔情。又書中重要關節。故描寫二人。有折重處也。

湖心亭所聯二律。以甲古之幽思作遊湖之紀念。語意頗極哀感之能。夔華衛華所聯首律末句。實無軒。夔華所作瑤台仙子記。頗見巧思。記兩家合賀事。脫盡黃母慶舊套。是落筆能變化處。

彭叔高標友竹。升轉瑤仙之喜。可知不知夔華亦有動於中。否開賀一層。並非浮文。作者仍是寫美人福。蓋按諸妻以夫貴之說。彭叔友竹之貴。卽瑤仙夔華之貴。卽美人之福也。

第十回 藍田種玉聘禮告成 南浦餞行離愁伊始

明日友竹行矣。友美及羅仲昆季三人俱送之於河干。一聲驪唱。雙淚并流。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羅仲三人。恐友美兄弟別有所談。先行辭歸。友美直送之至拱宸橋畔。手足情深。臨別叮嚀。友竹私囑阿兄曰。曩與哥所談者。幸善爲我謀之。友美曰。余斷不忘此事。余亦願此事之速成。倘弟得佳偶。宜爾室家。余實樂視之。友竹曰。擲果贈珠。余非不願。瓜田李下。實畏人言。故余雖留杭數月。遇豔幾番。並未敢一作。唐突語。今行矣。耿耿此心。夙夜難忘。雖然。余意如此。未識彼具同情否。友美曰。渠與瑤仙頗善。聞瑤仙曾戲語之。渠無拒絕之色。當不至若流水之無情也。友竹唯唯。友美又囑善事老父。相與揮淚而別。

友美既歸。卽以聯姻之事。稟諸史太夫人。史太夫人曰。余久有此意。故前囑三寶問壘姑娘。已否字人。聞悉渠猶深閨待字。余卽擬向羅夫人提議。懇彼作冰上人。今友竹既北去。余等少緩。亦當歸乘。此數日之間。可卽辦理。此事卽三寶與黃家締姻一端。余擬同時舉行也。友美曰。此兩事俱極美滿。壘妹固是佳嬌。彭叔亦處快婿。阿母盍卽往探羅仲夫人之意。史太夫人曰。汝且去。余當召三寶來。再與商之。友美領之而去。僕婦奉命往尋瑤仙。瑤仙旋入史太夫人曰。汝仲哥行矣。余等留此已久。亦將返鄂。余曩語汝曰。余之一生。尚有兩事未了。俟汝仲哥授室。汝亦詩賦于歸。則余不復有他念。若茲二事。此行或有端緒。汝當未忘。余言汝之心事。余已瞭然。今當授意。滿蘭使彼家卽來求婚。汝意云何。瑤仙閉言紅霞縷縷。頓上鬢雲。目視其母。嫣然一笑。史太夫人知彼已默允。又曰。

汝仲哥行時以劉家姻事囑汝大哥余擬與汝事同時行之余極不喜浮文下聘納采俱從簡畢事竟之後余等即歸無論先娶先嫁皆當速爲預備瑤仙曰兒事亦勿與蘭姊談及渠曾告余擬早日發表此事而以差修自任可免幾多俗套今日尙未提議者諒以事冗耳若祇告以仲哥欲娶蘭姊之意兒意彼必思及此事如是則不著痕跡矣史太夫人笑頷之瑤仙又曰仲哥行聘可假此地若兒事則全在一家似覺有所未便史太夫人曰汝素大方胡作此小家語汝兩人相愛之情余豈不知何必復拘此小節瑤仙復面赤無言

賣漿有母可結絲蘿史太夫人旋至春深院以求婚之事告諸漪蘭請爲執柯漪蘭欣然可之且曰吾姑近亦語余謂瑤妹德性幽閒才華卓絕娶婦當娶吳氏女特未知伯母肯使掌上明珠下嫁田舍郎否史太夫人沉思少間笑曰蓬門陋質未習閨儀自當尊府恆多失禮還蒙少夫人獎許愧惡甚矣聯姻一端無不從命漪蘭起謝曰伯母允以瑤妹下嬪非僅吾姑樂之彭叔感之卽姪婦獲此閨中良伴可以永聚勿散亦且樂且感也史太夫人謙遜不遑漪蘭又曰劉家之事十有九成余當先與吾姑商榷由吾姑作伐事更順利易行史太夫人頷之漪蘭笑曰伯母吾兩家友情篤厚余固曰夜望結絲蘿今不圖可成兩重姻親從此益加親密矣史太夫人曰小女生性驕縱庭訓不良長而成習異日者尙望少夫人時爲指導或能稍彌其過漪蘭曰伯母太謙瑤妹爲人實無一疵可求余方傾倒不已伯母胡作此語言次羅仲入室見史太夫人在座卽前行禮史太夫人曰小兒行時旣蒙祖饒又勞遠步感謝無似羅仲曰諸事草草實優嘉賓但望伯母海涵感謝又何敢當漪蘭卽笑顧羅仲曰伯

母頃已親口允以瑤妹適三弟汝可先代三弟謝伯母羅仲聞言喜甚笑曰余嘗喚彭叔來謁丈母言既欲行滄蘭目阻之始止史太夫人旋即辭出滄蘭即往壽萱室以締姻之舉詳白劉太夫人夫人欣然可之且曰彭兒久以意告余以門第論兩家固極相稱以人物論兩小又無差別余意可不必占合至劉家之事余明日即當前往滄蘭領之而退

是晚彭叔特約瑤仙賞月於湖心亭瑤仙意不忍却欣然從之語情於碧欄杆裏月光皎皎人影雙雙瓊樓玉宇中之神仙無以過此彭叔曰余方謀官費留學運動已將成熱乘風破浪萬里壯遊妹亦有此志乎瑤仙曰是正余所大願曩嘗與蘭姊言此志特余不能盤行文字恐此志終難達耳彭叔笑曰余可保妹如願以償瑤仙故爾之曰哥意何指彭叔曰妹亦不必假作痴雙矣余母頃告余謂吾兩家聯姻事由蘭嫂爲之提議已得雙方同意余聞此信歡忭莫銘吾鄉習俗一家之中一年不能兩娶遠則災殃必至故余母始有明年爲余完姻之意然此事實太迷信余極不以爲然今當假留學之名與妹於秋間結婚後同赴西洋瑤妹汝亦知余之心乎余之思妹甚於飢渴能與汝早聚一日即余心早慰一日瑤仙曰余之私心寧異於哥余不知寄具何等之吸引力而能令人傾倒乃爾彭叔曰僕本恨人生多恨事昂藏七尺終日昏昏常處雲霧之中自見吾妹芽寒頗開如死灰如槁木之人意與日以活潑不然劉家諸華夫豈不可與偶胡叔處至今耶瑤仙曰人非木石曷不感君之情第出洋之舉余不解西方言語哥縱泥余同行而余徒有其表不將貽人以笑乎即使無人笑余余至彼那目不能讀

口不能言無似盲啞。又有何樂若處處仗哥翻譯。哥亦不勝其煩。此事奈何。彭叔曰：此事可以勿慮。聰慧如妹。習學極易。由滬至美。路上須費月餘時間。或乘西比利亞鐵道至歐洲。亦須兩旬有餘。余若日以通用之語言授妹。到得彼邦。便可無盲啞之誚。瑤仙笑頷之。旋曰：哥可爲余購英文書數冊。彭叔曰：英文啓蒙各書。余篋中甚多。不必往購。瑤仙笑曰：余需莎士比文。集及魯濱孫流記二書。哥若有此。盍以借。余彭叔驚問曰：妹能讀此兩書乎。此兩書之程度。至少曾讀英文三年者。方能習誦。妹果有此程度。耶。曷爲守秘如此。瑤仙笑曰：幼從竹哥共讀。知一二年來。人事倥傯。久已不彈此調。爲蔽拙計。故不敢選以告哥。不圖留此破綻。爲哥洞燭隱情。求學毋復余滋愧矣。彭叔笑曰：如此。余益樂不可支。特撫躬自問。轉慚不學耳。瑤仙曰：高等學校之卒業證書。究非可輕易到手。談次。忽聞春深院裏笑聲甚劇。彭叔曰：彼輩何事而樂。至於斯。瑤仙曰：樂乎。余輩此時豈不甚樂。彭叔曰：此時之樂。表面之樂耳。未婚夫婦。究竟隔膜。一層異日。雙飛雙宿。樂於此時者。正不可以道里計。瑤仙曰：吾意不然。吾兩人此時之愛。乃所謂天地之至情。異日者。間以人慾表面之樂。日長精神之愛。日消。哥以此時爲表面之樂。與余意適成反比例。哥當念之情真也。色偽也。妹之情可戀。妹之色不足戀。彭叔曰：妹知言哉。抑知此亦人生特件。氣機所感。有不期然而然者乎。妹以人慾不足戀。爲說。義固至當。然謂異日間以人慾而後精神之愛。日消。余恐非所以語余輩也。瑤仙曰：此亦人情之常。譬如一物。求之不得。則思之愈切。愈求而愈不得。則愈思而愈切。及其得也。覺此物亦不過如是耳。故未婚夫婦之愛情。每視已婚者爲篤。彭叔曰：此薄倖之舉。勸余自問。當不至此。瑤

仙曰余亦願哥。母然今日勿喜。新他日勿厭。舊百年如一日。永老無間。言彭叔曰。願如汝言。當永佩之。言次漸及返鄂事。彭叔詢瑤仙。以歸期。瑤仙曰。哥既有以秋爲期之意。當早告余母。余等卽歸去。雖家計不裕。余母亦當奉贖市門。爲余賂。辦粧。區彭叔曰。然則歸期殆不遠矣。余殊不忍與妹離。別憶自芳輿。蒞止忽忽。月餘。雖未能與妹朝夕談心。而每遙聞聲。欸心頭。輒覺有無限樂趣。若一日不聞聲音。不見笑貌。卽惘然。如有所失。瑤妹汝亦如是乎。瑤仙曰。此短期之離。別乃永久完聚之先兆。哥從遠處思之。可勿戚戚不歡。彭叔曰。分別至少須一月。以一月三十日。一日廿四時計之。當得七百二十小時。余度一刻如一年。此一月間。何易挨過。而况妹此去。斷非一月之期。卽可復聚。耶。瑤仙曰。余去之後。當勤修書簡。以慰哥。則見信如見人矣。彭叔唯唯。時坐談已久。瑤仙起立曰。明日再見。過久恐勞。余母盼念彭叔允之。瑤仙乃歸。竹映軒彭叔目送之。默念曰。我黃彭叔幾生修到。獲此豔妻。行當挈之。徧遊世界。名勝使倫敦巴黎之間。留此名花芳影。而公衆評論。咸謂東方美人。其柔媚雅韻。殊非西方美人所能及。如是。余豈不大快意哉。

明日劉太夫人歸寧。以聯姻事告穆亭夫人。穆亭夫人固曾於黃氏別墅親見友竹。者翩翩丰儀。足膺乘龍之選。卽友竹。夔華。晤面亦已不止一次。可之否之。片言能決。母以問女。女竟默允。此事遂定。劉太夫人卽日返家。而答史太夫人。史太夫人道謝勿置。兩人卽議行聘禮。節劉太夫人曰。舍下有祖遺玉鐲。玉佩。玉如意。三物。先夫生時曾指定爲三小兒聘妻之禮。就中以玉佩之價。最巨。聘維兒媳婦時。以抽籤法定之。彭兒得玉鐲。今卽當以玉鐲

爲信物其餘金珠之屬一唯夫人命史太夫人曰即此已足吾輩不必如世俗之繁瑣劉太夫人唯唯史太夫人又曰尊府約於何時迎娶能早日示知乎劉太夫人曰羅兒始於今正完婚在例本年不能再行大典惟彭兒擬秋間出洋留學欲於出洋之前與瑤姑先行婚禮婚後同往西洋此破例之事夫人亦贊成乎時潞蘭亦在旁僂言曰渠兄弟都係新界中人不必繩以迷信之俗例史太夫人曰余知三公子爲二公子故婚事稽遲已久早日完姻余自無不贊成特時日過覺短促余雖無隋珠和璧爲小女壓裝然一切日用之品亦當略爲置備……語未終劉太夫人即答曰夫人言重然渠夫婦方欲壯遊歐美不必踵事繁華愈簡愈妙吾兩家情好若斯斷不至效世俗之爭論也史太夫人曰若然余等即當辭行寄居夏屋忽忽月餘余實無以言謝即謝亦非徒託空言惟有長銘於心耳劉太夫人曰夫人何外視乃爾謝之一字非所語於至戚也余意際此炎天溽暑征塵僕僕殊非所宜再緩數旬何如史太夫人曰夫人厚意非不欲從奈屈指計日轉瞬秋風實有不得不歸之勢既爾羶蘿異日叨擾之時正多余等准後日啓行盡一日之力足能拼擋一切劉太夫人仍極力挽留史太夫人惟笑謝之耳

劉太夫人乃面約翌日饒行而退。

「不堪攜手河梁上聽唱陽關煞尾聲」痛哉別也情愈深者別愈苦故昔人有不知離別苦恁謙愛情深之款情到濃時即歡聚之頃猶恨不能兩身變作一體矧使兩身異地而居耶翌日黃氏閨家僕吳氏諸人於草堂凡設兩筵男女別座在座諸人雖皆有惜別之容而實無難堪之苦惟彭叔瑤仙各懷無限酸楚廣座之中欲訴無

從相親。脈脈含淚。盈盈無語。如何熱鬧。皆晏然無味。未及酒半。彭叔託故辭出。在座諸人。大半過來。人深知兒女心腸。草草終席。卽行散。史太夫人。越憤。情深。見瑤仙舍羞帶怯。不得與彭叔一訴。離緒而積。鬱於懷。恐將致病。因至竹映軒。使侍琴邀彭叔至。顧語之曰。公子汝能送余等。至滬一遊乎。余有事欲告汝也。彭叔不卽答。目視瑤仙。瑤仙點首。示意彭叔卽曰。伯母有命。敢不謹遵。且送往迎來。亦地主應盡之禮。明日准負簋相從。史太夫人領之。彭叔欲顧瑤仙語。囁久之。終覺吳母之前不能暢所欲言。史太夫人洞悉隱情。遙歸湖音樓。彭叔瑤仙始從細語。離情彭叔曰。妹行矣。果忍行乎。一語未終。淚隨聲下。瑤仙曰。彭哥何苦。乃爾只此一別。卽可永敘。守當從樂觀方面思之。言次亦不禁淒然。泣下。蓋其言雖似。達而傷感。離別之心。實與彭叔無異。彭叔曰。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除非彼此素無感情者。乃能無所感觸。於僕若吾兩人之盟。山誓海生同衾死同穴者。那能禁其不酒。別淚余幼讀某說部。曾見小詞一闋。今猶能憶其半。『明朝送別長亭。畔忍牽衣道聲珍重。此心更亂。門外天涯何處。是但見江湖浩漫也。難洗愁腸一半。若盧夢魂飛不到。試背背彼此將名喚。』此簡短之斷腸詞。偶憶及之。輒爲撫然。何圖今竟親嘗其味。耶。瑤仙曰。此曲煞是酸心。若以苦論。余恐相思之苦。尤甚於此。百倍。思其人不見。其人不見。其人愈思。其人故世之因。是而瀾。瀾者不可勝數。幸哥與余別後。力體余心。善自寬慰。若因思而愁。因愁而淚。此信傳入余耳。余能不肝腸寸斷。哥其忍乎。彭叔曰。妹母慮余誓不忘此金玉之篤。瑤仙曰。哥亦知余母泥哥同行之意乎。母愛女又愛婿。目視吾兩人之戚感。不歡。故使多聚。幾日後。雖不明以告。余然知母莫若女。

彼能曉余心事。余即能知其用意。彭叔曰：伯母之意至可感也。言時彭叔瞥視瑤仙，雙腕戴上玉鐲，又指語之曰：妹合意乎？瑤仙聞言不期紅上鬢雲，赧然曰：蘭姊頃送至潮音樓，余母特帶交余偶試用之，不圖爲哥覓見也。言次即欲去之，又曰：幸爲哥所見，若被女伴知之，能不笑謔乎？彭叔曰：妹腕弱而瘦，殊嫌其大。瑤仙曰：本非尋常裝飾品，玉以取其堅潔，鑄以取其團圓，此兆極佳。余已心滿意足。彭叔笑曰：妹吐屬名，尙不愧爲錦心繡口。言次起立，又曰：妹事正多，余且去。好在明日同行，尙有敘談時也。瑤仙以諸事未竣，即不之留。彭叔乃去。

豈紅曰：本回主旨，爲傳彭叔瑤仙友竹襲華之締姻。讀之一目瞭然。雖然，此猶皮相之言耳。本回之重要全在承上啓下，前九回之盤旋曲折，洋洋數萬言，其要義不外使彭瑤竹襲結合。至本回乃大書特書曰：「藍田種玉聘禮告成。」上文所千喚萬呼而求之者，今始出現婚事。既定全書，乃得小結果。由是而結構而旅行等事，胥從定情而發生。故曰：本回所以承上啓下也。

彭叔瑤仙話別一節，哀感纏綿，可歌可泣。定夷固寫哀怨文字之能手，曾讀其著作者，類能道之。固毋庸余之贅評也。

第十一回 亭短長亭頻酒情淚 書來書去互訴幽懷

午後，更太夫人特挈兒女至壽萱室辭行，並鑿金鑿金簪，金壓髮，金戒指四事，以往授與劉太夫人曰：客墓無長物，奉此四件權當定情一切之需。俟迎娶時，送奉乞夫人轉達之。劉太夫人曰：只此已足。夫人而以此物爲輕，其

如○余○家○何○史○太○夫○人○復○及○邀○彭○叔○伴○送○之○言○劉○太○夫○人○曰○此○女○婿○應○盡○之○職○渠○本○閒○居○無○事○不○僅○可○以○赴○瀝○即○送○至○湖○北○亦○無○不○可○特○恐○少○不○更○事○不○僅○不○能○効○力○轉○累○夫○人○費○神○耳○史○太○夫○人○笑○曰○夫○人○言○重○湖○北○道○遠○伴○至○瀝○江○足○矣○言○次○復○指○友○夫○婦○及○瑤○仙○曰○余○特○挈○兒○曹○來○前○道○謝○兩○閱○月○來○食○之○安○之○種○種○叨○擾○感○難○言○喻○惟○有○心○銘○而○已○劉○太○夫○人○急○答○曰○諸○多○簡○慢○愧○慙○方○深○謝○之○一○字○更○何○敢○當○明○日○適○與○啓○行○時○余○當○與○兒○婦○等○恭○送○至○拱○辰○橋○畔○史○太○夫○人○力○謝○之○劉○太○夫○人○又○曰○余○已○使○羅○兒○往○購○招○商○局○房○繪○票○二○紙○奉○贈……史○太○夫○人○不○待○言○終○即○曰○此○事○斷○不○敢○當○夫○人○必○欲○行○之○余○等○益○不○自○安○劉○太○夫○人○曰○聊○盡○地○主○之○誼○耳○夫○人○不○必○斤○斤○於○此○余○等○異○日○當○再○至○鄂○渚○有○往○有○來○乃○見○戚○誼○夫○人○其○母○固○辭○史○太○夫○人○允○而○謝○之○劉○太○夫○人○又○曰○此○時○由○水○程○行○尙○覺○多○費○時○暑○異○日○火○車○通○行○自○杭○而○滬○瞬○息○可○達○更○便○利○矣○史○太○夫○人○驢○之○遂○與○友○芙○等○俱○辭○出○行○矣○行○矣○珍○重○珍○重○此○非○行○人○與○送○行○人○酬○答○之○語○乎○一○片○離○別○之○情○只○此○八○字○足○以○盡○之○明○日○吳○氏○諸○人○啓○行○黃○家○自○太○夫○人○以○下○果○皆○買○舟○送○之○拱○辰○橋○瑤○仙○以○彭○叔○同○行○赴○瀝○即○不○與○之○周○旋○惟○惜○漪○蘭○偶○坐○船○頭○俯○視○清○流○絮○絮○話○別○雖○不○至○若○昨○日○與○彭○叔○交○談○之○情○景○亦○已○黯○然○魂○銷○舟○至○輪○船○停○泊○處○友○芙○彭○叔○先○飭○人○將○行○裝○運○置○艙○底○諸○人○然○后○相○率○登○輪○事○竟○劉○太○夫○人○以○次○始○返○棹○而○歸○亡○何○汽○笛○鳴○鳴○輪○途○起○旋○彭○叔○瑤○仙○此○時○惟○恐○舟○行○之○速○雖○當○炎○熱○天○氣○亦○不○覺○征○途○之○苦○友○夫○婦○伉○儷○情○深○本○不○寂○寞○史○太○夫○人○則○對○此○佳○兒○佳○婦○愛○婿○愛○女○更○覺○有○無○窮○之○樂○趣○矣○

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行。誰知離別情。此一曲小詞。不當爲彭叔瑤仙而歎。且不惟山牽別恨。水帶離聲。聞輪機轉。轆之聲。愁腸欲斷。聽野鳥啾啾。而嗚如助人之歎息。兩人此時各懷無限酸楚。幸史太夫人常在。友笑夫婦艱中。彼此得盡所欲言。彭叔瑤曰。瑤妹。吉期約在中秋。左右屆時。余當親至鄂。諸逆伯母及妹等。來杭特不識。世伯能否南歸。一敘瑤仙曰。余等自當如期。而至哥不必遠道相送。屆時余父或挈竹哥同旋。亦未可知。彭叔曰。吾家園中。妹最愛何室。余嘗早爲之備。以藏阿嬌。瑤仙曰。此非余所嘗言。哥愛何室。余即因哥之愛而愛矣。彭叔曰。竹映軒爲妹故居。余知妹所愛者。然可以爲書齋。而不可以爲寢室。此結構與他位使然。無從改造也。蘇靈堂屋頗軒敞。地位亦極適當。余欲改建樓房。卽爲余夫婦設榻。異日櫻花館。如居蓮季夫婦。則靈堂室一帶。備極熱鬧矣。瑤仙聽之。彭叔又曰。蘇靈堂之名。不可以名寢室。余欲別題新名。瑤妹汝名瑤仙。余卽用儂仙閣三字。以爲美滿姻緣之紀念。當亦妹所贊成也。瑤仙曰。哥意未嘗不美。誠恐世俗之人笑吾輩不拘小節耳。彭叔曰。笑罵由他笑罵。無價值之言。余本不以爲重。且就春深院言之。亦仲哥所改題。以此爲例。人復何言。瑤仙頷之。

此時彭叔忽顧視窗外。見夫野樹雜花如飛。而逝。凄然曰。歡娛之時。漸短。離別之期。漸促。此一陣陣之江花。江草。掠目而過。肝腸寸斷矣。瑤仙曰。余豈忍與哥別。此實無可如何之事。彭叔曰。余所最難堪者。仲哥夫婦形影相依。似膠似漆。余眼覩熱情。思妹之心。當必益繫。其何以堪。瑤仙曰。吾兩人異日結褵。而後亦猶是耳。胡必憂羨他。人且余聞蘭姊言。七月間。廷留學畢業。生仲哥決往。應試是渠夫婦離別之時。會當不遠。可知離別亦極尋常。

之事彭叔曰妹言未嘗不是願余之心理中似有特別感觸不知經此一別吾輩果能團敘否瑤仙不及卒聆其言急出纖手掩其口曰彭哥汝果何故作此不吉之談言時一脈芳心亦爲震驚不禁相持而泣彭叔且泣且言曰瑤妹如此則余愈不忍與子別此兆大不佳恐無重逢之時瑤仙始猶力辨其謬今則亦如淚人兒矣彭叔曰余其與妹同至尊府乎瑤仙拭淚答曰家鄉耳目衆多爲親友所知誠恐傳爲笑柄且哥卽至鄂中終當返杭遲早不免一別余意種種無稽之思千萬不可着想否則無處不是絕地言時史太夫人忽至見兩人淚痕界面雙眸紅腫如葡萄乃曰汝兩人何至於斯纔別數旬卽能永敘奚悲爲瑤仙曰阿母兒不知天地之間何以有離別之事辭與之上又何以有離別之字兒與彭哥小別數旬尙覺不忍分手異日遠適他鄉長離阿母膝下此時之光景其悽楚不知更當如何史太夫人曰此實無可如何之事生女非同生男遲早必須分離但願異日吾家亦能移居西湖則余母女亦可散而復敘否則汝能順事堂上善相夫子恆有佳况報余余雖不能見汝亦可少慰語竟不自知涕泗之交流也彭叔曰余甚望伯母移家六橋三竺間正恐舅母之於瑤妹無異伯母之於瑤妹如果移居雙方都可無此苦况史太夫人曰此事容當與汝岳丈商之

明日舟抵嘉興泊數小時起旋而北旋入江蘇界道經松江亦復傍岸是日天氣殊熱友愛遣人往購西瓜分而食之稍覺清涼衆旣抵滬史太夫人以途中頗覺沉悶擬留滬一二日稍資休養再行西渡卽卜居於海上第一台彭叔請於史太夫人願借瑤仙往愚園張園等處一遊史太夫人可之彭叔特雇馬車與瑤仙同載出遊

香車寶馬鬢影毀光馳騁於十里洋場間以待闕之鴛鴦教雙飛之蚊蝶一種相依相親之態照入豔陽影裏江山亦當爲之含笑彼綺羅叢裏歌舞筵前之姊妹花對此象者幾有天上人間之別彭叔何福獲此佳偶真占絕風流韻事矣車由福州路而東入黃浦灘路西折轉南京路由靜安寺路直達張園入園彭叔瑤仙下車步行時已午後炎陽稍殺二人徐步於綠蔭翠蓋間如穿花粉蝶如繞樹黃鸝令人見之神馳心醉旋品茗於安壇第有久復御車至愚園愚園爲海上名苑除哈同花園而外當以此爲最壘石成山鑿山爲洞炎夏來此清涼異常園有寫真館彭叔至此忽有所悟語瑤仙曰余忘却一事矣啓行匆匆竟未思及瑤仙急問何事彭叔曰忘與妹交換攝影耳瑤仙曰嘻余亦竟忘之然余篋中固無此物彭叔曰吾輩卽在此攝一合影何如彭莫情郎畫中交相同在尺幅之中妙乎不妙瑤仙隨之兩人乃共入寫真館凡攝三影先合攝一幅又各獨攝一幅然後出館盤桓少間夕陽西下乃驅車歸寓明日吳氏諸人乘招商局長江輪船而西彭叔送之登舟分手之頃又不禁頻頻別淚叮嚀珍重彭叔約定攝影取到之頃卽郵寄至孝感既別彭叔爲攝影事暫棲旅館無賴况味不問而知其後取得小影每式寄瑤仙一幅掛號固封事訖始行返杭雙雙而來踽踽而歸彭叔多情人能勿淚濕青衫耶即瑤仙行時雖有慈母及兄嫂爲伴而私心耿耿亦未嘗不忽忽若有所失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長彼此實有同情憂者花間移手情話相酬惟懼去日之速今則返是惟懼日之太長恨不驛轉秋風使分飛之燕子卽成同夢之鴛鴦也

彭叔既歸。即以竹映軒爲書齋。處其間如醉如癡。若者爲孫仙障粧之處。若者爲孫仙撫琴之所。覺衣香鬢影。猶接觸於眼。靡尤罕異者。瑤仙之鏡榻。委枕彭叔。一仍其舊。襲而用之。其痴心有如此者。一日屈指計時。料瑤仙已到故鄉。作書以寄之曰。

瑤仙吾妹。慧鑿錢江。聚首獲觀。音容渥瀆。分襟遂遠。醫欸嘉會未幾。哀囑違唱。回思花前拾翠之歡。慮下研丹之樂。能不黯然魂銷乎。前由郵局遞奉小影三幅。當已達到。璇閨。兄處照樣珍藏一份。而於妹所獨攝者。尤爲愛如拱璧。伊人天末。秋水芙蓉。懷我所思。今迢遙千里。所足感惜者。惟此亭亭玉立之畫中人。含笑盈盈。栩栩欲活。以碧紗籠置之。覺周防美人圖。無此丰韻也。雖然紙上玉容。究難解渴。畫中愛寵。尤易惹愁。因思其人而展其影。因展其影而益思其人。一幅寫真。中蓋不知洒上幾多淚點矣。乃者兄已移居竹映軒。玉壺不啓菱鏡。久封惟芬芳。馥郁之氣。猶是纏騰。一室無異。妹處其間。夜閉風吹。窻紙彷彿琴聲。朝見日射。簾鉤依稀人影。嘗述離愴恍之時。遇似是而非之境。輒覺到處有妹。迨至神回夢轉。欲求妹之所在。則又徧覓不得。始知以前幻態盡屬結想。令人益增悵怳。但耳嗟乎。瑤妹秋光不至。豈眼欲穿。撫孤衾。今何堪念佳期。今尙遠。自今視之。幾俟黃河之澄清。誠恐蒲柳弱質。難經秋霜。行將索我於枯魚之肆。妹聞斯言。其亦有以慰之乎。留學一事。大有端緒。不在英國。卽往美國。何去何從。妹可擇之。比聞政府有遣派女生遊美之說。事果實行。吾妹願否。應試既可。節省學費。又能光大前程。兄殊望妹贊成。一得確信。卽當函達左右。預備一切也。常佈私情。聊伸積愆。炎熱困人。

諸望珍攝。

洪喬無誤。投到瓊書。此函發後之五日。彭叔乍獲瑤仙書。深訝答復之速。即瑤仙接到攝影後之回音。蓋第二次所寄之書。猶未入玉人手也。書云。

彭哥足下。青山無恙。重到故鄉。芳草關情。時繁別恨。我思若子。能毋黯黯。停雲天際。彭澤與悲。落月屋樑。少陵念舊。吾輩命儻。疇殊於是。陌頭柳暗。少婦傷神。庭外花明。小姑惹怨。寂寂空閨。亭亭瘦影。相思刻骨。熱淚使悶。愁能致疾。夫豈不知。自入情網。遂易吾素。嗟乎彭哥。東越湖山。迢迢千里。西泠風雨。常繞胸懷。每至中宵。神魂飛度。幽情未伸。好夢先醒。窻前蟲語。如泣離人。牆角鼠聲。復來擾我。輾轉衾肝。腸寸斷。此情此景。痛也何如。嗟乎彭哥。推已及人。以此度彼。哥之處境。當亦同然。桃花依舊。人面何存。咄咄書空。浪浪雪涕。個中日月。黯淡無光。與言及此。益覺寡歡。惠來小影。如數收存。和璧隋珠。不足方也。炎威正烈。強飯爲佳。

彭叔讀竟。摺而藏之。覺字裏行間。猶浮脂香氣。也是夕。復修書答瑤仙。憐我含怨。含愁。無非斷腸句。血淚。耳。

羹紅曰。吾聞之古人曰。我瘦卿愁。兩意癡。都因離別。減清姿。離別二字。本人生最苦之境。情好如彭。叔。瑤。仙。有。不。飲。泣。臨。歧。淚。絲。洗。面。乎。或。謂。轉。瞬。秋。風。卽。成。眷。屬。暫。別。小。時。亦。不。應。作。此。態。然。而。多。情。深。處。轉。成。痴。不。欲。人。間。有。別。時。情。愈。深。別。愈。苦。無。知。無。長。其。苦。一。也。故。作。者。極。力。描。寫。之。吾。料。讀。者。至。此。當。必。掩。卷。廢。書。不。忍。卒。讀。

乃作者忽然插入遊園一段於凄風苦雨之中忽現旭日彤雲一片豔情如醉如癡使閱者頓有生趣是苦心經營處也。

讀此兩書彭瑤別後情景其苦味可見然作者於友竹襲華何以未嘗有隻字述及吾意行文之法不一有明寫有暗寫彭瑤之憐憐愛愛一向直書無隱竹襲相慕常於不知不覺中吐露之讀者復按前文即可知之今者同是未婚夫婦同爲分飛勞燕以彭瑤之情形例之竹襲如何固可推想而知即不必贅述矣。

第十二回 燕翼堂改建儂仙閣 櫻花館更名蝶影樓

炎日耀空深閨苦熱蟬聲幾度驚醒午夢一日漪蘭晝寢甫興因事至湖音樓推窗南望假山全景歷歷在目瞥見綠陰叢中一對可人喁喁私語恰到得意時漪蘭默念曰彼兩人亦欲縮同心之結耶郎才女貌的是相稱果好事克諧者此三變佳兒佳婦吾姑對之有笑口常開乎遐想未竟山下人忽仰首四顧驟觀漪蘭相視一笑漪蘭轉覺窺人隱事心殊不安卽掩窗而入事竟返春深院有女郎含笑迎之縷縷紅霞飛上雙頰若因頰者赤光之洩漏者然。

漪蘭乃前牽女郎之手曰蕻妹汝於何時來耶蕻華曰余於飯後來此在姑母處少坐卽來視嫂見嫂香夢正濃以故未敢驚擾言時已入室漪蘭卽請蕻華就坐復問曰變妹胡不偕來蕻華曰變妹方趕辦繡刺預備作新娘也漪蘭笑頷之蕻華又曰余頃遇過言於假山下路與周旋數言適爲蘭嫂所親幸嫂勿以告人漪蘭曰諾發

聲之頃不禁嫣然一笑。衛華面爲大赤，螭鱗低撓俯首，無言似疑。漪蘭之言飄已實，則漪蘭並無此意。見衛華含羞之態，急前撫之，附耳而語之曰：「衛妹，余癡長妹，幾年亦此中過來人，女兒心事，夫豈不知？妹於他人之前，或須隱諱，於余則不必作伉俪。覩態衛妹以汝之天真爛漫和藹可親，余實樂近之。區區私衷，敢以直告。余與汝仲哥，幸成美滿姻緣，燈前人後，曾許宏願，願爲天下有情人，効力。卽此一端，妹可知。余斷不作熱風景事，衛華聞之，惟頻頷其首耳。」

自此次談判而後，蓮季衛華之事，漸有端緒，可見得寸進寸，得尺進尺。愛情烈度之增漲，如釋氣球之騰空直上，扶搖有加，靡已始。則僅背人絮語，漸至相依相愛，時露於表。劉太夫人亦知其情，親上加親，老人自無不贊成也。一日，敬亭夫人至黃氏別墅，衛華亦從其母至。劉太夫人謹賓於湖心亭，把酒賞荷。蓮季衛華亦在座。席次姑嫂共語家事，意殊歡洽。時池中蓮子頗肥，漪蘭欲採摘數枝，以餽嘉賓。請衛華同往，衛華辭之。漪蘭笑曰：「蓮子已結實，非花可比。花不可折，實則無妨。」衛華惟笑領之，仍堅不欲行。漪蘭至此恍然大悟，笑指蓮季曰：「原來如此。妹愛蓮，無怪不忍摧折也。」衛華驟被漪蘭揭其隱情，乃不禁僵僵如駝形，一縷紅雲，暈上桃花之靨。久之，久之，不能作一語。漪蘭亦遂就坐，不復入池採蓮。

席後，蓮季叔華相率他往。劉太夫人笑顧敬亭夫人曰：「蓮兒衛兒相愛，如許青梅竹馬，猶是童時情，最令人見之疑是待闕之鴛鴦也。」敬亭夫人逆知其意，卽笑答之曰：「姑母，倘不嫌陋，質東床一席，何妨使彼父子聯聯。」劉太夫

人曰嫂果允以蒲兒下嫁。那一言既出，驪馬難追矣。敬亭夫人曰：當與汝弟商之。料彼無不贊成。兒女婚姻，爲父母莫大之責任了。却一樁心事，便輕一重仔肩。劉太夫人曰：善哉。嫂言婚嫁爲畢生大事，余素觀兒輩心理，爲準不敢武斷。出之使兒輩飲恨終身。敬亭夫人深以爲然。時蓮季適至，劉太夫人卽語之曰：舅母允以衛妹適汝矣。惟完姻之期，須在畢業而後。舅父舅母以愛汝故，因以東床屬汝。汝亦當體兩大人期望之心，而努力於學問也。蓮季聞言，喜不自勝，頻頻頷首不置。

結綰有日，先卜婚期。劉太夫人旋擇定中秋前二日爲彭叔完姻。令彭叔馳函告吳氏。彭叔乃白於劉太夫人，請以燕翼堂爲洞房。劉太夫人可之。彭叔又請鳩工改造。劉又允諾。於是卽日召匠人至燕翼堂，本爲平屋，彭叔喜樓居，因改建崇樓。且以易名，請於劉太夫人。太夫人以燕翼堂取義頗佳，不欲廢除。樓下仍以堂名，樓上則題名。儷仙閣。彭叔從之。樓之建築，略仿西式。前後凡三間，一間爲臥房，一間作憩室。最外一室爲書齋，墨粉飾其頂，漆染其下。四圍都是明窗，光線極爲充足。布置一切，悉由彭叔主持，故能盡如其意。而彭叔猶作種種非非想。某處可爲瑤仙置梳粧台，適當碧紗窗下。余異日就坐其旁，可享水晶簾下看梳頭之福。某處可爲瑤仙置榻，妃榻使彼於蘭湯浴罷時，輕羅霧縠橫陳其上，儼然華清池出浴美人若處。則爲玉鏡之屏，一雙倩影，同對菱花，固不俟寫生妙手之繪翠，卽可自覓其相愛相憐之態。若處則爲紅木之桌，洞房花燭之夜，余夫婦當於此飲合卺酒。尤足使人心醉者，此一席之設，榻地芙蓉，帳裏眞個銷魂到此地步。余夫婦之樂事極矣。嗚呼！用情至此，令人聞

之不將疑爲痴癡耶

儂仙閣既工竣。劉太夫人語彭叔曰。蓮季異日洞房已擇。定櫻花館。館無樓。須改築。乘此百物俱全。工匠咸在之時。不如卽行動工。免得異日多一周折。彭叔深以爲然。卽與蓮季商議。工事。蓮季曰。春深院興。慶暖香有華貴氣。儂仙閣敞。軒精潔。有林泉氣。各有長處。並皆佳妙。能及其一。余卽滿意矣。彭叔曰。汝會商諸衛妹乎。蓮季笑曰。豈儂仙閣之格。局哥會。一請命於塔嫂耶。彭叔曰。余非戲言。旣係同居。自當商之。蓮季曰。衛妹頗愛蘭。嫂臥室。嘗以語余。謂置身此中。彷彿居花錦簇。聚間香霧。迷離花光。懽懽不。愧春深之名。彭叔曰。然則卽仿春深院之結構可也。惟春深院占地頗廣。此間三面爲櫻花所限。不免偏仄耳。蓮季曰。余本甚惡櫻花。旣非我種。何如鋤而去之。杏花。梨花。石榴花。吾園中皆寥寥無幾。不妨改栽之。彭叔曰。一草一木。皆有生機。無端除之。殊覺暴殄。天物。蓮季曰。余非惡夫彼之爲舶來品。余深恨其爲日貨耳。在理雖惡。其人不當遷怒於物。然日擊種種。激刺憤恨之心。殊難自禁。彭叔撫之曰。余兄弟皆熱心人。臥薪嘗胆。努力前程。異日或可有所作爲。特汝尙當稍加涵養工夫。蓮季頷之。兩人復談正事。蓮季頗兄之意。卽不伐除櫻花。惟增築樓屋耳。

亡何。新屋落成。廢櫻花館之舊稱。定鸞影樓之新名。卜日廣開筵席。邀親友蒞止。賞觀一時。賀者頗衆。而女賓尤多。惟衛華獨不至。漪蘭使人堅請之。始嫻嫻而至。漪蘭逆之。前攜其手曰。瑤妹不預盛會。已覺寂寂。不歡矧靜姊亦已返。鄂當此故舊星散之時。胡妹又不我顧耶。衛華曰。偶沾小恙。賴於酬應。非敢有意。方命言次。入薰室。翠

儂仙閣姊妹姊妹姑姑嫂嫂濟濟一室笑語正歡襲華見衛華入先笑言曰究竟是蘭嫂有情面果然邀妹到此余來時再三約之始終堅辭言未終珮珊遙指南方願語衛華曰妹視彼簇新之樓屋果否當惹衛華聞言頓時粉面之類如染紅脂一霎時間幾至無地可以容身瀚蘭急爲之掩飾曰衛妹佩姑問汝愛此室否汝胡不答衛華仍是俯首不語襲華笑曰好個洞房福地夫誰不愛除却瑤台仙子其孰有此洪福佩珊曰襲姊汝莫涎羨他人會見有人營金屋以居汝去今當不遠矣襲華聞言卽笑答之曰吾輩癡陋之人能有蓬華以蔽風雨於願足矣金屋之福還當讓姊佩珊味其語恍悟金屋藏嬌之古事出之曲院柳巷間不當加於閨媛出言偶爾失檢惟有一笑置之耳。

諸女資旋辭儂仙閣共往鱗影樓衛華欲去則恐爲人挪揄不去則又覺太落痕跡左右皆不可乃託故曰余嘗往見阿母稍緩卽來言次獨往壽萱室去入室鴉雀無聲惟見蓮季一人假寐劉太夫人榻上蓋蓮季年稚尙有羞怯之心茲以諸人往鱗影樓故避至此間衛華見蓮季在室卽欲退出已爲蓮季所見起挽之曰衛妹此間甚是清靜余有語告汝衛華辭之蓮季曰未締婚約之前尙彼此愛憐如許豈今日已結誓盟妹轉欲疏遠余耶衛華曰余愛哥甚未嘗不願與哥談笑其如耳目衆多人言可畏何言次不忍過拂蓮意乃卽坐下又曰姑母及余母等何往蓮季曰渠等皆在鱗影樓故余獨來此室衛華曰蘭嫂等亦俱赴鱗影樓矣能容此許多客乎蓮季曰妹尙未往乎衛華曰余甫至儂仙閣已被彼等嘲謔更何敢至鱗影樓蓮季曰若然宜妹不知鱗影樓之大小雖

未能如春深院之幽邃而樓上下共有四間殊可容多人也。衛華曰：哥苟必欲與余語，盍於夜深人靜之時。余此時覺如坐針氈，如被芒刺，言次起立欲行。運季遽前擁之，室有鏡屏，照見人影，似雙雙俄抱作接吻之狀者。

鬢紅曰：自上回終結而彭瑤竹襲四人之事定矣。於是作者更推廣一步，述運季衛華事，蓋美人福之所以爲福者，無一人不好結果也。

本回雖寫蓮蘅兩人之事，然處處不放却彭瑤有儷仙閣，而后有鏤影樓，既緯以彭叔，又時拉春深院爲比擬。主主賓賓，一目瞭然。如於尺幅中畫阿房宮，複道迴廊，釘頭，角層層數去，不爽銖黍，是匠心獨運之作。

第十三回 校舍築成借釵與學 秋風戰撻夫婿封侯

佩珊性情英爽，豪志如虹，頗有丈夫雄風。自畢業於技術科後，歷年執教，權於庠序間。是日偶與瀚蘭談及校事，謂美術二字，幾爲西方人所專，有實則吾國繡刺等美術，迥出西洋之上。特以墨守陳腐，不知改良。遂至每况愈下。下方蒸蒸日上，我自受其揆矣。瀚蘭深然其說，佩珊又曰：近方結集同志，欲創辦一美術實用學校，規模有憲，則同志等得一大臂助矣。瀚蘭曰：此事余甚贊成，何如先設事務所。佩珊曰：刻下已設籌備處於羊市街，卽名美術實用學校籌備處，不日當召集同志開會討論進行方針。能於秋季始業時成立，余願足矣。瀚蘭曰：余意蘇姊妹中贊成者，當不惟余一人。佩姑尚願約他人乎。佩珊曰：同志本愈多愈妙，特必求意氣相投者。團體方可牢固進行。方可迅速。瀚蘭曰：變妹衛妹皆與吾輩流，一氣料必贊成此事。佩珊曰：蘇姊方欲遠適，荆江衛妹年稚，皆

不必往約異日孺姊來歸可引爲同志以教贖屬之漪蘭曰此意恐難如願余微聞之三弟於新婚而後當攜之赴西洋度蜜月三弟本欲孺妹往應女子留美考試孺妹恐程度不及徒勞往返卒未赴試其後三弟亦以所得官費指定留學英國孺妹繼赴試而錄取亦祇限於美國遂亦不復相強將前言作罷然余料孺妹必隨三弟赴英佩珊微笑曰原來近日有如許新聞余竟毫不知聞嫂所言殊耐人尋味也漪蘭笑領之佩珊又曰聞仲哥將往北京應留學生廷試然乎否乎漪蘭曰然不日即當首途佩珊曰若然嫂愈可專心於校務非惟成立可期即發達亦能預斷漪蘭曰姑於辦學事極富經驗其實何用余插足惟勉附驥尾藉增識見耳語次遂談他事是日傍晚衆客散歸佩珊以事冗亦不留宿行時與漪蘭約開會如有定期當函告也

是夕漪蘭語羅仲以佩珊辦學事羅仲曰此舉甚佳卿既加入其間於余北上而後可無寂寞之苦漪蘭笑領之旋曰郎才十倍元亮今日及鋒而試但望天從人願及第歸來從此輩黃騰達前程正未可量羅仲曰願如汝言余倘得意卿能從余同旅京乎漪蘭曰是何待言即若躬耕田畝則余當執鋤犂以從共居茅舍竹籬間即若身列廟堂則余當盡蘋蘩之職爲郎佐輔是皆嫻職所當然也羅仲曰此事倘爲佩珊知之渠必不願汝預校事觀汝如夔妹矣言次忽又轉其語氣曰且慢且慢余之得失尚在渺茫之中能作此大言乎漪蘭曰非余譽即以郎才學正未多讓他人政府苟有選拔真才之誠意郎斷不至名落孫山羅仲曰卿言尙是昔痴一孔之見亦知政以賄成寵賂方彰乎誠恐胸羅萬卷不如腰纏千金之得手特余爲用吾所學不得不入此洪爐中倘祇就意氣

論固格格不相入也。滄蘭笑曰：千金吾自有之才財俱全，則獵取功名如探囊耳。羅仲曰：余終羞爲此舉，即果進身玷辱吾家清德，亦無顏以對祖宗。滄蘭題之。

談次漸及話別之言。羅仲曰：余此行，卿亦有所感乎？滄蘭曰：余殊坦然。郎爲前程而行，余方當力贊其成。若以兒女柔情牽纏，郎心致郎英雄氣短，終身荆布相守，老死牖下，余固自號讀書明理者，敢如是乎？言時秋波斜睇，靡然而笑，似證所言之非謬者。羅仲曰：聞卿所言殊識大體，令人且感且慚，敢不勉益加勉，以副卿之期望。而答卿之盛情。雖然，余夫婦結褵以來，半載於茲，余輩雙飛雙宿，未嘗一日分離。一旦北行，余終不能無所悵。悵乎汝言雖光明正大，余料一脈芳心，間亦早已低徊欲絕。蓋余辨汝之聲音笑貌，覺皆失其平日自然態度，中心哀樂之感，最易顯之於表。雖欲掩飾，亦無從掩飾也。羅仲所言直刺滄蘭之隱，滄蘭本強自抑，制驟聞此語，如受絕大激刺，雙淚奪眶而出，殊勿能自禁。羅仲乃慰之曰：余知卿心矣，不必彈此無謂之淚。余若獲售，固當迎眷北上，設竟文章惜命，不能得志，則當於彭叔吉期前，造返，猶得與卿攜手園中，共賞中秋圓月，話唐明皇故事，以消良夜也。滄蘭曰：無論售否，郎終當於三弟大喜前，南旋，郎爲長兄，豈可置身事外？羅仲唯唯，二人乃寢。

此後二三日間，滄蘭爲羅仲整理行裝，不免有一番忙碌。羅仲初行之數日，滄蘭頓覺寂寥，終日忽忽若有所失，祇以胸懷開展，漸亦習而安之矣。一日閒居無事，往省其外祖母戚姓，戚亦杭籍。滄蘭幼失所怙，長復失恃，向依外祖母以居。其外祖母有子一人，已故。兩孫則尙年稚，所幸家道頗裕，可無衣食之虞。滄蘭既無兄弟，又無姊妹，

其母死時。遺產盡交其外祖母收存。漪蘭歷嫁珍品大半爲其母舊時。枉匿價值至鉅。漪蘭于歸之後。常遭婢僕前住存問。已則偶亦往省。此時羅仲旣行。遂乘暇走謁。其外祖母年已古稀。精神尙健。惟終歲家居。從不出外耳。漪蘭至。老人殊爲喜悅。漪蘭亦如嬰兒依乳母。親暱異常。相與問家常事。老人聞其夫孀。愛情濃厚。殊爲慰懷。及夕。漪蘭欲歸。其外祖母堅不放行。遂即留宿。明日始叩辭歸家。

一日。漪蘭得佩珊函。告以開會時期。及期。漪蘭如約至羊市街。則同志之蒞止者已不少。就中有識有不識。議者如柳女士。兆元。丁女士。淑英。則舊日同學也。如陸女士。叔冲。則遠戚也。諸人相見之下。互問安好。旋佩珊自內出。笑語漪蘭曰。蘭嫂。信人果不爽約。漪蘭曰。佩珊。汝來已有幾時。有勞久待矣。佩珊曰。時尙早也。漪蘭取時計按之。則去開會之時尙有半小時。即坐下與諸人閒話。無非議論辦學之要義與進行之方法耳。及時。諸人皆入議事室。由佩珊主席。報告籌備中所經歷各事。經濟方面。開辦費有某某等捐助。已得三千有奇。且有富紳二人。願按月助經常費云云。佩珊即當衆人前。慨捐二百金。衆人亦紛紛認捐。漪蘭捐百金。其餘自十元至五十元不等。又得五百餘金。佩珊即席提議。建築校舍。漪蘭曰。約略計之。課室三間。臥室兩間。職員辦事室。兩間。膳堂一間。客堂一間。其餘門房。廚房。僕役臥室及廁所等。又約五六間。合計之。共需十四五間。漪蘭曰。家母故時。曾遺下住屋一所。遺命由余承妥。向由余外家經租。余日前至外家。知房客遷出未久。尙無居人。大約足敷校舍之需。惟光線及一切布置。須加修改耳。如果合諸君意。余願捐入校中。佩珊曰。李君熱忱可敬。可敬於足。

衆皆鼓掌一堂雷同佩珊又曰屋在何處會後吾輩可借往一視滄蘭曰在貢院前君等如往當爲前驅佩珊曰吾輩盍先往一視再來此間議事合則可動工不則當速籌他法若會後前往則須俟他日另行集議進行又滯遲矣衆人俱以爲然佩珊乃請暫時散會即往貢院前往者往留者留既返佩珊又復集議當衆宣言彼屋可以改築校舍且曰李君雖慨然以厚產助吾校惟余意此校一日而在則此屋一日爲校產苟一朝停辦者房屋當歸原主此意可載在校章中諸君以爲何如衆人聞言皆舉手贊成兆元請選舉校長謂如是則責任依歸進行愈速衆以爲然用記名投票法開票竟佩珊當選校長佩珊始辭之而終諾之語於衆曰本校尙嘗推舉名譽校長一人專理對外各事衆又爲然兆元曰可舉黃君羅仲李君本亦有校長資格者今舉黃君爲名譽校長必能裨益吾校且佩珊與黃君爲兄妹辦事更順而易行滄蘭起言曰外子頃赴京華此後恐少家居時爲發達吾校計尙以另舉賢者爲是佩珊頗然其說亦請衆人另舉衆人乃推佩珊之父謂其位高望重且所助於校中者已不少也佩珊又請選定校董事畢始行散會

滄蘭既歸以捐產事白於劉太夫人太夫人頗嘉之並願捐助百金滄蘭馳書告佩珊佩珊益加憤勉督促工事風雨無間一方面籌備進行一方面登報招生雙管齊下事半功倍校舍既成束邀各校董及本校贊助員蒞校視管見者莫不譽佩珊辦事之能校中教職由諸女士分任滄蘭以道遠故僅星期六任三小時耳一日滄蘭方事針黹彭叔趨而至手持日報且言且語曰報載昨日電傳上諭仲哥已獲僑且賞給商科進士謫

蘭聞言中心樂甚。願不欲形諸詞色。淡然答曰：「太太知也未？」彭叔曰：「余頃自外歸，先經此處，尙未至，恐宜室。滄蘭曰：「三弟速往，太太聞之，可符遠念。」彭叔果即飛步而往。劉太夫人之快，心無殊於滄蘭也。自是而後，舉家惟日盼家報之遞來矣。

鑿紅曰：「本回所寫，看似輕淡，實則不然。行文有疎宕之法，作小說亦如是。緊要處，如萬馬叢中，兵戈相戰，再接再厲，使讀者有應接不暇之勢。情景至是，已極縱橫之能事，於是不得不轉求疏宕，以舒讀者之氣。佩珊與一事，足以鼓動女界注重教育之心，喚醒世人不少。至述羅仲及第，則無非狀滄蘭之福耳。寫羅蘭之別，輕輕過去，不復如彭瑤別時之凄戀。蓋一涉凄戀，將與上文有雷同之謂，轉覺無味矣。」

第十四回 憐名花老人收義女 見寶藏小婢起貪心

逾數日，羅仲果有函歸，詳稟旅京情形。謂已派在農工商部行走，俟諸事大定，即當返里。又云：連日晤克莊姻伯，學習官場交際儀節。聞渠近日應詔陳言，請朝廷任賢去邪，勿用親貴，摺內頗多憤激之言。渠已預備掛冠而退。此外復附寄內一簡，無非慰藉之詞。諸人既得克莊直言消息，議論紛起。劉太夫人頗以爲贊，謂既屬至親戚，相關朝廷方任，用親信自慶。王奕劻以次，若載振、載瀾、載洵、載濤、溥儀、溥博、溥倫，類其勢炎，皆炙手可熱。吳某直擢其鋒，何如鑿紅當車，雞卵擊石，恐有不測之禍。彭叔曰：「國政至今腐敗已極，彼黃口小兒，乳臭方乾，居然備位，要津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而舉朝諸諾無人敢言，其非得姻伯直陳之，無論有效與否，要皆足以發聵警聵。」

髮。漚漚。沓沓。之。衰。象。士。君。子。正。色。立。朝。何。暇。計。一。已。之。禍。福。耶。劉。太。夫。人。唯。唯。惟。再。待。北。來。消。息。耳。

一日午後。衛華來省姑母。時蓮季已入校開學。劉太夫人與之所至。命漪蘭。衛華。及彭叔三人共作雀戲。綠陰院。竹簾四垂。此中別饒風趣。局半。僕婦急趨而至。謂外間有一婦人。挈一少女。求見太夫人。狀甚惶苦。似係落難之人。願見之否。劉太夫人聞言。即曰。既係婦女。可借之入。僕婦奉命而往。立召婦女二人入。劉太夫人推牀而起。視彼婦人。似曾相識。女則年可十七。八。婦見劉太夫人。即前叩首曰。貴人萬福。猶識妾否。時女亦隨母而隨。劉太夫人急請之坐。辨其口音。知爲汴人。猛有所憶。笑問之曰。汝非趙先生之妻耶。婦曰。然。劉太夫人急款之坐。呼僕婦進茶。語趙婦曰。吾輩自汴中相別。忽忽二十年矣。大嫂何事而至於斯。趙婦曰。難婦之事。說來甚長。請爲太夫人略陳之。自黃大人去汴之後。外子仍在署中。筆札浮沈。六七年。又歷走江淮間。後來杭州。在運台署任抄符役。聞知黃大人已歸道山。以故迄未晉謁。不及三年。忽以病故。僅遺妾母女二人。家徒四壁。形影相弔。賴針黹以度。日僅免凍餒。迄今亡夫靈柩。猶寄慈雲寺中。妾母女昏焉。稽焉。日復一日。方思日積。月累。稍有所存。扶柩還葬。何圖竟來一樁意外事。耶。劉太夫人及漪蘭等方靜聆其言。婦忽戛然而止。指其女曰。皆爲此累人物也。女聞母言。不禁盈盈淚下。劉太夫人細視其女。眉目韶秀。頗動人憐。卽慰之曰。姑娘母泣。苟有所苦。余力能爲無不効勞。婦與女俱謝之。婦又曰。彼名慧儂。出身寒素。庭訓不良。雖長大如許。猶是不知禮儀。幸太夫人等寬假之。劉太夫人唯唯。婦又問漪蘭等爲誰。劉太夫人一一告之。婦復曰。若然。夫人姑娘等亦乞勿怪。妾當續進之。近日慧儂儂。

出汲水適有土豪。漢某道適見而美之。使人言於妾。願納爲小星。妾婉却之。渠又使人至謂善取不得。則懇求母。貽後。憐太夫人等思之。亡夫雖爲人役。尙是讀書種子。何至以生女爲人妾。媵且妾母女二人。兩世一身。形影相依。更不忍中途分散。當聞言之。下母女惟相對作牛衣泣。不知所爲。而第三次之催命符。又至。限妾二日之內。答復。否則三十二年老娘。當不至倒懸孩兒手中。妾重思之。三思之。彼既有勢。有財。我則無力。無依。終不能與之。敵。忽念尊府望重。一鄉用挈。慧儂至此。求庇於太夫人。倘蒙慈恩。雖爲灶下婢。亦所甘心。劉太夫人舉聞其說。爲之慨歎。不置。彭叔則怒眦欲裂。謂世間竟有如此不法之人。大嫂毋懼。余當爲若解紛。劉太夫人止之曰。汝母曰。昧從事。余意。慧姑儘可留此。苟灑某來。余家。騷擾。然後再控告之。亦未爲晚。漪蘭亦頗以其姑之言爲然。婦曰。太夫人等。佳興。方濃。爲妾所阻。心殊不安。盍繼續之。慧儂既允。收留不特。母女感激。萬分。泉下有知。亦當爲太夫人等。祈福。言次。母女又復叩謝。劉太夫人挽之起曰。誰無急難。何至於斯。余意。大嫂亦可勿歸。此間。餘屋頗多。趙婦曰。一之爲甚。烏可。母女同以口腹相累。劉太夫人曰。汝母作客。套語。余家。食指。素多。添得。一二人。有干甚麼。趙婦曰。堅辭。謂家中。尚有物件。在當。往守之。此一塊心頭肉。既寄託得。所妾心。已無所系。念灑某。果以強力。相加者。妾願以死爭之。劉太夫人知其意。決卽不之留。惟慰藉之耳。趙婦乃起立告辭。並囑慧儂曰。汝應服從。太夫人。夫人。始娘等。命切勿若。家居。情狀。余緩日。當來視汝。慧儂聞言。惟泣受之耳。趙婦乃去。劉太夫人並送之。至堂外。劉太夫人旋命小桃引慧儂往園中遊覽。諸人仍抹牌。劉太夫人談及趙氏事。頗深感慨。彭仲等因詢趙婦來歷。

劉太夫人曰。吾識婦時。汝猶在襁褓中。時汝父官汴省。某道因某案遲誤。爲大吏登諸白簡。幾獲贖責。幸文案幫辦趙先生於公文中設法彌縫。始將一天烟火。化爲烏有。趙先生者。卽彼婦之夫。婦嘗入署見余。僅一。二面。今猶憶之。彭叔曰。然則彼固有德於余家者。慧儂既來。不可不善視之。劉太夫人曰。汝當遠避之。生率非至親。可比其毋貽人以笑。彭叔曰。阿母亦太過慮矣。齊華曰。姑母。余視慧儂面龐頗好。且察其舉止。亦非鄉間蠢婢。劉太夫人曰。婢之一字。本彼之謙。擄語原不可以婢處之。談次局終矣。劉太夫人乃召小桃引慧儂至。詢以家境。慧儂從容詳答。頗有條理。並問識字與否。則亦書算兼能。劉太夫人卽令小桃取筆墨。至命慧儂默女誡一節。竟能一字無訛。玩其筆姿。亦頗清秀。劉太夫人喜甚。願語之曰。余無女。常引爲憐。慧儂汝今居此。余卽視汝猶女。汝攻讀可就。詢於蘭嫂。慧儂未答。劉太夫人又顧漪蘭曰。汝其善導之。余視彼質地極佳。可以深造。漪蘭曰。兒殊樂此。良伴自瑤妹等返。鄂以來。襲妹。嚮妹亦不常來。兒方患岑寂。能得慧姑爲侶。中心殊有無窮之樂。慧儂曰。既蒙拯救。又荷栽培。高恩盛德。生當隕首死當結草。劉太夫人曰。從今爲一家人矣。多作感謝語。轉覺疏遠。言次。又謂漪蘭曰。可以竹映軒。居慧儂。漪蘭領之而出。立飭僕婦往軒整理。蓋自儂仙閣落成後。彭仲卽由竹映軒遷入。故此時竹映軒無人居住也。

慧儂以寒舍女郎。驟爲黃氏愛。側目者。頗不乏人。且身長。貧家驟入侯門。未免如老老初入。寧國府。眼花。亂手足。無措也。一日。漪蘭赴戚家賀壽。自歸黃氏。初往此家。帶着半笄新氣。粧飾格外貴重。行時。過匆匆登轎。

首飾箱。偶忘加鑰。比歸。卸裝。藏物。忽失。金鐲一雙。及珠項圈。金鈕扣等物。潞蘭大駭。徧搜不獲。走告其姑。劉太夫人聞之。心頗不悅。急至春深院。陪同潞蘭。搜查。終是毫無影蹤。相與稱奇。不置。劉太夫人乃召小桃。秋蘋。入告。以失物事。秋蘋曰。羅夫人行後。小婢迄未入室。小桃嘗在此。整理梳具。不識渠見之否。小桃曰。婢侍羅夫人久矣。室中從未遺失一物。此事真怪。絕吾家新產賊子矣。劉太夫人聽其言。含有他意。即曰。小桃可傳余命。往請慧姑來。慧儂如召而至。劉太夫人屏絕諸人。獨與慧言。始告之故。慧儂頗爲驚詫。繼語慧儂曰。事適發見於汝。來此之後。余欲檢搜汝室。以杜小人之口。余甚愛汝。汝毋稍存芥蒂。慧儂曰。寄母之言。敢不遵從。特此舉有關顏面。兒縱不肖。錦衣玉食。寄母時。以賜兒。斷無行竊之理。寄母盍先檢諸婢之室。兒視小桃伶俐。過甚。其注意之。劉太夫人領之。即命徧查僕婦婢女居室。卒於小桃枕下。得金鈕扣一枚。潞蘭以報劉太夫人。喚小桃至前。嚴鞫之。堅不供認。杖之。始吐其實。蓋小桃見財起心。故爲此下賤之舉。賍物先藏床隅。後置廚下。枕邊一鈕。爲倉皇中所遺。似天假之以破此案。其初心原欲誣慧儂亦愚矣。裁劉太夫人知小桃不可復留。以賤價鬻於鄉人。爲童養媳。自小桃被逐後。劉太夫人先後價買貧女三人。秋蘋改值潞蘭臥室。新來之婢。一給慧儂。一給潞蘭。一使助理灶下事。慧儂之婢名紅英。潞蘭之婢名香蝶。其往灶下者名黑珠。三人之中。紅英最美。稍加浣濯。居然依人。小鳥可愛。可憐。香蝶尙不粗俗。黑珠則蠢然一物。祇足供灶下驅策耳。

癡紅。因本回所述。皆家庭瑣故耳。而牛鬼蛇神一齊活現。當令人生無限感慨。

慧儂出場。突如其來。是否美人福中之美人。吾不得而知。然使之爲黃氏女居之。以竹映軒。不福亦福矣。

第十五回 種竹栽花美人丰度 鋤強扶弱義士心腸

家庭瑣事。無關宏指。此後數日中。作者無復可述。惟有一事當補告者。則彭叔購地三分也。地與別墅毗連。在冷香居之後。關戶可通。地主因有要需。急欲售出。知黃氏有意。洵人商之。彭叔以告劉太夫人。劉太夫人隨贊成。即日付之金。以前途需款過急。一切讓與手續。均極簡單。事成於冷香居之旁。新築一路。路盡處。開爲戶。戶爲圓式。即名月亮門。新地四週亦砌高墻。墻與別墅圍墻相等。雖方寸之地。無多。然以供培紅栽綠之用。足爲別墅生色不少也。

工事既竣。佈置一切。非彭叔所善長。卽以屬之滄蘭。慧儂。滄蘭本無要事。慧儂猶多閒暇。兩人卽日合謀。規畫大體。生面別開。純異舊墅。進月亮門。一竹屏。豔然直立。屏上附以薔薇。蜿蜒縱橫。幾無隙處。屏之左首。疊石爲洞。石洞盡處。栽竹數行。竹林之外。有茅亭。一亭之柱。樑。悉用桃幹。頗有古緻。亭外隙地一方。預備分植蘿。薔。蕪。菜。等品。隙地之後。蓋花棚。兩間。卽移別墅門首之花房於此。隙地之右。用冬青圍成圓圈。高僅盈尺。圈內埋置四水缸。缸蓄金魚十餘尾。再右則爲土墩。墩有二路。一通於內。一則通竹屏右面之路。而達於月亮門。墩上預備異日種栽名花。墩有竹架。架頂覆以蘆簾。張蔽。可以自由。雖植狂風。暴雨。烈日。嚴霜。不至侵損。名花似此。佈置頗有趣。聞佳趣。且冷香居已在別墅西隅。極處一入月亮門。忽又現此異境。洵別有洞天矣。

計自動工以迄告竣不及旬日所費亦屬無幾。蓋築牆砌路搭棚栽樹等事工人輕而易舉。工竣。漪蘭請劉太夫人命名。太夫人即以屬之漪蘭。漪蘭先與慧儂商定。又請彭叔定奪。洞名探花。漪蘭所題也。墩名百美。亦漪蘭所題也。亭名愛吾廬。漪蘭原題。愛月亭。此名由彭叔所改也。月亮門之兩旁懸聯一副。爲彭叔所擬。句云。

茅舍竹籬。間無水。無山也。饒佳趣。

春花秋月夜。同遊同息何等閒情。

彭叔復於冬青園之正中立一石碑。鑿字於上。紀落成之年日月。卽名之曰紀念。石大綱既已措竟。漪蘭最注意於百美墩。日與慧儂揀選園中花卉砌甃片。以爲路圍。花瓦而成。圍或作梅花之形。或仿鼎足之勢。或爲橢圓之式。或類明月之牙形。形色布置於紅瘦綠肥中。愈加眩神奪目。自遙觀之。不啻花城香國也。且人情莫不愛新嫌得。此清閒之行樂地。自必朝夕盤桓。其間遙覺春深院之綺麗。竹映軒之精潔。俱不及此間之佳妙。大而全局佈景。小而一花一草。靡一不愜心適意。以此之故。漪蘭雖空閨寂寞。亦不覺所苦。慧儂雖依人。雖下亦復安之。若素兩人相處。愈久。相得愈深。慧儂善伺人意。一以漪蘭之愛憎爲愛憎。故漪蘭尤覺小姑之和藹。可親。此和輯敦穆之家庭。真足令人健羨也。

一日。漪蘭至南湖草堂。見劉太夫人方與一婦人坐談。漪蘭卽不入內。遙立簾外。聞其所語。婦人曰。太夫人慈光普照。尙乞始終拯救之。漪蘭聽聞是言。心怦怦然有所動。忽聞劉太夫人答曰。此人誠是可惡。余既女。其女焉有。

漢視其母乎勞爾。遠來余與慧儂俱極感激。婦即起立曰：多擾太夫人，幸勿爲怪。小婦人嘗靜待好音，瀚蘭乃退。劉太夫人送婦人至簾外，方欲返書室，瀚蘭適至，便問婦爲何人。劉太夫人乃同步入草堂，語瀚蘭曰：余頃見汝立簾外，汝已備聞其事乎？瀚蘭曰：兒僅聽得數言，婦殆有急事求救於吾家乎？劉太夫人曰：汝毋言，勿使慧儂聞知，勉得累彼哭泣頃者之婦，與慧儂之母爲鄰居，所求於余者，即慧母之事。瀚蘭曰：趙氏孀殆爲漢某所苦歟？劉太夫人曰：然。據婦人言，趙嫂今日忽捉將官理去，渠既無犯法之行，又乏相仇之人，所深恨之者，惟一漢某耳。渠前次來視慧儂時，余詢以漢某有無舉動，渠謂漢某迄未往擾，余聞之以爲惡人亦知悔過矣。那知乃者，又發生此事，鄰婦決爲漢之陰謀，余亦疑是此人，所爲言次，彭叔至，聞餘語，急問曰：母與嫂作何言？劉太夫人俱告之。彭叔爲之勃然，語其母曰：余夙聞此僧交結劣紳魚肉良民，所犯罪惡擢髮難數，不鋤而去之，小民將無安枕之日。劉太夫人曰：汝毋如此撫劍疾視匹夫之勇，好男兒當喜怒不形於色。汝且往縣中探之一得實信，即來報余歸時，並宜守秘，毋使慧儂知悉。彭叔領之時，將日中，彭叔并不進餐，即匆匆出門去。

知仁和縣事者，姓呂，名懷清，以兩榜中人，出膺民社，人本廉潔自好，惟享年已高，諸事不免假手於人，殊爲明偉之異。望雲有盟兄呂某，與令爲昆季行，是兩家本有世誼，自望雲故後，羅仲昆玉不欲交結官府，來往頗疎，惟值婚喪大事，一通慶弔耳。彭叔既入城，於縣署覓熟識者，詢之備悉其事，蓋漢素意氣自彙，視小家碧玉如糞中物，以爲求無不得，不料竟有黃氏爲之庇護，大遷其怒，欲謀報復之計，左右有獻譏者，謂不如厚賂獄中，劇盜釋供。

趙家匪徒並可牽及黃氏云云。濮某喜甚。竟從其議。會獄中有死囚將處決矣。濮使人言於囚。謂倘於堂前之時口供如從其言。當以重金恤其家族。囚利其貨。竟誣趙氏。令違信之故。繫趙婦於獄。

彭叔既悉其情。不及返家。卽入謁呂令。呂令接見之。頃。遽語彭叔曰。余方欲片請仁兄。何幸大駕適來。彭叔曰。無事不敢輕瀆。長者此次晉謁。卽爲趙婦之事。令曰。仁兄爲趙婦之事來耶。余正以此事懷疑於心。亟欲邀覲者。亦爲此事耳。豈仁兄先已知其情耶。彭叔曰。然小姪特爲趙婦伸冤而來。渠家僅二人。孤兒寡母。淪落他鄉。方處極悲慘之境。落井下石。君子不爲世伯爲民父母。忍使無告之民含冤以死乎。令聞言。意頗不釋。卽曰。汝豈果與彼通聲氣耶。彭叔知其言中所刺。故作不解。進言曰。先君宦汴時。其夫嘗居幕下。因是兩家時通音聞。通盜二字。趙可以全家保其爲冤。令曰。盜之口供。辭及汝家。余方爲亡友極力保全。汝不反躬細省。轉欲爲人乞恩。毋乃不自量乎。彭叔曰。世伯息怒。幸卒聆姪言。近者趙婦忽來舍下。謂邑人濮某強欲納其女爲小星。始則利誘之。繼則威嚇之。母女二人天涯落泊。無可告語。故乞援於尊府云云。家母哀之。因收養其女。以爲義子。後聞婦言。濮於其女去後。曾又登堂。喧擾勢欲甘心於婦。姪竊絲馬跡。不無可尋。乞世伯明察之。令聽至此。怒氣漸釋。卽曰。汝言句句確實乎。彭叔曰。如有一字之虛。甘當斧鉞之罪。令曰。濮某本非良善。余頗聞之。余明日當升堂細鞠。事果誣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余斷不自文其過。如果實也。賢姪之言。既如此。余當公事公辦。不復徇情矣。彭叔諾之。揖而退。歸語劉太夫人。太夫人頷之而已。

逾一日彭叔復至縣署謁令。令於昨日堂訊時已鞫得實情。接見之頃。卽語彭叔曰。內情之委曲。誠如賢姪言。今已上轅。稟中丞。因濮某會納粟爲經歷。應先由中丞奏革。乃可歸案。訊辦。彭叔曰。秦鏡高懸。不使奸魅遁形。一邑生靈受福。不淺。雖然。濮某羽翼衆多。此消息若爲彼所知。誠恐又將生變。令曰。余已一面使人軟禁之矣。彭叔遂不多言。起立告別。明日趙婦忽至黃氏別墅。謝救援之恩。劉太夫人問之。知於昨晚釋出。時慧儂方知前情。亦爲感激。萬分。對於彭叔尤加敬服。遂往叩謝。彭叔曰。慧妹何苦乃爾。旣屬兄妹。休戚相關。余之爲此。分所當然。慧儂曰。無三哥之仗義。余母冤終莫白。再生之恩。本非一謝可了。特略申微忱耳。彭叔仍遜之。

劉太夫人與趙婦談次。又申前言。請移家同居。趙婦謝而辭之。劉太夫人曰。大嫂若前次卽從。余言當不至有此飛來之禍。今苟不從。余言誠恐奸人又謀。報復將無安枕之日。趙婦聞言。殊覺有理。卽從。劉太夫人美意。願徙居其家。劉太夫人頗爲色喜。謂母女旣已團聚。慧儂可無掛念。家庭之間。從此益融。融怡幸福。正無量也。後二日趙氏果舉家徙入劉太夫人欲以潮音樓居之。趙婦堅辭之曰。能得依庇貴人。簷下爲福。已多。借大高樓。不將折殺賤骨乎。劉太夫人知不可強聽之而已。趙婦遂與慧儂全居竹映軒。趙婦爲人極勤樸。劉太夫人等雖尊。以上賓之禮。婦絕不以貴客自居。事躬爲之。雖紅英亦不稍加厲色。以故上下俱無間言也。濮某誣告一案。後卒按反坐例。處以徒刑。濮以重金贖免。心雖恨之。而實無如何於黃氏。惟有自忍晦氣耳。此爲日後之事。且於本書關係殊渺。茲不詳述矣。

鬢紅曰拓地爲園而得美人經營之宜無所往而不妙矣論其結構已極清幽觀其題名尤爲名貴吾謂此書
僅臥遊耳尙神往其間無惑乎漪蘭之樂此不疲是中誠樂可以終老不必更求白雲鄉矣

前回母收弱女本回子拯難婦有是母宜有是子母子之德相映益彰此真廣種福田功德無量愚夫愚婦徒
知崇拜木偶以求福不亦惑乎吾知作者於此必有所感於心故特表而出之看似閒文實存深心讀者盡細
玩之

第十六回 謔人高張靜臣罷職 名宦歸去勝地下居

衣錦還鄉人情所榮逾日羅仲歸矣小別重逢倍增歡洽漪蘭喜可知也行裝甫解彭叔卽詢克莊近狀羅仲曰
世伯已南旋矣余與彼同附京漢車而下彭叔曰此事究竟如何世伯果否獲譴羅仲曰此事說來甚長余記事
簿中備載之世伯原摺奏參親貴隱指老慶洋洋千言頗足動聽惜余已不能憶之彭叔曰然則果否獲譴羅仲
曰朝廷因有納諫之詔在前不欲出爾反爾假他故以免官世伯宦情本來淡泊此次之舉頗著直聲如此免官
尙值得也彭叔曰友竹尙留京否羅仲曰友竹性情高亢本非宦途中人世伯旣去彼亦隨侍而南矣漢江分道
時世伯囑余在西湖爲覓一宅當徙全眷來此終老是鄉此事宜從速辦理汝婚期已擇日爲選當在合巹之前
彭叔聞言喜甚急走告劉太夫人劉亦爲之笑顏遂開且曰浙鄂相隔千里余素畏事屬雨旸今若此是真萬全
之計吳公雖不幸失官能得怡志青山白石間實勝於爲官也彭叔曰兒聞王氏之怡情別業有價讓之說此地

兒曾往遊。雖不及吾家別墅之大。然以吳家丁口論。此屋足敷應用矣。劉太夫人曰。汝且往與前途接洽。如有頭緒。可立發電。至孝感聽吳公裁奪。彭叔唯唯。往告羅仲。羅仲亦以爲可。卽趨之。往彭叔處。遂行。

劉太夫人旋召羅仲至壽萱室。使與慧儂母女行相見禮。並略述慧儂身世。羅仲頗以其母此舉爲然。劉太夫人又告以添築房舍事。羅仲曰。兒婦頃已言之。兒本欲前往一視。言次卽出壽萱室。在儂仙閣。影樓兩處。週視一週。卽入月亮門。細遊一週。返春深院。笑語漪蘭曰。余不料離家月餘。腳竟有此絕好之成績也。漪蘭不解所云。含笑詢之。羅仲曰。余頃自月亮門來耳。脚裏慧絕。凡園中一花一木。靡不吻合。余意漪蘭曰。余雖董理其事。慧妹輔佐之功。亦不可埋沒。羅仲曰。亭外隙地。留作何用。漪蘭曰。預備異日分植蘿蔔蔬菜等品也。羅仲曰。余意稱桑麻爲佳。漪蘭曰。小小一方土。恐不敷種。桑麻羅仲曰。地大廣種。地小減種。本無一定之理。漪蘭領之。羅仲又曰。月亮門之上。余意擬加橫額一幅。題燕居小苑四字。漪蘭曰。此時祇具大體耳。細密布置。當徐圖之。羅仲曰。彭叔完姻事。刻已着手預備。乎漪蘭曰。新式結婚較舊式爲簡單。刻已措置過半。餘皆輕而易舉之事。言次轉詢羅仲以京中情形。羅仲歎曰。會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漪蘭曰。當不至若是也。羅仲曰。自春徂秋。風物屢更。燕子赤壁之遊。相去僅三閱月。尙作此感喟語。而况余與卿入京時。正春明花好之時。樹底鶯聲。花間蝶影。皆足使人流連。今則秋光入眼。滿目皆肅殺氣矣。那無今昔之感。漪蘭唯唯。羅仲復略述考試情況。留學生多不諳究國文。鼻有倒懸之字。胸無半點之文。敗絮其中。金玉其外。所鬧笑柄不一而足。漪蘭曰。如此現象。誠恐數十年後。舉國

將無通人。夫文字爲一國之特別標識。文字湮沒。國且不國。曷勝浩歎。羅仲曰。幸主試者。尙知體用之別。此次極重國文。前茅諸君。皆舊學。夙有根底者。如此提倡。庶有豸乎。漪蘭趨之。

是日彭叔返家。報告與前途接洽情形。索價二萬金。明日當與仲哥同往別業細察。過立即飛電世伯。以取進止。衆僉聽之。明日羅仲兄弟果偕赴王氏別業。地去黃氏別墅約有一里之遙。舊主王秋亭從左。文襄則辦趁匪頗著聲譽。中年而後爲忌者所厄。鬱鬱不得志。乃聲冤。棄於西子湖濱。尋卽去世。生子不肯專事嫖賭。數十年間。盡罄父產。晚年爲飢寒所驅。乃出售別業。平蕪原野。昔僅爲遊釣之所。自秋亭來。建巨廈。始由冷靜而趨繁華。願曾幾何時。堂前燕子飛入人家。平泉風月亦復小劫滄桑。盛衰興廢一轉眼間。羅仲兄弟得悉內情。爲之感喟不置。

綠陰庭院。修竹闌干。濃痕如畫。秀色可餐。未必金谷名園。此中自有樂境。羅仲兄弟遊覽既徧。殊爲愜意。卽離別業。往電局發電。訖乃始旋家。明日獲克莊覆電。文曰：

屋極佳。可速成交。款先墊後匯。

上書羅仲名下。署莊字。彭叔閱電之餘。欣悅異常。卽日趕辦此事。前途需款至急。一切手續俱從簡單。僅與中見數人。彭叔請劉太太。人暫攝存款。二萬金。劉太太人自無不允之理。成交之後。彭叔雇人預爲修理。璽堂丹漆煥然。一新。轉眼繁華漸復舊觀。彭叔惟日盼吳氏。全眷抵杭。思腸百轉。望眼欲穿。苟意中人來此新宅時。見園中布

置○并○然○而○稱○譽○我○者○雖○繪○旨○玉○音○殊○不○及○其○價○值○玩○此○數○語○即○可○見○彭○叔○之○癡○情○矣○讀○者○毋○謂○刻○畫○太○過○情○到○濃○時○自○有○此○境○非○個○中○人○不○能○道○個○中○事○凡○所○云○云○皆○過○來○人○之○心○得○語○億○萬○衆○生○擾○擾○攘○攘○無○非○爲○一○情○字○所○顛○倒○彭○叔○特○其○尤○耳○

逾○數○日○黃○氏○又○獲○克○莊○電○音○謂○於○明○日○啓○行○抵○杭○之○日○幸○飭○儆○照○拂○云○云○彭○叔○得○此○消○息○私○念○中○人○轉○瞬○可○見○數○月○相○思○之○味○一○朝○可○以○盡○情○罄○吐○豈○非○一○大○快○事○又○念○中○秋○伊○邇○吉○期○日○近○到○得○此○日○更○不○知○如○何○快○心○思○至○此○幾○爲○之○手○舞○足○蹈○從○茲○足○音○常○在○於○兩○家○之○間○奔○走○不○遑○矣○

自○羅○仲○歸○後○漪○蘭○爲○之○整○理○行○裝○粟○六○數○日○竟○爾○病○矣○力○弱○氣○逆○食○下○輒○嘔○羅○仲○急○爲○之○延○醫○漪○蘭○阻○之○羅○仲○問○故○漪○蘭○但○笑○不○言○羅○仲○不○之○顧○使○人○延○大○夫○至○診○視○之○餘○據○謂○暑○濕○內○服○滯○而○不○化○因○以○利○導○之○方○進○漪○蘭○視○方○擲○諸○地○上○曰○庸○奴○欲○殺○人○耶○此○病○而○不○能○知○尙○可○懸○壺○邪○羅○仲○曰○卿○胡○怒○爲○果○不○愜○意○不○妨○另○請○他○人○漪○蘭○笑○曰○余○病○本○不○用○醫○今○召○之○來○以○余○不○敢○自○決○聊○試○之○耳○不○圖○彼○竟○漠○不○關○心○完○全○錯○認○也○羅○仲○曰○然○則○卿○殆○病○酸○軟○漪○蘭○笑○頷○之○曰○紅○潮○不○至○已○將○三○月○余○深○知○此○次○之○病○無○關○於○治○事○忙○否○即○汝○不○歸○來○余○亦○必○病○也○羅○仲○聞○言○甚○笑○曰○阿○母○望○孫○久○矣○倘○生○而○男○也○合○餽○弄○孫○老○人○當○笑○口○常○開○漪○蘭○亦○笑○存○之○羅○仲○旋○往○告○其○母○劉○太○夫○人○欣○悅○之○情○尤○逾○於○羅○仲○夫○婦○親○至○春○深○院○囑○漪○蘭○好○自○養○息○毋○多○勞○勳○漪○蘭○一○謹○諳○之○不○出○三○日○合○家○盡○知○其○事○漪○蘭○臥○床○數○日○果○即○安○好○矣○

一日羅仲兄弟方在書齋談話外間忽報客至趨出迎之則友美也喜極彭叔曰兄行甚何速余竟未及遠迎友美曰本定明日到杭適值一帆風順遂短一日路程刻舟已離於拱辰橋畔行李共四百五十餘件分裝四舟諸兄即使人往導當即移舟來此彭叔曰世伯伯母等俱在舟中乎余兄弟當立前往請安友美曰兄等可不必渡江而去祇須遣派尊价一二人家君等即可移舟把晤不遠可毋前往彭叔曰與其遣人何如親往假手於人轉恐多費周折友美顧彭叔意頗堅決知其意有所屬即從之又請入見劉太夫人羅仲曰家母處余當代達此時行色匆匆我輩不必拘泥俗禮一俟諸事稍有頭緒家母即當趨賀友美曰然則余迺避命矣伯伯尊前乞代爲請安我輩可速行免得舟中人盼望也羅仲領之與彭叔入內少頃即偕友美共出

「望得人眼欲穿想得心頭愈窄」鍾情深處自有此境彭叔聞瑤仙抵杭方寸如麻恨無彩鳳雙翼立時飛往存問足重於行如舉千鈞愈求其速愈不得速至湖濱登渡船喚舟子鼓槳勇進舟子如命飛駛而進旣傍彼岸諸人乘輿而往抵舟次羅仲兄弟入請克莊夫婦安史太夫人居後船僅克莊接見彭叔於克莊尙是初次晉謁由羅仲爲之介紹亦稱世伯寒暄數語之後克莊即請羅仲兄弟就坐含笑不語者約數分鐘老人欣感之情不言而喻旋舉其銳利之眼光將彭叔自頂至踵仔細估量幸乃雙眸炯炯直射其面若特別注意於外觀者彭叔此時雖無忸怩之態亦覺坐立難安克莊旋詢彭叔以梭中情形彭叔從容詳答之又詢出洋消息彭叔亦舉英圖以對克莊掀髯笑曰余視汝貌異日必大有作爲汝其勉之余所望汝者甚大也彭叔唯唯克莊又曰此次購

圖之事勞汝一手成功老夫婦俱深感謝彭叔曰辱蒙世伯垂愛允締絲蘿既屬半子分所當爲言次卽請見史
太夫人在彭叔之意以爲瑤仙必與母同處藉此可昭意中人也克莊聞言使舟子往後船報史太夫人謂黃氏
兩公子已來專待太夫人往見史太夫人領之起卽卽行方及船首忽又回船欲挈瑤仙同往瑤仙心雖切念彭
叔顧到此地步又覺躊躇不敢前行史太夫人曰汝何出爾反爾汝兩人相愛之情老夫豈不之知汝往有余在
於汝決無妨也瑤仙不語史太夫人又曰汝家居時鎮日長吁短歎忽忽若失余早洞燭汝隱今又作此倪倪
仙之態異日毋復向余歎息瑤仙頗感母之解事藉此一激卽起立隨史太夫人行

鬢紅曰本同上節寫克莊之骨鯁表面不過狀其爲人之方正耳反面實痛罵滿人此非三家村婆子行爲乃
足發賸震雙傳曰國之不振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吾國積弱至今無非官邪二字爲之厲階此二字
者足以亡國而有餘作者借覆發揮自是良工苦心

下節寫吳氏之遷居實爲重要關節夫一越一鄂一鄂一越在瑤仙鬢華必有難乎處之者伉儷之情縱好烏
哺之願難遂瑤仙鬢華必怨缺憾美人且不福今乃絕處逢生名宦歸去勝地下居瑤麗可不至遙離家山夢
飛故國矣

鬢紅於此尙有無謂之言爲諸君贅述之余有慈姑有愛夫姑則和藹可親夫更深情款款且有可愛之嬌兒
呀呀學語如解頤花顏余猶不能不念余母一念余母余更不能不感戚然蓋家庭之幸福與母女之感情各

別人子無不愛其親。余今推已及人。瑤鑾之心可知。且余母女同處一邑。尤非如越鄂之相距千里。可比較。則瑤鑾其能堪乎。作者於此。忽有遷徙之一折。實獲我心矣。

第十七回 片舟雙槳倍泛平湖 萬紫千紅薄遊香國

史太夫人偕瑤仙至前舟。夫人先入艙。羅仲兄弟俱起立。急趨前請安。瑤仙視諸人行禮。遂迓前與羅仲兄弟相見。克莊即請諸人坐艙中。地位窄狹。難容多人。友美乃退出。史太夫人坐次。瑤仙立於其後。彭叔儉、羅仙、丰韻猶是面龐已消瘦。幾分默坐。少頃。羅仲語克莊曰：世伯如無所事。盍即命舟子解纜。克莊領之。史太夫人與瑤仙復返。後舟既起。旋向西湖進發。路線皆羅仲兄弟指示之。停舟於望山橋畔。時橋畔已有竹輿多乘。在蓋羅仲往逐之前。矚滌蘭爲之置備者。此時羅仲乃白於克莊夫婦曰：請世伯伯母等屈駕。敝廬小駐數日。俟府上新宅布置妥貼。然後往。何如。克莊辭之。羅仲兄弟又堅邀之。克莊夫婦始允。可於是。史太夫人挈瑤仙、姑嫂及婢僕數人。略攜細軟品乘輿。先往黃家。復移舟至映波橋。橋堦之東。約數百步。卽爲吳家新宅。舟旣傍岸。彭叔儉先往。羅仲及友美兄弟則照料僕役搬運器具。克莊入園。前後細視一週。整理清潔。布置井然。不覺笑顏。遂開語彭叔曰：有勞汝矣。彭叔曰：此事本分。當然。姪惟恐草率將事不能恰。世伯之意。克莊曰：一草一木一亭一台。皆若余所手造。汝真能先得我心。彭叔曰：世伯何譽之甚。憶世伯愛姪。卽不佳亦覺佳矣。克莊聞言爲之莞爾。

是日自午迄晚。行裝完全運竟。友美兄弟卽宿於新宅。克莊題其宅曰：吳莊。史太夫人等急欲往視新宅。明晨恰

逢吉日諸人卽進宅黃家除劉太夫人以外皆往送之此二三日間諸孫乘六套亂如麻彭叔亦不暇與瑤仙談卽見面時亦絕少也一日彭叔往訪瑤仙瑤仙避之於碧梧亭裏彭叔前攜其手曰瑤妹一別數旬情何堪此余知妹之念余不減於余之念妹相思兩字把汝銷瘦多多矣瑤仙泣然曰汝以爲余瘦乎余視汝已增老幾許較余尤清癯也彭叔曰苦味今已挨過此後樂且未央我輩可勿復戚戚然瑤仙曰嚴君在此恐不能如慈母前之任意彭哥尙注意之彭叔曰余尙擬與妹泛舟湖上小作消遣以紓積悃妹其有意乎瑤仙俯思少頃答曰哥見余母時可以此意告之余卽視母意以下從違彭叔曰余入門時卽請謁世伯據貴价言世伯適已公出又請見伯母與妹貴价乃導余至此胡妹一人獨來伯母豈有事耶瑤仙曰然余嘗借哥入內此時余母諒已竟所事矣言次兩人遂同行入廳事瑤仙先款彭叔坐然後反身而入旋隨史太夫人復出彭叔見史太夫人急趨前請安史太夫人笑款之坐相與閒話有頃彭叔漸及出遊事史太夫人領之不置可否復談少選起立入內旋召瑤仙入彭叔坐以守之瑤仙出語彭叔曰余母已允可矣渠意後日余父准赴友人處讓飲哥可來此與余同往惟宜略遊卽止毋愛女又愛婿故出此權宜之計彭叔曰伯母之意令人感極余決於後日親來適妹上午歛下午歛瑤仙曰下午爲佳彭叔領之旋詢友美兄弟何往瑤仙以出遊對彭叔又曰後日之遊不邀彼兄弟得毋妨乎希仙曰美哥竹哥俱極明亮哥縱遊之彼亦必不赴約卽不邀彼亦屬毋妨彭叔諾之起立握別並請入向史太夫人告辭瑤仙謝之彭叔遂去

橋橫。鏡。漢。天。上。佳。期。綠。度。金。針。人。間。樂。事。此。非。早。秋。美。景。乎。當。此。時。光。西。子。湖。上。別。有。一。種。手。韻。清。風。徐。來。水。波。不。與。四。壁。湖。山。明。淨。如。水。一。般。美。容。公。子。豈。冠。佳。人。時。作。泛。舟。之。遊。桂。棹。蘭。檣。扇。影。斂。光。常。照。藕。乎。中。流。似。恐。秋。來。湖。山。漸。趨。淡。寞。而。爲。之。作。點。綴。品。者。就。中。有。一。輕。舟。凌。波。蕩。漾。內。坐。少。年。郎。西。裝。革。履。丰。度。翩。翩。方。對。其。如。花。美。眷。而。坐。女。郎。淡。妝。輕。裳。亭。亭。若。仙。雲。鬢。青。螺。共。絳。霞。而。爭。豔。冰。肌。玉。骨。映。綠。水。以。傳。神。憑。意。相。對。情。話。綿。綿。一。種。相。倚。相。偎。之。態。見。者。莫。不。噴。噴。稱。羨。湖。山。有。靈。亦。當。爲。之。含。笑。微。聞。少。年。目。女。郎。而。笑。曰。綠。陰。不。減。來。時。路。滿。得。參。花。三。五。朵。重。游。舊。地。舉。目。有。滄。桑。之。感。憶。昔。與。妹。泛。棹。湖。亭。時。麥。秀。青。暗。柳。垂。綠。野。恍。惚。猶。昨。日。事。乃。一。轉。眼。間。已。是。數。月。者。番。又。得。相。聚。於。此。小。別。重。逢。愈。增。情。意。方。今。國。事。嫻。蟻。人。心。蛇。蟻。桃。源。路。杳。丹。邱。難。尋。吾。兩。人。得。嘯。傲。青。山。碧。水。間。幸。願。何。如。彼。泛。舟。五。湖。之。范。大。夫。殆。不。能。專。美。於。前。也。女。郎。聞。言。默。然。不。答。少。年。又。笑。曰。余。殊。唐。突。妹。矣。西。子。何。人。忽。與。忽。越。豈。足。以。方。妹。乎。余。言。孟。浪。妹。其。恕。之。女。郎。曰。此。豈。愛。之。言。余。方。欣。忭。之。不。已。豈。有。他。哉。祇。以。吾。哥。素。具。壯。心。前。程。方。遠。今。且。有。萬。里。遊。學。之。舉。胡。忽。來。此。厭。世。語。余。殊。不。願。哥。之。老。死。牖。下。也。少。年。曰。余。觸。景。生。情。偶。作。感。喟。語。耳。舊。日。壯。心。豈。有。變。易。之。理。且。西。行。又。與。妹。偕。鸚。鵡。鱗。鱗。我。我。卿。卿。其。樂。正。未。央。也。女。郎。聞。言。嫣然。一。笑。瓠。齒。畢。露。面。暈。紅。雲。皎。羞。欲。滴。與。綠。波。相。映。倍。增。光。豔。少。年。又。曰。此。地。已。近。蘇。小。小。菖。矣。盍。登。陸。一。遊。女。郎。領。之。遂。相。偕。捨。舟。上。陸。行。行。重。行。行。纔。數。百。步。墓。已。矗。立。眼。前。一。亭。猶。存。蛛。網。四。壁。女。郎。見。之。喟。然。歎。曰。衰。草。離。離。枯。楊。瑟。瑟。紅。顏。一。代。黃。土。千。年。魂。兮。歸。來。猶。知。生。前。事。否。少。年。曰。苟。湖。山。一。日。而。存。美。人。姓。

氏終留人世芳魂有知必且欣慰無既女郎曰與其獲盛名於死後何如享豔福於生前余爲塚中人設身處地言之不能無遺憾也少年笑存之旋曰若余兩人洵享豔福於生前者矣女郎曰願作鴛鴦不羨仙正余言之謂也少年亦曰願作鴛鴦不羨仙低徊環誦似有所思女郎笑撫其肩曰哥癡乎喃喃胡爲者少年慷慨曰余有所思耳女郎曰思何事少年曰思蘇小事耳青燈黃卷涉獵稗官小說對於兒女英雄之詞未嘗不望古遙深愔然神往思彼兩大之間何來如許不可思議之事至於男女間之愛情尤令人無從捉摸女郎曰愛情者如天空之色如平旦之氣如日之陽光如花之香味清明精潔高貴無倫少年曰妹言至當何其深切著明耶女郎曰此從試驗中得來深閨弱質草昧未啓本不解情之爲情自與哥遇一躍而登情場漸知情之真義彷彿猶是哥所教余也言次矍然少年亦不禁大聚

噫綺語如綿濃情欲醉離家眷屬而親暱如許耶固不問而知其爲預約泛舟之彭叔齋仙也娓娓而談心心相印一種綺豔之情微特往來遊客皆爲嘖嘖稱羨即彼樹頭小鳥亦相與鳴和似歡迎此一對璧人者二人旋離蘇臺復放棹中流瓊仙曰前次往遊之處可勿復往此外有妙境否彭叔曰百花小堂花木繁多尤多異域佳種余有熟識妹欲往即可往瓊仙領之彭叔乃告舟人指以路線舟人如命而行

百花小堂者鴛湖沈氏之業也沈曾任駐外公使事事師習西人其園之布置結構亦仿洋式於六橋三竺間頗覺別有洞天主人客居京華僅有司事爲之看管督率工人整修花木同好欲往遊者得其許諾即可隨意遊覽

(四) 答謝式

主婚人率新人向證婚人介紹人致謝 向來賓致謝 奏樂 均退

司儀員趙達成謹擬

三星在戶。百輛盈門。吉日彭叔。先往吳宅。謁岳。且行親迎之禮。以出洋。在卽先已斷髮。易服。故服大禮服。而往在彼。素稱大方。從無嬌羞之態。那知做新婿時。到得紅燭綵綵。開亦竟而赤不自禁。友笑兄弟。款之午膳。膳時陪飲者。凡十六席。或進酒爲新人賀。或請新人舞戰。彭叔不勝其苦。愈覺坐立難安。是筵自十一時起。至下午二時始竟。結婚時間。本定三時。讎竟彭叔少坐。卽辭歸抵家。不半時。瑤仙綵輿卽至。克莊初意欲用霞帳。風冠。嗣從彭叔之請。霞帳。風冠。隨轎。附行新娘。吉服用刺繡緞。頭蓋粉紅色之雲紗。手執極麗之鮮花。霧縠。冰精。曳地盈尺。另使侍婢挈之。婢卽侍琴史太夫人。因彼爲瑤仙所心愛。卽使之陪嫁。綵輿前導有軍樂。細樂。清引之屬。輿後則有伴新之價。相送親之姊妹。綵輿入門。直至草堂階前。瑤仙升輿進堂。司儀員先入席。如儀高唱。衆人以次入席。按所定禮式。行畢。新婦乃退入洞房。

是日。讓辭稱祝者。美不勝收。茲錄其二。皆彭叔之同學所晉者。其一曰。

禮重請期。書言。簾降。詩廣。味且易。羨咸恒。溯兩儀。締造之初。天地網繆。而化育綜大衍。奇偶之數。陰陽配合。以叶和。是以關雎致詠。君子好逑。迨吉與歌。宜爾家室。斯古道之可風。亦人倫之始基也。我友黃君彭叔。以天德

之日爲親迎之期三星在戶花燭聯輝雙璧交杯簫韶並作一時鼓舞而晉者于子怡怡濟濟跕跕或則升堂致賀或則斗酒以酬或稱百子而獻圖或頌九歌而寓意揚美有心深情無當凡我親朋羣焉拜手夫梨鳳凰於秦殿如鼓瑟琴集鴛鴦於唐宮長諧伉儷藍田種玉允宜黠筆留題翠帷牽蘿大好宜家相慶爰爲之序綴以俚歌其辭曰

璀璨兮銀缸輝煌兮畫堂吾曹來此間歡會洽新郎初進酒旨且芳英年努力正及時井臼親操殊未遑內助賢兮感所望丈夫志本在四方勉君成大業顯親又名揚再進酒勸新妝仙子吹簫入洞房高懸繡轡同心結低拂瑤鏈蘇合香歌聲洋洋鳳鳴鏘鏘相親相近兩鴛鴦三進酒壽而康縣縣瓜瓞慶無疆草上宜男頌風流書帶長鑫斯羽兮允吉麟有趾兮呈祥君不見五世其昌陳敬仲三多共祝郭汾陽歌一闋花燭燦成行辭有限頌無量年年種族生繁衍母教文明從此昌

其二云

聞之夫婦爲五倫之本婚姻乃萬福之原振古如茲於今爲烈際此令節適值佳期良人勳兮夕之思三星在戶之子賦于歸之樂百兩迎門從教侍僮慈堂歡諧闈闈貽謀燕翼戒旦雞鳴人真璧合珠聯客是蘭言竹笑不勝忻羨而爲之頌

閨房調新千篇一律今不復贅言矣惟有一極新類之事足述者則晚筵前之歌舞會是也是會之成立卽歸西

人。跳。舞。會。之。意。惟。當。時。我。國。人。之。能。跳。舞。者。絕。少。女。子。尤。不。易。得。彭。叔。恐。其。寂。寞。故。與。奏。歌。並。重。而。名。之。曰。歌。舞。會。開。幕。之。初。新。夫。婦。爲。衆。賓。所。泥。首。先。登。台。瑤。仙。本。不。能。跳。舞。彭。叔。預。知。難。免。婚。期。之。前。私。教。之。舞。故。此。時。尙。能。勉。強。登。台。所。舞。名。燕。兒。交。頸。由。淺。入。深。自。遠。而。近。樂。而。不。淫。親。而。不。俗。舞。罷。喝。彩。聲。與。鼓。掌。聲。震。於。一。堂。次。則。有。來。賓。奏。歌。稱。頌。歌。曰。

釵。光。簇。聚。舞。袖。欲。仙。幾。多。女。少。年。是。誰。誇。美。是。誰。鬧。粧。吳。娘。丰。韻。最。新。妍。
好。花。發。郁。明。月。團。圓。璧。人。恰。並。肩。大。家。稱。羨。大。家。讚。揚。瑤。臺。今。夕。傍。神。仙。

歌。聲。清。脆。琴。韻。嘹。唳。歌。聲。彩。聲。復。起。於。四。座。佩。珊。旋。起。請。瑤。仙。同。舞。瑤。仙。辭。之。佩。珊。故。欲。相。難。堅。請。登。台。瑤。仙。不。得。已。勉。從。其。請。並。演。蓮。花。舞。瑤。仙。尙。未。習。熟。所。演。不。及。燕。兒。舞。之。佳。舞。既。罷。客。復。奏。歌。歌。曰。

妙。才。允。推。女。班。頭。象。數。獸。文。兼。善。長。三。生。慧。業。百。歲。良。緣。試。看。他。移。老。溫。柔。學。畫。眉。同。心。共。唱。酬。
歌。而。舞。而。歌。始。則。歌。舞。間。作。繼。則。二。者。並。行。約。歷。兩。小。時。之。久。始。行。散。會。

鬢。紅。曰。快。哉。快。哉。有。情。人。竟。成。眷。屬。矣。余。讀。至。此。當。爲。浮。一。大。白。若。令。聖。歎。見。之。必。連。聲。呼。妙。也。

第十九回 流蘇帳裏絮語繇生 玉鏡台前柳眉試畫

「謝天謝地吾兩人竟如願以償矣」此非彭叔之得意語乎是夕彭叔爲賓客所困因於醉鄉至夜午始歸洞房則女伴三五輩猶滿座焉彭叔時已有醉意矣願諸人曰汝等與新娘非第一遭見面尙不認識耶言次或謂彭

哥胡情急，竟岸然下逐客令。耶或謂俗稱闌房三日，今夕尙是第一日也。或謂吾輩曩日所識之瑤姊美則美矣，然不及今日之豔。故戀戀不忍去。三言四語，此往彼來。彭叔概不之答。知答之則益擾，衆人之怒愈不得散。乃就坐榻前，倚上不一刻，伸兩臂作欠伸狀，身憑椅背，曲肱枕之，兩眼低合，沉沉睡去。既而鼾聲大作，囁語喃喃。此皆彭叔之倣作，所以促諸客之去果也。諸客竟中其計，時已夜深，衆中有呵欠不止者，乃起立曰：良宵一刻值千金，吾輩且去，免得彼夫婦可望而不可接，饑涎欲滴也。衆人聞語，哄然和之一刺，那間居然星散。伴娘亦反掩房門而去。彭叔始含笑而起，步至門首，將欲鍵門，忽失門門，正搜尋間，隱聞門外笑聲格格。彭叔嚶嚶自語曰：余固料若輩必作此惡劇也。今果然矣。卽趨至床側，取出一門，加於門上，又自語曰：若余無此預備，三十年老娘今日真倒纏孩兒手矣。言次，趨至瑤仙之側，瑤仙尙端坐九華燈下，含情脈脈，相顧飄然。彭叔曰：謝天謝地，吾兩人竟如願以償矣。瑤仙笑存之。彭叔又曰：今日殊苦妹矣。闌房惡習，余痛恨之，然又無力取締之，不知貴省亦有此薄俗否。瑤仙曰：好在一生一度，尙能忍耐。過去吾鄉此風尤盛，俗有闌房愈劇，家愈興之諺。故當局者非惟不惡人之闌房，抑且歡迎之不暇。彭叔曰：然則今日之事，固妹所歡迎者耶。瑤仙笑置之。彭叔遽前擁之，親其香頰。瑤仙急起立曰：哥毋然，慎防窻隙有人窺視。設或傳出，事不羞愧。彭叔乃至窻前，將布簾放下，仍前語瑤仙曰：如此可以無慮矣。瑤仙曰：此事本應於閉門時行之。彭叔曰：余急欲就妹語，故未顧及夜色深矣。一轉眼間，東方將白，盍卽寢。瑤仙唯唯，手卸粧。彭叔又附耳語之曰：從三百六十日中，卜得此一吉日，卽不暢所欲，爲亦當略辨門徑。瑤

仙不答斜昵。彭叔之面雙頰甚赧。若合無限羞慚。而於羞慚之中。又有無限愉快。

孫仙卸妝之頃。簪上珠花爲髮。所牽乃請彭叔代爲解除。彭叔笑曰。此第一遺爲美人執役也。孫仙曰。余所煩者。已多恐不止五六遺矣。彭叔不語。既取花下笑。孫仙之後。頸曰。囊之昔昔者。今胡遽去之。耶。得毋痛乎。孫仙曰。此無可如何之事。縱使長痛亦當忍之。彭叔曰。善哉。妹言縱使長痛亦當忍之。語時。三復其言。凝視孫仙。驟然而笑。孫仙已解其意。而故作不知。向牀頭取手飾箱。出將手鐲指戒等品。一置訖。然後卸除外衣。時彭叔已去。服入帳中。笑曰。淡淡春衫。楚楚腰肢。着小服。手韻更佳。未曾真個已令我魂銷矣。瑤妹。速覓爾事。遲遲胡爲者。孫仙雖與彭叔習處。然到此地步。亦覺難。以爲情血潮湧。鹿撞心頭。別有一種嬌羞態度。木立榻前。左右無主。彭叔不能復待。挽之入帳。

濃香入鼻。春意生心。彭叔漸啓帳。燈爲瑤仙解衣。此時如登太虛幻境。縹渺恍惚。疑夢疑真。但聞簾聲與唧唧聲。耳彭叔曰。癩蝦蟆。竟得天鵝肉矣。孫仙曰。誰謂汝爲癩蝦蟆也。彭叔曰。余視妹高貴如天女。無以自比。祇可。以此比擬耳。孫仙笑曰。毋再絮絮不休。轉眼天明。久談失眠。晨起必憂。非所宜也。彭叔唯唯。亡何一雙鶯侶。同入夢境。一枕甜來。豔陽已鏡。意而入光射。流蘇帳上。照耀新夫。嬌眼中彷彿。提醒其昨夜事。孫仙急推衾而起。彭叔挽之曰。時尙早也。妹宜少待。孫仙曰。新婚貪眠。恐惹人笑。哥欲眠。可獨眠。余當先起梳粧。彭叔曰。妹胡如此。讀書過多。性靈便爲所縛。試思新婚夫婦。誰不愛戀。且昨宵入房。已是夜深。今日多睡片時。堂上決不見責。其

他人言更不必顧。瑤仙恐彭叔不悅，笑曰：「余愛哥甚，戀之一字，寧獨哥乎？如余之心，未嘗不願常處黑甜鄉中，特爲新嫁娘者，常多畏怯，外來謔語，請辭。余聞之，殊覺靨頰耳。」彭叔曰：「妹試聽之外間，尙是寂寂無聲，可見芳芝所致，不獨吾兩人爲然。瑤仙無語，卽從彭叔意，不復云起。」

瑤仙心雖欲起，身實倦甚，亡何復怡然入黑甜鄉。願心有所怯，合眼未久，尋卽醒來，視彭叔睡與方濃，面含笑容，藹然可親，與繡衾豔色相映，彷彿朝日芙蓉。瑤仙熟視之，頭爲之愛，不忍釋，有間始輕啓，芳被獨自下床，蓋不欲驚彭叔之好夢也。門啓，伴娘入，笑語瑤仙曰：「此時尙早，新夫人胡不多睡少頃？」瑤仙曰：「時已晏矣，汝可速爲余梳粧，伴娘諾之，旋曰：「新夫人盍先盥漱，理髮之時，必有客來。」瑤仙乃喚侍琴往取盥水，盥漱方竟，忽聞樓上有足音，侍琴入報羅夫人至，滄蘭入笑向瑤仙曰：「瑤妹，恭喜！瑤仙聞此二字，紅雲不期湧上兩頰，卽款滄蘭坐，笑問曰：「姊何早耶？」滄蘭曰：「余起身尙未久，頃至書室，道經此處，見侍琴往取水料，妹已起，故急來賀喜耳。」瑤仙曰：「吾輩知好姊，又素愛余者，今亦戲余耶？」滄蘭曰：「女子以適人爲畢生第一大事，那得不賀？瑤仙笑曰：「凡茲幸福，皆出貴蘭姊之賜，容後泥首台階，以謝隆情。」滄蘭笑曰：「此純出於雙方之投契，余特爲作傀儡鳥用乎？」謝瑤仙笑存之時，伴娘請爲瑤仙理髮，滄蘭起立曰：「余髮尙是蓬蓬然，亦當往梳理也。」言次遂去。

滄蘭去，瑤仙忽聞彭叔言曰：「蘭嫂何時來耶？」瑤仙曰：「汝已醒耶？」醒時，彭叔曰：「余醒時，似聞妹與渠言，姊亦戲余耶？」余恐渠有諧語，故未作聲。瑤仙曰：「渠來稍坐，卽去席，尙未煖。」彭叔曰：「妹起身時，余竟未覺。」瑤仙曰：「本不欲故。」

也。因此數端。故余決計入學。惟自問根底淺薄。亦不敢期望深造。倘有相當之文學專修科。最恰。余無所
望。能得爲彭叔稍分勞力於願足矣。漪蘭頗然。其說旋歎曰。余竟追悔莫及矣。六年前。羅仲出洋時。余已與彼
有盟約。當時余志頗同於妹。繼以六年前之家庭尙未如今日之開通。余畏人言。不果實行。自失。此機會。此志遂
消歸。烏有倫敦之繁華。巴黎之風景。微特足跡難到。即夢魂亦不曾飛渡。憶余初遇妹於漢上時。妹嘗語余曰。
吾輩苟能乘舟破浪。萬里長風。壯遊歐美諸大陸。一遇此生爲不虛矣。當時余謂妹異日必如願以償。今果應
余所言。瑤妹如願以償四字。誠人生極難得之幸福。余視妹。不僅此一事如願。事事俱如願也。瑤仙笑曰。此皆出
自妹之所賜。漪蘭曰。余聞妹此言。已不止一二次。余實不敢居功。瑤仙曰。仲哥已得官矣。卽不能驟擢使臣。或謀
得參贊隨員等官。立可與姊同往。漪蘭笑曰。北京在國內。且不能往。何論國外。余不作此夢想矣。言次相與一笑
而罷。

吳家饒行之酒。既定於初三日。初四日。彭叔又有同學十餘人爲之饒別。劉太夫人乃擇初二日。家歡。是日外賓
極少。惟劉家。髮鬻二華。薈華本不願至。強而后行。此外則僅佩珊。瓊瑜而已。此次之燕。并兩席爲一。長桌。劉太夫
人居正位。餘則以次排坐。劉太夫人語彭叔夫婦曰。汝夫婦行矣。其盡聆余言。汝父去世。殆將十年。當時羅仲僅
十五齡。余以一身經營內外事。精力不支。勉強支持。幸有今日羅仲。已入仕途。汝亦出洋留學。余心殊爲快慰。願
汝父易簀之夕。遺命詔余曰。宜海風波。時。兒輩苟能舍此他求。於實業界中占席地。亦未始不足有爲。余泣誌

之迄未敢忘。羅仲出洋時。余本欲以此意勸之。祇以一則爲支持門楣計。三人之中。必擇一以繼父業。二則彼性情不近於實業。故余遂聽之。汝此去。能入銜路學校。最佳。否則農科。皆可。惟開辦過勞。苦不必學。魏余方望二媳婦善相。彭叔寒煖。起居更須爲之留意。余雖與汝等隔處萬里。聞汝等多佳消息。來報此心。亦可稍慰也。言至感之一字。老淚乃不禁奪眶而出。當劉太夫人言時。每發一言。彭叔夫婦輒應一聲。言終。彭叔曰。阿母之言。敢不一一誌之。但望老人善自珍攝。兒及媳婦歸來時。見阿母猶康健如昔。則雖久違。定省尙可稍減罪愆。劉太夫人頷之。諸人日飲且談。要皆離別之語。毫無愉快之情。匆匆食竟。遂即散座。

明日彭叔夫婦偕至吳莊。赴克莊之約。克莊並不邀請外客。一席之間。皆家人骨肉也。史太夫人愛女情深。千言萬語。臨別叮嚀。不知灑却幾多淚。絲。瑞仙亦雙眼紅腫。如葡萄。史太夫人曰。瑞兒。余生三人。僅汝一女。回憶少小景象。依依膝下。搏土爲殮。揉花作蔬。強余爲汝購竹篋木盒。以盛之余愛。汝不忍拂。汝則笑。汝意。汝猶故作態。笑以媚余。此情。此景。歷歷在目。汝年既長。又夙夜與余同居。形影相依。甚於母子。當汝嫁時。余不知揮却幾許血淚。今且辭余遠行。汝年方強。當能耐風塵。僕僕之苦。特不知汝歸來時。一雙老夫婦。猶能眼見汝否。言時。泣下如雨。瑞仙曰。兒去之後。阿母可多寄兒書。兒亦當時以近况上稟。史太夫人頷之。克莊又力囑二人謹慎小心。謂既不辦婢女。事事躬自爲之。偶不經心。人情鬼域。難保無失。彭叔曰。此行幸有侶伴。一人途中可互爲照拂。也是日。遲至晚間七時。彭叔夫婦始歸。

驪歌匆匆別恨重重初五日彭叔夫婦行矣行裝極簡時瑤仙亦已改裝胸乳隆然腰圍纖然頭挽羅馬式之盤龍髻身披淺絳色之真緞衣頭戴花冠滿綴鮮枝長裙曳地飄飄欲仙尤較華裝爲美其路程由陸道行先至滬上與彭叔之友會合再赴漢乘京漢鐵道而京奉而關外而西比利亞諸道達俄都聖彼得堡往法義諸國一遊再赴英京是日送之江干者凡四十餘人起棹之時但見無數白巾揮揚於空中耳其隨舟送至滬江者有羅仲夫蕭友美兄弟及蓮季等至彭叔等登輪始返嗚呼甘回文字於此終矣書日時艱不斷新亭之淚埋頭著作愧無傳世之才然而弄墨舞文人結習吾書且不僅甘回已耳特於此作一小結束推而廣之二集三集四集五集四十回六十回八十回百回而方已不能如生公說法而悟頑石之心也當學長庚點晴俾娛騷人之目讀吾書者其以此言爲何如耶

鬢紅曰甘回文字至此大書特書作一結束方余讀此書時一讀一擊節惟恐其速竟而今竟矣作者曰尙有四十回六十回八十回百回在也余雖尙未獲讀甘回以後之文字然一點靈犀已早神往其間矣
文言小說而能作百回已是難得矧其爲豔情小說乎矧又爲莊而不佻愛而不褻之豔情小說乎作者妙手空空於天空之中構成此崇樓傑閣其著書之才讀其書者類能道之復何待余之讚揚余惟拭目俟其後文耳

美人福
終

美人福



跋

從來才子多情。每惜佳人薄命。然稗官野史。往往人云亦云。善病工愁。紛
紛無理之理。吾友李君定夷。鑒於女界之黑闇。發爲說部之文章。坐令天
亦有情。情天不老。月應無缺。缺月常圓。爰有萬里長征。漢皋解佩。一門望
族。鄂緒蜚聲。黃鶴樓頭。珀芥著相。投之契燕。支山下雲龍。占徵逐之歡情。
話纏綿。弱憐飛燕。丰姿綽約。翩若驚鴻。劍胆琴心。笑會心之不遠。坐花醉
月。趁薄醉以通辭。慶設悅良辰。護堂酌兕。借畫屏祝蝦。墨海游龍。齒白唇
紅。羣芳薈萃。拳猜拇戰。衆豔繽紛。低唱淺斟。有檀板金樽之樂。現身說法
炫口。講指畫之奇。亭峙湖心。一聯詩王前。盧後社開。水面十美人。弄月吟
風。二璧雙珞。已下玉台之聘。千山萬水。又起紫塞之愁。天下黯然銷魂者
別而已矣。書中情意甚殷。乎懷此何極。堂開畫錦。閣建儷仙。館比甌香樓。

名。麟。影。喜。幸。幸。之。學。子。半。多。鸞。影。衣。香。聞。磊。磊。之。丈。夫。捷。報。銅。符。金。印。而
且。墮。溷。飄。茵。燕。顏。悅。螟。蛉。之。女。鈿。金。釵。玉。婢。膝。成。鬼。域。之。謀。抱。嬰。灌。花。簾
鋤。月。種。梅。之。豔。當。門。刈。草。有。古。風。去。秀。之。才。信。口。雌。黃。效。淵。明。之。歸。隱。守
眞。蓄。素。擇。孟。氏。之。芳。鄰。泛。桂。棹。兮。蘭。漿。明。湖。則。唱。隨。暇。擷。琪。花。與。瑤。草
曲。徑。則。游。目。騁。懷。福。慧。雙。脩。柔。情。似。水。韶。華。一。瞬。盟。誓。如。山。錦。被。香。溫。藕
啣。啣。之。私。語。黛。眉。筆。畫。認。曲。曲。之。清。輝。塌。來。帽。影。鞭。絲。梁。孟。涉。重。洋。之。足
記。取。蠻。花。屹。草。伉。儷。有。借。隱。之。心。良。以。惜。花。如。命。之。苦。衷。願。花。常。好。振。筆
疾。書。之。絕。技。此。筆。非。凡。是。眞。名。士。自。風。流。無。思。不。服。直。使。天。驚。眞。快。事。有
美。必。臻。料。知。金。爐。寶。鼎。之。熏。熏。出。心。香。一。瓣。更。教。絲。綫。平。原。之。繡。繡。成。比
翼。雙。飛。也。是。爲。跋。

歲在乙卯二月初吉休甯聽猿山人聾牛吳維聰謹跋

男女艷情書牘

定價六角
國華發行

卷一 求婚類
卷二 寄外類(寄內類附)
卷三 去情類

卷四 述事類
卷五 訣別類

坊間所出言情書札之書絕鮮完璧社會上無所取法遂視東抄西襲之本以為寶鑑世無黃鐘瓦釜雷鳴良為可歎前如某圖書局所出之言情尺牘抄襲本局有版權之名作十餘篇其書遂大行顯蛟螭雜以蜥蜴諸者終引為憾現本局編部特著是書作者盡屬名家不抄他家一句一節計共白零二篇駢文附件之七亦香亦豔不俗不蕩全書用典多至一千餘種凡古今情事蹟無不採入富麗之字而雅之句為之搜羅淨盡誠青年男女交際上不可不備之書有此一書各種情書皆成糞土編纂者毘陵李中夷先生著作者定夷東園秋水花奴醒獨軼池病微詩隱等諸先生來首冠以駢體序文三首亦復香豔旖旎讀之有餘覆也

中華民國六年七月五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出版

美人福初集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著者 李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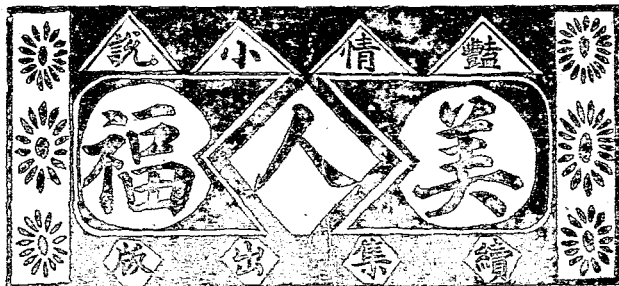
校訂者 包醒

發行者 國華書

印刷者 國華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總發行所 上海
國華



美人李定夷先生生平第一部傑作初集出版
 一、回至四十本歷時各書所不及製圖巨幅
 久承愛讀若來函督促一日數起但完其速成不可
 始方承愛讀若來函督促一日數起但完其速成不可
 可讀寒優國上略耶之樞抽開夫翁雙雙而渡接初集世
 茲將風景古蹟無不舉而德而比而法以至英倫沿途有
 者可作插南餘人亦可舉而德而比而法以至英倫沿途有
 易而詠此秋一曉香何句富麗堂皇不作一聯詩律時一唱九
 小說所優國上略耶之樞抽開夫翁雙雙而渡接初集世
 龍見兼帶時優國上略耶之樞抽開夫翁雙雙而渡接初集世
 情而兼帶時優國上略耶之樞抽開夫翁雙雙而渡接初集世
 下無此名著優國上略耶之樞抽開夫翁雙雙而渡接初集世
 四、滬上愛國團為第一名團係由實非虛人能遊第三
 道未來遊者及來而不優國上略耶之樞抽開夫翁雙雙而渡接初集世
 能十者皆可作優國上略耶之樞抽開夫翁雙雙而渡接初集世
 世界者皆可作優國上略耶之樞抽開夫翁雙雙而渡接初集世
 知識者皆可作優國上略耶之樞抽開夫翁雙雙而渡接初集世
 二月華之優國上略耶之樞抽開夫翁雙雙而渡接初集世
 不可不也大洋六角七折出售外埠
 續集定價大洋六角七折出售外埠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發行

ABA
 246. 17
 9